

羌戎走寨記

莊學本作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50

羌戎考察記

莊學本作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序

羌戎考察記現由馬趙二先生盛意，單行發刊，而作者莊君學本，護送班禪大師西行甘青，不能親作序言。莊君與余生同鄉，幼同學，長同志，其西行遊歷之文章與照片，皆曾經手，際茲出版之初，爰贅一言，以爲之介。

莊君字師人，上海市人，少懷大志，而未得發展之機。民十九，有粵人謝君，組織全國步行團，君欣然加入，由滬出發步行，經蘇魯入冀，會奉直戰起而罷。適君服務首都，從事攝影術之研究。舉凡構圖，配光，沖晒放大諸術，無不力求精深。蓋旅行與攝影，相互爲用，不可相離；且旅行以得攝影而益彰其效用也。

民廿三，達賴大師薨於前藏，中央當派大員入藏致祭，君以良機不可失，與其隨員先行入川，迨大員至而未允莊君之請。乃與戎人索囊仁清（漢名楊青雲），入山考察，經灌縣汶川理番五屯四土阿

填草地而入郭落克，循湟江流域之松潘茂縣而返蓉城，廿三年底抵滬，計時一年。是行也，沿途之山川，地勢風情，物產，無不詳加考察。筆之於書，攝成照片，允稱空前傑作。

本書取材，悉係實地考察所得，一無虛偽之言，惟當時則記於茶寮村店，鞍馬幕帳之中，廿四年夏，方行整理完竣，凡十萬言。此記方畢，適君有西行護送班禪大師回藏之壯舉，其第二部遊稿郭落克探險記尙未問世。此書於廿四年十二月起刊於中央日報，終於廿五年九月。

莊君川行，備嘗辛苦，幕居野宿，飲食生蟲，曾未得鹽食者二月；故非心身健強，意志過人者，安能達此？且其旅行之經費，悉由自籌，從未輻錄得諸公家；其行雖苦，而其所得材料，彌可珍貴矣！

莊君之考察，及此書之價值可得表錄者如次：

一：民族

川西民族，尙屬神祕，莊君此次考察所得者：一爲羌民（自稱「子拉」），二爲戎民（自稱「嘉戎」），即本書所記之範圍；三爲西番或野番，第二部著作中可以見到；四爲黑水民族，五爲博羅子

民族。同爲川西最兇狠之民族，其居地險渙，外人從未一窺其地，尙屬神祕區域。惟莊君則冒險攝得博羅子照片二十餘幀，至於黑水民族，略知其情而已。

二：歷史

春秋豳國之際，戎患劇烈，降及漢晉隋唐，時起騷亂。羌者姜也，與周民族互爲婚姻；如后稷之母爲姜嫄，古公之妃爲姜女，武王之后邑姜是也。且其自稱「子拉」，爲「固拉」族戰敗遷移而來，係古代外來民族之一證。故羌戎史實，得此書而現新境。

三：地理

四川之西北，甘肅之西南，青海之東南，西康之東北，尙爲一塊白地，未經人曉；卽地理學者，所知亦有限。如交通道路，山川平墳，險要地域，陸沉之疊溪縣，神祕之虹橋山，經莊君環游而後，地圖之缺，可得補全。以此已故地理權威丁文江先生，重視其文字與照片也。

四：宗教

康藏戎民，篤信喇嘛，而喇嘛教中，則有紅教，黃教，黑教，倒教之分。各教小異之點，非親歷

其境，無由區別：且紅教聖地白衣寺，君曾謁焉。而羌民之信仰「先祖」(Citsu)，崇拜白石，無宇宙觀，死亡，疾病，婚娶：醫藥，祈禱，禳解，均由「端公」包辦，教義之特異古遠，爲全國冠。

五：風俗

至其風俗方面：奇特之咂酒，與康藏相同之跳鍋裝，跳神，獨木梯，湯水浴，奴隸制度與部落制度之遺留，多夫制，階級制，喇嘛權威之高於一切，名貴的語言材料——按莊君原文，對於羌戎語言，曾有調查，以其少於興味，本書刪略。然羌戎語言，以未有材料從無研究之人，故於學術上之價值，殊爲重大也。——神話傳說，均係民俗學上之重要材料，可資研究者也。

六：考古

莊君於考古之學，雖少注意，然其提供之材料，可得研究者殊多：如「兩塊奇石的故事」中之二石，與周倉背石，非新石器時代之「巨石紀念」，即冰川時代之遺物。羌民之墓穴，即爲「崖塚」(詳見沙腕中國西部考古記)，石紐山爲夏禹王之故里(詳拙稿禹生石紐考)，紀元前之廣柔縣，唐代之殘碑等等，在在與考古學有關，更可研究者也。

總之，莊君考察所得之文字與照片，實爲人類學，歷史學，民俗學，語言學，考古學，地理學界之大好園地，珍貴資源，隨在都是，故非等閒遊記可比也。

陳志良 二十六年二月二日記于浦東。

序

五

羌戎考察記

弁 言

廓落克——俄洛——果洛，在川，甘，青，康邊境，是著名搶過「皇餉銀子」的野蠻部落。邊地的旅行者都稱他們爲不知王法的「野番」。光緒年間有德人斐某，進去探險，被瓦司爾部落的番人搶去了行李七馱，旅行隊立刻解散，各人險遭不測。

二十三年的春天，我從南京出發入川到達了成都，當初的目的，預備到西藏去做一次考察旅行，後來因爲事實上發生問題，同時又對於廓落克的探險發生興趣，所以就毅然改變入藏的企圖，而從事廓落克險地的試探。

我覺得險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價值，有一探的必要。現在圖上對於四川的西北部，甘肅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還是一塊白地。民族學的研究者，關於這個地帶所得到的報告也是奇缺，我爲了這樣大的使命更應該進去一探。

「開發西北」是「失掉東北」後指示青年動向的標的，並不是空喊的口號。廓落克是西北的腹地，要開發整個西北，必先明瞭這個關係重大的腹地。

腦海中深印了上述的思想，就在五月二十二日離開成都，向險地——廓落克挺進。一路經過懋縣，汶川，茂縣，理番，五屯，四土，阿壩草地而進廓落克。復經白衣寺，莫壩，桑，瓦司爾，康幹，康司爾而出廓落克。又經阿壩草地，松潘，茂縣，汶川，在同年十月三十一日重返灌縣。共費時六月餘，把廓落克全部環遊了一週，併且又經歷了西羌，西戎，西番等地。途中盡是幕天生活，與禽獸爲伍；跨過很高的雪峯，涉過廣闊的河流，一路非但沒有遇到危險，倒是發現的奇事趣事很多，也許當時的奇事趣事，就是當時的危險！

廓落克經記者環遊後，證實內部並不如一般理想的危險，野蠻。但因爲山川險阻，草原未闢，邊政不修，隔離久遠，故生活文化都停留在原始時代。我們如以二十世紀的新眼光，去觀察還在紀元前二十世紀未開化的舊同胞，以其「被髮衣皮」，「茹食幕居」，自覺其野蠻可怕。然相處既久，就知其快樂有趣，古風盎然，反覺其精神高潔，可敬可親。有自詆同胞爲「野番」者，實屬大謬。並且內

部的天產富饒，雪山如玉，野花似錦，真不愧爲西北一個美麗的樂園。

我這遊記式的文章，都在茶寮村店鞍馬帳幕中寫成，當時材料的蒐集，以社會調查，和傳聞神話並重，所以在文中已打成一片。我在途中除寫有文字以外，並攝有照片約一千張，預備輔助文字的不足。又粗測有簡略的地圖，及地勢的高度，預備作文字以外的表解。所以「西北邊荒旅行記」，是作者這次探險旅行的記錄，是揭發西北腹地的公開報告。

「西北邊荒旅行記」就沿途地理環境民族散佈的自然界限，而分爲三編，第一編「羌戎考察記」，自灌縣至卓克基爲止。第二編「廓落克探險記」自卓克基經河壩草地，入廓落克，而返松潘爲止。第三編「岷江流域旅行記」自松潘南返，順流而下，至灌縣爲止。全文第一頁的開始以灌縣爲起點，最後一頁的結束亦以灌縣爲終點，現在先將羌戎考察記發表在這裏。

目次

序.....一

弁言.....一

第一章 灌縣景象

到達灌縣.....二

旅伴索囊仁濟.....四

被波浪吞沒的人們.....六

川西的生命線——都江堰.....八

二郎降龍的神話.....一〇

煙館中的傳單.....一二

目次

灌縣概況……………一三

第二章 從灌縣到汶川

大索橋……………一八

鑽入龍洞子……………二〇

五分錢吃一飽……………二一

江面上的溜索……………二三

老虎變蘿蔔……………二四

荒涼的村落……………二五

危險的流沙坡……………二六

汶川也有「柏油路」……………二七

九石一土之汶川現狀……………二八

第三章 趕赴茂縣

羌民的墓穴·····	三四
瞽目重明的故事·····	三五
羌戎什處的威州·····	三六
雷雨中過絕壁·····	三七
異哉羌女的匍笑·····	三九
冒險的嘗試·····	四〇
農村破落的景象·····	四一
兩塊奇石的故事·····	四二
水力發電廠的適當地點·····	四三
山間的最高長官·····	四四

第四章 折返威州，西上到理番

六月雪·····	四八
抽煙比吃飯要緊·····	四九
狗和綿羊開玩笑·····	五〇
雜谷淖河·····	五二
目眩腿軟的偏橋·····	五三
紀元前的古城廣柔縣·····	五四
理番概況·····	五六
羌女怕羞，不肯照相·····	六四
李德裕的碉樓·····	六五
男女亂婚的習俗·····	六六
山裏人多患口疾·····	六八
名副其實之公僕·····	六九

野蜂的窠房做在地中.....	七一
羌民戎官的九子屯.....	七二
用咒語治病的端公.....	七四
九子屯的美女.....	七五

第五章 八石腦所見的戎民景象

赴八石腦.....	七八
戎人的房屋.....	七九
西戎的名稱.....	八〇
西戎的領域.....	八一
寓兵於農的的屯制.....	八三
古禮之邦.....	八四

花蝴蝶般的戎女·····	八六
跳鍋裝的盛況·····	八八
耍獅子戲·····	九〇
狂歡的一夜·····	九一
白晝少見的跳鍋裝·····	九三
替「總爺」們照相·····	九四
我人的恩物——「咂酒」·····	九五
山神的祭典·····	九六
晚上又在作樂·····	九七
西戎的各種飲食·····	九八
味美的豬鬃和酸菜·····	九九
鮮紅的帕爾·····	一〇〇

樂器「噴噴」	一〇一
野薔薇中的戎女	一〇二
勤勞的戎女	一〇三
造屋不用錢買木材	一〇四
辦學校認爲革命	一〇五
碧上的農事	一〇五
不安靜的消息	一〇六
一根獨木梯升降五六層樓	一〇七
刀劈不傷的「端公」	一〇八
端午節的湯浴盛會	一〇九
殺跳虱的野草	一一一
到乾堡屯問訊	一一二

一首莫名其妙的打麥曲……………一一四

第六章 山頂上的巡禮

爬山練習……………一一八

八石腦山中的森林……………一一九

非洲景色……………一二〇

我人的山神……………一二一

深林中之人聲……………一二二

「催生」的醜鳥……………一二三

絕頂上的風景……………一二四

牛廠中的一夜……………一二五

山頂上之神光……………一二六

奇異的蟲草·····	一一七
貨棄於地的大杉木·····	一一八
一羣羌民來兜捕我們·····	一二九
好像「葫蘆谷」·····	一三〇
堡溪溝的羌民·····	一三一
多娶婆娘就是財產·····	一三二
羌民的跳鍋裝·····	一三三
羌戎通婚的孺矢·····	一三五
羌民最怕拉夫·····	一三六
羌民歷史的一頁·····	一三七
羌民的文字早已失傳了·····	一三八
羌民的語言·····	一三九

羌民的宗教……………一四〇

羌民的婚喪……………一四二

第七章 掛單在喇嘛寺

上什谷腦……………一四四

「七擒猛獲」的危關……………一四五

和喇嘛行相見禮……………一四六

喇嘛寺巡禮……………一四八

黃教的歷史……………一五〇

拜訪堪布……………一五一

喇嘛們的要求……………一五一

無冕的西陲塔王……………一五二

塔王傾圮的前後·····	一五三
班知達活佛的使命·····	一五四
活佛的二個女隨員·····	一五五
王公小姐要入旅行隊·····	一五六
一幕驅鬼法事·····	一五九
肉身佈施的神話·····	一六〇
活佛出行·····	一六一
糌粑，酥油，酥油茶·····	一六三
青年喇嘛談藏事·····	一六四
世界消滅的探討·····	一六五
神馬出巡的日子·····	一六七
喇嘛會議允許跳神·····	一六七

跳神的一幕……………一六八

喇嘛吃葷的理由……………一七〇

「上典」和「打鼓鼓」……………一七一

喇嘛的等級……………一七二

喇嘛寺的組織……………一七三

喇嘛的生活……………一七三

輪迴圖和歡喜佛……………一七五

第八章 雜谷腦的印象

西戎第一大市場……………一七八

採伐森林的木廠……………一七九

戎民貴族小學……………一八〇

丹札木溝之遊·····	一八一
什谷腦改制的經過·····	一八三
什谷腦的林肯·····	一八四
楊主任的全家福·····	一八四
七元一年的教師·····	一八五
賈老師的跳鍋裝裝·····	一八六
可怕的熱病·····	一八七
背經書驅邪·····	一八八
馬塘口岸的衰盛·····	一八八
馬塘焚燬的經過·····	一八九
開闢馬塘口岸的周折·····	一九一
贖罪銀子四千兩·····	一九二

準備到卓克基去……………一九三

第九章 赴卓克基道中

越過「樸頭梁子」……………一九七

一塊唐代的殘碑……………一九八

第一次打野……………一九九

隄口的模範新村……………二〇一

收復蠻子的法寶……………二〇一

彭縣長的發現……………二〇三

旅途中的冰水……………二〇四

新添了一個伴侶……………二〇五

避免土匪不走馬塘……………二〇五

聰明的迷信家·····	二〇六
初嘗草莓粥·····	二〇七
多情的我女·····	二〇八
幾乎釀成一場血案·····	二〇九
花花世界·····	二一〇
兩個我女合娶五個丈夫·····	二一一
我女認爲我是洋人·····	二一二
藥廠的概況·····	二一四
在漲水坪打野·····	二一五
一步一喘的上山·····	二一六
高度五千六百尺的虹橋絕頂·····	二一七
神祕的虹橋·····	二一八

失蹤了十幾匹馬……………二一九

土匪槍擊牛廠娃……………二二〇

一塊大牧場……………二二二

逐鹿的一幕……………二二三

翻過夢筆山……………二二四

到了卓克基……………二二五

住在三層樓房的土室中……………二二六

第十章 卓克基土司

漂亮的土司……………二二八

索土司的身世……………二二八

奇異的喇嘛……………二二九

古武士式的鍋裝·····	二三一
文雅和平的歌舞·····	二三一
杜司令鬧鬼·····	二三二
每四方里祇有一人·····	二三四
斫碎的銀幣·····	二三五
土司儼如土皇帝·····	二三七
索土司的威風·····	二三七
西戎的語言文字·····	二三八
梭磨是西土中最大的一土·····	二三九
松岡和黨壩的概況·····	二四〇
「猴兒包」奇症·····	二四一
戎人的衛生設備·····	二四二

及時行樂的把把會·····	二四三
我人都會飲酒·····	二四四
大鍋裝和小鍋裝·····	二四五
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二四六

第一章
灌縣景象

到達灌縣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早晨，我在向灌縣進發的征途中，發現前面一排山槽，頂上有白色的氣體，隱隱地在朝曠中浮漾。楊喇嘛說：『昨晚山上下了雪，白色的就是積雪哪！』我心中覺得很奇怪，此地與成都相距不過一百二十里，氣候已懸殊若此，感覺到造物的奇妙。隔了二小時以後，太陽升得很高，這種疑團，馬上打破，山上的白色，隨着陽光漸漸地飛散，原來是浮雲而不是積雪。

整日地望着山走，走，走，走，走，走，山還是那樣高，俗諺說『望了山走，走跛了脚』，古人經驗之談，到此方才領略到個中意味了。索囊仁清和戴喇嘛生怕走跛了脚，各人多雇了一輛「濟公車」。但是他們的車子，反不如我和楊喇嘛步行的輕快。

下午二時，我們踏進了那個崖巍的「雄鎮江都」的城樓——灌縣，四周襯着高山的青峯，更顯出牠傲兀的雄姿。入城第一個感覺，就是藥氣觸鼻的藥棧，和奇形怪狀的山貨店，鱗次櫛比的排列在大

街的兩邊，似乎在替新客施介紹：灌縣是山貨出口的總匯。

到城裏的先決問題是住宿，在街上找了幾家客店，大多是和茶園聯在一起，既髒且黑；否則馬滿庭，尿糞盈室。索囊仁清在南門外找到了一個廟宇——伏龍觀，就向「香火」定下一間臨江的房間。窗外的山水，太嫵媚了，令人俗慮全消。

安頓好行李以後，太陽已在萬山中消沒。就和索囊仁清到街上去進晚餐。此地有半明不亮的電燈，燈光之下有穿麻布衣束腰的土人，在街上徜徉的很多，我分辨不出他們是我是羌，祇有隨着俗稱，認他們為「蠻子」。因為第一次和異族人會面，覺得很有趣味去注意到他們的行動。最後才感到自己的錯誤，他們何嘗是「蠻子」，是異族，不過是隔離較遠的鄉下兄弟而已。

索囊仁清在街上認識了許多山中的熟人，操着他們的_戎語問答。在飯店中他又指出一個在座的土人，是卓克基土司的「頭人」，於是他為我介紹。那頭人恭而有禮，在談話中他說他是負着土司的使命，到成都去公幹的；數天以後，就要回山，我們以為還有後會之期，所以談得格外高興。他是個能操不純粹官話（川話）的_戎人，有許多不達意的語言，山索囊仁清替他譯出，分別時，他吃的一盤

麵，我替他會了鈔，他向我深深地作了幾個揖。

我們從成都到灌縣，整整地走了三天，好久沒有走路的脚底已經擦成了幾個大水泡，我就用紙捻點了火，慢慢用煙將脚底的水泡熏乾。這是我在五年前企圖步行全國時得來的經驗。如果你不用烟熏乾而加以刺破，那你明天走路定要發生劇烈的刺痛而難以舉步。揚喇嘛的脚上，和我同樣的生了幾個水泡，他的療法：用一根針穿上一段線，線在燈油裏侵了一下，點上火，針引線在水泡上戳過，線上的火熄了，水泡也就好了。這種療法叫做「打油火」，比我的療法快得多。但是看到他們那樣的辣手，又怯於去嘗試。

旅伴索囊仁清

索囊仁清是我這次旅行的伴侶。在成都時，就和他決定赴廓落克旅行的路線，我就請這位精幹的戎人擔任了旅行隊的幹事和翻譯。雖是我們的隊伍簡單得可憐，但是有時候也可以增加到二十匹烏

拉，十數個衛士，連成一列小縱隊，在空曠的邊地上亂跑一陣。

他是個理番的戎人，他非但能說流利的官話，並且還能唱幾齣「京戲」，現在已有四十七歲了。過去的半生：曾做過「哥老會」的「跑鍋」，也曾販賣大煙到過蒙古。遜清趙爾豐在西康經略邊疆的時代，他也當過翻譯。黃孟宣測量康藏的時候，他又相隨了五年，從康定步行到雲南和西藏交界處的大吉嶺。雖然他的功績隨着清室一起被推翻了，但他並不怨恨。惟有時咀咒後來的籌邊者，沒有繼續趙爾豐等的精神，反而把過去所立的威信喪失殆盡。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是在成都華西大學的博物館，由館長葛維漢 (Dr. Graham) 博士的介紹，後來我們就成爲新朋友。他在我們決定了到廓落克路線的時候，他決然的宣示執鞭相從，果然，在以後幾個月中，經過不少的艱難困苦，他並沒有二心，直到我們這一次旅行告終，這是戎人忠實美德的表現。

索囊仁清的漢名是楊青雲。戎人本來沒有漢姓漢名的，因他時常和漢人交際，所以也就胡亂的起了這個漢名。

這一次同路入山的共有四人，我與索囊仁清而外。還有二位是出家的喇嘛，一姓楊，一姓戴，都

是蒼龔仁清的鄰友。他們在成都的一家要人家裏誦經，現在預備回到什谷腦喇嘛寺趕「唔叭會」去，要求與我們同路，我自然沒有什麼不同意的。

被波浪吞沒的人們

我們寄寓的伏龍觀，地在漢縣南門外，是塊清雅幽靜的場所。前面有一排蒼鬱的老樹，幾所樓閣。此地現已闢為公園，即「離堆公園」。遊客往來很多，尤其每日夕陽西下時，樹蔭底下總有二百名茶客圍坐着品茗，納涼，清談，觀賞湖光山色。他們真是享樂主義者，任他匪禍怎樣猖獗，田賦怎樣預徵，和國難怎樣嚴重，而每天的茶總是要喝的。

離堆恰當我們宿舍底下的一個兀突的小阜，三面都是滾滾洪流，傳說堆底下以前有孽龍為患，大水難治，所以後來建造了一所伏龍觀把孽龍鎮伏了。大禹也曾在此地導江治水，立下一塊「响嚶碑」，碑共四塊，每塊五英尺九寸高，一英尺八寸闊，字體盤曲，近於蝌蚪，碑面對着山中出來的泯江急

流。據說：這塊碑也是一件治水的寶，從前每逢碑石倒塌，就要發生水災，幾乎屢試不爽。現在碑後面還刻着鄧錫侯的告示，說明此碑的奇跡，并且要大家來保護牠。堆底下有段堅硬的石性，天然生成如吸水的象鼻一般，所以叫做「象鼻子」。水到此地就作怒吼，跳躍到一丈多高。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寫日記，索囊仁清在窗口急呼着快來！快來！我連忙趕去，只見對面山坳中沖出一片木排，發狂一般，直向我們的樓下撞來，排上前後有十幾個人拚命的把着槽板。僅在一瞬間，木排的前段已沖過了樓下的石堆，而後段的排尾橫在象鼻子一碰，跳躍的急流，就無情地將排尾吞沒了。排上的人，都落在水裏，祇看見幾個人頭，很迅速被白浪捲了下去。牆角攔住視線，以後的險象，就不能再看了。

『好了，木排已經平安地過去了，如果木排的前段觸着象鼻子，則整個的木排被打翻或打散，那時排上的工人全無生望了。此地是最危險的地方！』事後索囊仁清這樣告訴我。

川西的生命線——都江堰

堆堆底下的那條「都江堰」，是川西濶地的一道生命線；四川的被尊爲「天府之國」也就是因爲這道大堰調節水利的得宜。本來岷江發源在松潘西北的岷山主峯羊膊巖，因爲地勢高低相差極大，所以水勢就傾瀉而下，同時又納「小姓溝」「黑水」「什谷河」的水，更見奔騰浩瀚，每秒鐘有十公尺以上的速率。山中的大石多磨成細小的卵塊，急流沖出山口，經過了這條都江堰的調節，將一般萬馬奔騰的急流，剖分爲內江外江，流勢就平穩了許多。內江在堆堆的右面，南流經崇寧，成都，華陽等縣，外江則經崇慶新津等縣，兩江在彭山縣互相會合，直瀉至宜賓，而入長江。沿途迂迴曲折，支渠縱橫，給予西川十四縣的水利，灌溉了四百餘萬畝農田。

都江堰是一條數十丈長的石堤，橫又在堆堆的前面。攔住了岷江的急流。中間開着一道門戶，外江的水就從這條門戶中飛奔出去。石堤都是用河底中的鸞卵石，填在長竹籠中，一段一段，像築路一

樣的鋪出去；另外用三節木段集成三脚架——馬叉——支撐在中流。如猛虎一般的急流，竟被槍馴服了。堰的築法雖然很簡單，但用散亂的沙石，圍結成強固的物體，抵禦凶猛的暴力，這也是千百年來的經驗辦法。據歷史上說：這種治水法的發明者，是秦朝蜀守李冰，幫他治水的有文翁王發和他的兒子二郎。在他沒有發明這種方法以前，岷江的洪水時常像野獸一般蹂躪川西。李冰的治水，並沒有神話中所傳的神怪，他的要訣祇有「淘灘作堰」，利用水流冲出的亂石，作成堅固的堤堰，因地制宜而已。

年來長江黃河的水患，甚為猖獗，政府用了無數的金錢，還沒治好。此地設有水利專局，專門治理這個嚴重問題。我曾經去訪過局中的知事周郁如先生，知道每年修理堤堰的費用要二萬多元，由各縣攤派；做竹籠的竹枝三十九萬多竿，也由各地分担。每年山中冲出的石子有二萬噸。治水方法還是李冰所傳的舊法，略加改良。內外二江的水往往不能平均，如內江的水過多時，即將外江堰口開放得大些，外江的水嫌大時，則將堰口縮小一些，這個樞機全操在水利局的手中。去年因為山洪暴發，都江堰也被冲毀了，現在正在趕修中。

二郎降龍的神話

鄱江堰從李冰治水以後，隨着神奇莫測的水患而產生的水神神話，就有：

(一) 俗傳冰子二郎，即封神演義及西遊記上的二郎，能七十三變，大鬧天宮的孫行者都給他降服，崑口的孽龍也是給他降服鎖住的。

(二) 『秦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初江神歲取女二人爲婦，冰乃自以其女與神婚，徑去祠前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遂皆不見。良久，有蒼牛鬥於岸上。有聞，冰還，謂官屬曰：「吾鬥疲，不當相助耶？南向腰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北向者，江神遂死」。——風俗通。

(三) 有一年除夕，天上撒下了二十四粒蚊子，作爲懲罰人羣的禍根，其中一粒，落在灌縣城外泯江旁邊。蚊子落到的鄉村中有母子二人，兒子是個孝子，他割草的時候，發現割了的草隔一天就會

長出來的奇跡，於是將草拔起，拾得了一顆紅珠——就是蚊子。

他將紅珠拿到家裏，紅珠無論放到甚麼東西裏面，那東西就會盈滿。這就引起了鄰人的妬忌，而要奪那紅珠，他連忙把珠含在口裏，不料就滾到肚裏去了。他覺得口渴，把喝得到的水都喝完了，最後到泯江邊去喝，他娘跟他到江邊而抱住了他的腳；他漸漸地變成了一條龍，祇有他娘抱住的還是條人腿。

這龍終於掙脫他娘的手而躍到江心，江水大漲。他娘一邊呼喚，龍一面回頭，於是留下了十二座「望娘灘」的遺跡。龍也怒他鄰人們的無理，把他附近的村落淹成澤國。牠順流南下，淹沒了無數州縣。上天要收拾這過重的奇災，於是派了二郎神來收服牠。他們交戰之下，龍敵不過而逃了。牠在逃的時候，覺得肚裏很餓，就到江邊茅屋裏的老婆婆那邊要了一碗麵吃。原來那老婆婆是觀音大士所化的，龍吃下的麵，是條鑽鏈化成的，於是孽龍被擒而鎖在灌縣的西江岸了。

後來那孽龍問二郎何時可以脫身，二郎說：『鐵樹開花馬生角，是你脫身的日子』。到了清朝，四川總督駱秉章派了兩名公差到灌縣去公幹，他們在鎖龍的鐵樁底下休息，把公文和帽子掛在樁上，

孽龍見了，以爲「鐵樹開花馬生角（各）」的時間到了，準備脫身，江水大漲。二名公差見水快漲到腳邊，便取下公文帽子而逃。龍的一線脫身希望又完了。這根鐵樁還在江邊，蘆縣的人們每年要製一條新鏈拋入江界：新鐵鏈拋下水去，舊鐵鏈便浮出水來。這便是二郎神用神力將龍的舊鏈換了。——詳見中國的水神七至十一頁。

煙館中的傳單

四川簡直是個「烟民之國」，這是我入川以來第一件感覺到一件痛心事。在成都的時候，因爲要知道這裏面的特殊情況，曾到過春熙路一家最大的太平洋烟館裏去參觀。面對面的炕牀，分成四五行。似乎是京滬車上頭等車模樣，釋君子都躺在那裏吞雲吐霧。這裏是高等烟客的過癮地，洋裝，長衫，軍服，各式俱有；還有闊氣的帶了馬弁侍衛在炕邊。唱戲的，賣糖果的，拆字算命的，都在煙館裏兜生意。這一幅偉大的烟館景象，使我增進了不少的新智識。

到了灌縣之後，想要充實這門新智識，所以隨便揭開了一張麻布門帘，闖了進去。幾點螢火樣的燈光，在黑暗的壁角裏發亮，炕上伸出幾隻車夫的黑脚，陣陣的抽烟聲，好像有節奏的音樂。知道這是下等烟館，一位睡在炕上的先生，見我進門，隨手給我一張印刷品，在亮光中一看，是種石印的傳單，寫着：

『逕啓者：××路南段，清和坊茶社後樓信可樂南上售店，今因天時當夏，特別整頓鋪位，力求清潔。並購有好槍名斗，採辦上莊南土，改良濃煎。茲擇吉國曆五月十一日古歷三月廿八日起一律改售銅元，大盃六千文小盃四千文，以表歡迎。同好諸君尙希惠臨嘗試爲幸！後記信可樂啓。』

傳單上一角還畫着吹洋號的人，在喚起閱者的注意。（編者按：篇中所述，爲民國二十三年夏季情形，今當已完全肅清矣。）

灌縣概況

李光塔在灌縣東門外，是座十七級的高塔，早上的朝曦，映得非常美麗。我被牠引誘去流連了一下，塔中很荒涼，祇有幾只野鴿，在尖上翱翔。

我們在灌縣連住了三天，在縣政府楊鈞壽縣長那裏明瞭了灌縣的概況，略記如下：

（沿革）漢時爲江原，郫，綿，漢三縣分屬之地，蜀漢時始單稱都安縣，後魏時名灌口，元稱灌州，明始定名灌縣。

（地理）全縣面積四九五〇方里，東至崇寧縣三十里，西至汶川瓦寺界六十里，南至崇慶縣六十里，北至汶川豬腦界六十五里。地勢較成都高出二百二十公尺，三分之二爲山地，三分之一爲平原。地質平原都是泯江的沖積層，岩石屬於三疊紀，侏羅紀。主要的山派，在泯江以東的屬鹿頭山派。泯江以西的屬邛峽山脈。最大的河山爲泯江；自都江堰以南，水勢就分爲內江和外江。

（氣候）溫度：夏季最高九十度，冬季最低二十五度，平均都在五十七度左右，是塊溫和的地帶。全年的雨量多很調勻，春秋冬是多雨的季節。風向常由岷山中刮出西北風。冬季時常晦暗，不晴又不雨。

(人民)全縣的人口，三十一萬二千餘，漢民占大多數，一小部份爲回民。此間的人民，大半由陝甘雲南等省遷來。以前的土著，大都爲明末的流寇張獻忠殺盡。人民多以農商爲職業。語言流行西北的「官話」。習性很儉樸，耐勞，剛直。

(教育)全縣有初級中學一所，高級小學九所，初級小學一百二十二所，圖書館二所，陳列館一所，民衆學校一所，公共體育場一所，民衆閱報處四所，民衆閱字處十六所，公園一所，劇場一所，電影場一所，其他如福音堂辦有學校二所，清真寺辦有學校三所。全縣學生五五九三人。教材也多採用商務印書館及中華書局的教本。

(交通)幹路：(一)「成灌路」自成都至灌縣，長一百二十里，寬約八公尺，路基爲砂石泥土築成，有汽車可乘，二小時可到。(二)「灌崇路」自灌縣至崇慶，長數十里，寬六公尺，有人力車及「濟公車」(爲獨輪手推車)，數小時可以往來。(三)「灌松路」自灌縣至松潘，長六百四十里，全是山路，寬度無定，闊的一丈餘，狹的一二尺，祇有徒步可行，驢馬和坐肩輿「滑竿」的很少，全程半月方能到達。郵電方面，有一所一等郵局，一所電報局，軍政機關都裝有軍用電話。

(物產)植物很足以稱，尤其是藥用植物，川芎每年可產一百萬斤，澤瀉六十萬斤。價值：川芎每石由卅元至二百元，澤瀉由十五元至五十元，運銷在長江下游一帶。

茶葉也是出產的大宗，每年產量約一千六百石，分「腹茶」和「邊茶」兩種，「腹茶」銷內地各縣，「邊茶」銷山中和青海甘肅等番地，售價每石自三十元至一百二十元不等。

礦產：煤鐵金多有，煤的面積約六百畝，鐵約二百畝，金礦尙在開採中。煤開出後燒成焦炭，爲鍊鋼溶鐵的燃料。

(工商業)工業有幾家棉織工廠，規模不足稱述。商業是出口的山貨，外貨進口，以此爲集中地。

(宗教)此地爲道教的發祥地，道教的祖師張道陵，即在青城山得道，佛寺道院共有數十處，清眞寺有三所，福善堂二所，天主堂一所。

第二章 從灌縣到汶川

大索橋

我們在二十七日早晨決定了入山之行，便僱到了將回山的四個羌民作我們的行李背夫。因為灌縣以上的山路，崎嶇難行，任何車輛，都不能行動一步。

中午，一隊漢，戎，羌，三種民族組成的旅行隊，踏上了灌松的山路，出了西門，行到山的拐角處，灌縣的城市就消滅了。西門底下有一所茅棚，四面放着一羣馱茶的草地馬，這裏是「鳳棲窩」，那茅棚是灌縣指定的娼寮，裏面的姑娘專門供給邊地的番人戎人羌人解決性慾的。關外來的大番子，都在此地下帳。灌縣的人稱爲「焚箕窩」，形容牠的污濁。

二王廟就在大路旁邊，懷傭的殿宇，高踞在山腰，廟宇的四周，多是茂密的樹林，前面正對着他的偉績都江堰，岷江終年的在他們前面奔流。我因爲要瞻仰這兩位父子（李冰與二郎）治水功臣的遺跡，不惜攀登上這個高坡去參觀。

在我過後一個月的某晚，江中忽然豎起一根木頭，正對着二王廟的山門；二十天以後，那木頭又忽然地不見了。因此鬧動了遠近的人們都來參觀，預言家乘機散佈了許多謠言。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已經在什谷了。

行五里至白沙，第一次與利涉橋見面。利涉橋爲川西有名的索橋，橫跨在一條由山間瀉出的白沙河上，河面有千餘尺寬，河底全是合抱的大卵石，不容其他的橋梁建築在石河上。索橋用數十根篾纜橫貫在兩岸，上鋪木板，兩面又護木欄。每隔二百餘尺，設一個支撐架；全橋有五個支撐架，分爲六段。如果橋上同時有幾個人往來，就會覺得動盪不定。遇到大風，更會使你回想到幼時踰在搖籃中的飄盪印象。

從白沙以上，直到茶巖一帶，數里之間，山上盛產煤礦。採礦的在山洞裏敷了輕便鐵道，工人將挖起的煤，推到燒密中；從密中拿出，已經燒成了成籬的焦炭，爲鍊鋼的最佳燃料，每年有很多的出產，運到成都去銷售。

茶巖的對岸毛亭，是川省有名的產茶地，過去的楠木園出產很多的楠木，葉子和冬青相彷彿。

一路關卡很多，我們已受到了四次的盤查：一次在城門，一次在鳳樓窩，一次在二王廟，一次在楠木園，真是五里一關，十里一卡，當局徵賦的周密，實在可佩！幸而我帶有省政府及二十八軍鄧軍長的護照，所以一照面就放行了。

泯江在灌縣以上，水勢像飛馬一樣的湍急。沿途的渡船，扶了篾纜緩緩的往來兩岸，如果篾纜一斷，危險就不堪設想了。

鑽入龍洞子

在楠木園以上的道路中，就聽不到泯江水流的吼聲。山勢忽然阻塞着去路，九十度的絕壁，高插雲霄，彷彿一塊高不見天的石屏。路愈進愈狹。似乎不通了，但是又忽然的峯迴路轉，山頂上，裂開一條大縫，光線在將晚之時，更見黑暗，如入夜中。路邊有一所嵌在山澗中的廟宇，就是龍洞子的觀音廟。

鑽入龍洞子以後，終日看到的祇有崔巍的山峯，走不盡的崎嶇的山路，山景的雄偉，可以儘量的欣賞。但是山峯會遮蔽你的眼光，使你心胸感到鬱悶。這裏找不到一百里長的平壩。

沿途山上，均產草藥，強烈的陽光，蒸出滿山的藥氣，胸頭感到異常的鬱悶，呼吸也很艱難，汗是出得更多。而在山峯一轉時，冷風又吹襲過來，衣服嫌單薄了。從前聽人講到山間的氣候，寒燠無定，到这才實驗了。

今日歇在龍溪的一家村店中，晚上在「油壺子」下寫日記，一陣風琴聲從隔壁小學校中傳出，引起了我的悠思。

房間中有二只坑，門口放着一只尿桶，臭氣滿室，坑上跳蚤很多，不易入睡。半夜，發現店家的一只老母猪，鑽在索獲仁清的坑下，一响後便發出沉長的嘶聲。

五分錢吃一飽

第二天很早我們登上娘子嶺的山腰，一陣雷雨把我們驅進一所破廟裏躲着。雨在上午沒有停過，我們就冒雨慢步上山，路上的石子沾了潮溼，極爲溜滑，背夫怕傾跌，走得很慢。

娘子嶺是一個高一七八〇公尺的山脊，俗有十五里上山，十五里下山之說。但是在峯嶺迴望，崇高的羣峯，多昂首在天外，娘子嶺顯得還是渺小，峯頂一所「銀台觀」道院，我們進去喝了一杯茶，又匆忙地下山。

上山下山總共三十里，途中沒有遇到一個行人，足見人煙稀少。山上有麥子玉麥等出產，紅花煙白花煙更點綴了山上的美景。

我們在映秀灣打尖，山裏的飲食祇有粗茶淡飯，價格非常克己，茶二百文一大碗，飯四百文一大碗，豆菜二百文一碟，豆腐六百文一碗。銀洋在此地一元值二十五千六百文。菜飯是現成的，豆腐是白燒，另外給你一碟辣椒，每頓飯食一人祇要五分錢，就能很飽。我們這幾天省之又省，每日照川省的規矩僅吃二頓：一頓「早飯」，約在十時，第二頓「燒午」在五時左右。今日索囊仁清想吃一個「煨鍋肉」，店中人不肯燒，幾乎鬧起來。這一帶菜中加的辣子，比城裏都還要重，不吃辣的我，久

而久之，也習慣了。

江面上的溜索

映秀灣附近，有二十六畝稻田，年出穀五十石，爲山中唯一的產米地。

以下的大道，又與岷江會合，洪大的江濤，爲我們奏着進行曲。這一帶的江面上，看見有一溜「索」了。溜索就是碗口粗的篾纜，橫貫在兩岸，有的是單索，有的是雙索。兩岸的土人，就憑着這根索子作爲交通，牛羊糧食，也在這上面過去。我渴望着有人在索上來去，可以給我一種新的知識，同時給我攝影的機會。但是一路下去，直到草地，都沒有碰到，望着空索，不勝懊喪。有一次，我在山上，看到一點很小的人影，在浪濤中飄盪，高低太懸殊，不能攝影。我就提了鏡箱拚命的從捷徑上跑下去，足被亂石刺得很痛，跑到溜索邊，那個人影已在對岸的山徑上走失了。

老虎變蘿葡

這兩天晚上，歇下時隨便的向背夫們問了一些風俗，算是入境問俗的意思。他們多是蘿葡寨的羌民，並沒有什麼嗜好，每人身體都很強健，言語應對，都很忠實，可以證明他們是個優秀的民族。他們的漢語（官話）都講得很流利。

至如羌語，其音節頗有點像英語，我在短期中也學會了一些生字，如Gar（我）Ter（你）Tsa_r（他）Mobar（天）Zobar（地）Mou（人）Muzee（日）Husbar（月）Chi（男）Tsi（女）Sugee（是）Miwagee（否）等等。

他們是沒有文字的民族，據說在他們的祖先逃難時所有的文字都被羊吃掉了。

蘿葡寨還有一段故事：從前那裏共有九寨，在茂縣與汶川之間，曾為煊赫一時的戎人蒼旺土司所占領。蒼旺悉心經略其地，訓練丁壯，打算與清廷抵抗。就地勢上說，此地可以控制松茂，向南就能

瞰視理汶，所以自尊自大的稱爲「老虎寨」。蒼旺對鄰族漸生驕傲，附近的碧落，多不服氣。此時適清廷舉兵討蒼旺，鄰寨就密議襲擊，響應清兵。結果蒼旺失敗了，他的百姓死傷無算。一般人對老虎寨，此後就用諧音稱它爲「蘿葡寨」，譏嘲它脆嫩不足一擊。

荒涼的村落

第三天清晨，我們從陡耳坪出發，因爲我想起到茂縣，再折回理番，所以僅帶了一個新來的漢人老張替我背了很簡單的公文箱子，和一條被褥，與索囊仁清等約定了在理番會合。今日直跑了五十七里山路，沿路刮着大風，沙石在空中飛舞，無情的向臉上拋擲，非常刺痛。我穿了草鞋走，脚也很痛。這一帶的路，一面靠山，一面臨江，既崎嶇，又危險。

去年（民國二十三年）的水災，將沿途的村落，農田，道路，人畜，沖刷了很多很多。一路全是荒涼的景象。羅羌灣本來是有數家煙戶村落的，經過大水以後，廬舍爲墟，現在祇是一片光光的平

壩，無數大石塊，由江底移上壩中，一棵百餘年的大樹，連根拔起倒在石上，老張指點着說那樹下從前有一家宿店呢。

路上好像不久發生過戰爭，險要處築着很多的堡壘；一排垛眼，在牆上窺視着路中的動靜。據說這是二十八軍和二十四軍在去年戰爭的遺痕。

危險的流沙坡

三十日的上午，越過了一個高八十公尺的飛沙壩，沿途朝嵐，異常美麗；「挑子」「背夫」在一幅畫景中活動。十里以後，發現一塊平壩，壩上隱藏着一座城垣，這就是汶川縣城了。三天半纔完成一百五十里路，實在太慢了。原因是：先兩日隨着背夫走，走走歇歇，一天走不到四十里；加以路又太險，山上又多流沙，所以走起格外費力。

下午赴楊哨縣長的寨，正在舉杯高談之際，忽然一陣嘩啦的響聲，發生在對面的山上。楊縣

長說：『這是流沙坡的崩裂，路上的行人太危險了！』他說時臉上很緊張，我因為初到這裏，還不甚明瞭個中景況，所以追問着崩裂的情形。據說：流沙坡的沙，自山頂至山脚，全部都是鬆動的細沙，坡上不生樹木雜草，所以不時的從山頂上向下場瀉；經過的行人遇到了流沙，就連人帶貨打落到江中，絕無生望。去年受着這類飛災的行人，已有數起。在疊溪地震以前，流沙崩塌的還少，地震之後，沙石就更鬆動了，崩塌的也更多了。這種流沙坡的道路，也不易修理，今天已築成很平整的大道，明天就會變成深沙的坡陀。工程師經過了長期的研究，認為野崖絕壁，還可用炸藥轟炸，或用人工開鑿，惟有瀉不盡的流沙，至今還沒有辦法。

汶川也有「柏油路」

垂暮下着細雨，縣長約在街上散步，涼靜的城中，更顯得寂寞，汶川城內祇有一條半里長的大街，祇有南門和北門。街上沒有商店，祇有數十家居民。街道是用三合土造成的，光滑整潔，

和柏油路一樣。市面全在城外市中的北街，來去的大半是羌民，婦女尤佔多數。她們穿着襖子衣，足上纏着一節紅帶，提着籃，背着口袋。這條短街上，兩旁全是吃食店和食貨店。街的盡頭，一條索橋通着西岸的塗禹山，那邊是瓦寺土司的部落。遙望山尖有幾所房屋，大概是土司的官署。

九石一土之汶川現狀

汶川縣爲川西山間最貧瘠的一縣，十分之九爲荒亂石，十分之一爲沙田，種植的面積很小，全縣僅靠着路過的商業來維持。茲將汶川概況，述之如下：

(沿革) 舊爲蜀山氏之地，周時爲冉驩夷所占據，漢稱綿虜縣，蜀漢改稱汶山郡，宋稱汶川縣，屬於茂州。

(地理) 全縣面積二二五〇〇方里，北至茂縣界五十里，東至灌縣一百五十里，南至豬腦巴灌縣

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巴朗山四百餘里，與懋功縣分界。地勢高出海面一五〇〇公尺。岷山九峯蔓延全景，涇江北來，將全縣剖成兩半，十分之九爲山地，沿江一帶纔見沖積層之峽谷，平地不足百分之一，所以稱爲「九石一土」之地。地質爲侏羅紀，及第四期沖積層。

（氣候）溫度最高九十二度，最低二十度，雨量稀少，多雨季約在九十月間。風向大都由南北吹，午後沿江一帶時起大風。

（人民）人口二萬四千六百十九人，按人口散佈之密度言，僅每方里一人強。民族：漢人占全數十分之三，聚居在涇江右岸大路上，以農商爲業；羌人占全數十分之五，散居在涇江東岸叢山間，及兩岸附江一帶；戎人占全數十分之三，屬瓦寺土司，散居在涇江西岸的塗禹山，及草坡一帶。羌戎均以農牧爲生，生活都極儉約，大都以玉麥及小麥爲主要食料。習性儉樸勤勞。語言：漢人用官話，羌人有羌語，戎人用嘉戎「Carong」語。但是普通羌民戎民多能講官話。

（教育）羌民是沒有文字的，戎民則習用藏文，但僅限於經典，所以文化程度極爲底落，並且羌民戎民多不喜讀書。他們以爲讀了書不去做官，讀書還有何用？現在全縣設了二十七所初級小學，二

所兩級小學，學生最少的學校祇有十人，總記學生總數七四八人。

社會教育有問字處二，圖書館一，體育場一，閱報處二，但是設備都不甚完全。

（交通）該縣松灌大道，橫貫南北，上自青坡，下至堵腦吧，全長一百九六里。上面是絕壁，下面是深江，路在山腰中蜿蜒，遠望恰如一線烏道。陟處若流沙坡等，路寬不及二三尺。路上的交通，多憑腿力步行，騾馬滑竿等雖有，反不如步行的穩妥。在縣的西南邊境，有灌縣至懋功的大路，經過牛頭山巴朗山等處，約長三百餘里，也都是非常危險的道路。另外還有一條自縣城通懋功的捷徑，經過草坡爾達臥龍關，這一條是樵夫的砍柴路，沿途有白熊等獸出沒，行人不敢冒險。汶川境內有郵政代辦所二處，一在城內，一在龍溪。電話裝有軍用電話，可通茂縣等處，電報也能由此傳達，但設備簡陋，頗欠靈通。

（物產）植物以野生的藥材為大宗：羌活，貝母，茯苓，五加皮，蟲艸，都是著名的出產，每年輸出的數量不少。農作物很少，農田多在山上，沿坡地的高下，築成一層一層的梯田。土質很薄，俗語稱為「側耕」種」。又因為地勢高，氣候寒，麥子在今年秋季下種，直到明年夏季方能收穫，出產

以麥子，蕎麥，玉麥爲大宗。現在農民多利用山地，種植花椒，試驗後的成績很佳。每年出產，頗有可觀。動物以野生的熊，鹿，豹，綠猴等爲最有名，各處深山中多有牠們的蹤跡。草坡雪嶺堡所產的羆（白熊）是著名世界的動物，但很少見，多居在雪線以上。家畜以牛羊豕爲農事的副產品。礦產沿江產砂金，現在還有開採過的金穴的遺跡。其他如銀鐵等物，也有出產，惟尙無人採掘。

（工商業）該地情形，尙未脫離原始社會的生活階段，商業單單是在此地路過，小商品爲油鹽米布等日用品，行銷漢羌等族。手工業有羌戎所織之麻布毯子，及羌人的刺綉，但均粗陋不堪，製成衣服，刺膚發痛，多爲羌戎自用。

（宗教）道教佛教，並行於漢人區域。戎地僅行喇嘛教。瓦寺土司屬地，有黑教喇嘛寺二所，「覺彌子」寺院（尼姑庵）一所，其教奉丹巴喜拉爲祖師，自西藏傳入。羌民爲其固有之巫教，端公爲巫師，無寺廟，無神像，信天神（祈祖）。今耶穌教向其地竭力推行，如篋頭等皆，均設有教堂。天主教在城中設有教堂一所，年來因信教者不多，一位法國神父將教堂門闔了回國去。

第三章 趕赴茂縣

羌民的墓穴

在汶川祇停留了一夜，又繼續的趕路，十里白魚落，十里板橋，八里沙壩。岩下的黃蜥蠍，被我們趑趄的足聲驚出，回首一顧，又急忙竄入草中。

由盤曲的山路登上七盤山，路的右邊有個很深的岩洞，四名背夫在洞裏窺探，我也隨着他們灣腰曲背的進去，裏面有一間房屋樣大的地位，細沙鋪滿了洞底，我在沙中檢出一根骨頭，不知是人骨呢還是獸骨？欲再發現其他的實物，就沒有了。在黑暗中撫摩四壁，全是峻削的岩石。後來在許多羌民處得到證實：這類的岩洞，多是他們的祖先火葬以後埋藏骨灰的墓穴。因為羌民還未同化之前，多數採用火葬，在山頂上將尸首舉一把大火焚化，用一個罈子盛着燼餘的尸灰，藏在深山的岩穴中。他們迷信巫帥——「端公」的宣告，說死者的靈魂已潔淨升天了。所以在羌民聚居的深山中，發現這類的岩穴很多，惟岩穴有大有小。現在的羌民，多已採用了漢人的土葬，火葬是少見了。

瞽目重明的故事

我們登上了七盤山的嶺脊，一陣狂風把底下沙窩子的十里黃沙捲成了漩渦。

路旁有一個土丘，老張告訴我說是「天官的坟墓」，於是他們演述了一個堪輿家雙目瞽而重明的故事，來解我們途中的寂寞。他說：

「在數百年前，有一位精於風鑿的堪輿家，路過此地，見了環山帶水的形勢，非常的稱賞，如有人葬在此地，其後代必出天官，但在脈發之後，堪輿家的雙目必要失明。有一位路人聽了他的話，就竭力的求他爲已死的父親卜葬，並發誓日後果能脈發升爲天官，那堪輿家的一生完全由他供養。他們的談判決定以後，堪輿家就爲路人的父親營造一個墓穴，就是所見的那個土坵。

「看了好日子，將路人的父尸很隆重的葬下，後來果然脈發，路人一旦平地發升爲天官，堪輿家的雙目也倏然地失明了，天官履行他的誓言，將堪輿家接到家裏，很優渥的供養他。幾年以後，脈氣

愈旺，天官更顯貴了，然而對於堪輿家的供養漸漸地冷淡了，幾乎遺忘他們當初的誓言。堪輿家異常憤恨，預備懲罰他的背信：有一天，他向天官進言，倘能在涇江對面的山尖上造一座塔子，塔上掛一柄寶劍，使劍影正對着他父親的坟墓，那天官更可以封侯拜相，此名「劍履不名」之數。天官爲的要升官發財，就照着堪輿家的所言很迅速地行事。不上幾天，塔就完工了，劍也掛上了，塔尖的劍影照着他父親的坟墓。不料朝中突然以天官驕奢枉法的罪狀，將天官正法了。天官父親的墳氣已破，堪輿家的雙目又重見了光明。」

羌戎雜處的威州

穿過了一塊不毛的峽谷，腳底下的沙地很綿軟，大風堆成了浪形的小丘，好像在戈壁沙漠中旅行，不到一刻，我們就越過了這塊漠地。

午後二時到威州，踏上有百餘家人烟的街道，大街與涇江成並行線，在幾百里荒涼的山谷中：有

百餘家人烟，顯見是稀有的繁盛了。街上有無數的羌民 戎民在交易，在閑逛。羌人 戎人在言語上我還不能判別，而服裝上很顯著地可以看出：戎人多束腰，纏黑布頭帕，羌民多穿麻布背心，纏白布頭帕。羌民的婦女和男子的裝束一般，惟蓄髮戴耳環。戎人的婦女多穿拖地的長裙，頭上兜一塊方巾，兩根大辮子環兜了一轉。羌的皮膚多棕色，身體壯健。漢人在此地占着三分之一，也包白色頭帕，身體大多瘦弱，臉色又灰白，這也許是漢人的清秀，也許是烟容。此地的漢 羌和山外的川人同樣纏着素淨的白頭帕，這還是紀念孔明死時的喪服，那時諸葛亮的武功也會達到威州。

我們走到一家店裏吃飯，很巧的會到了索囊仁清和戴楊兩喇嘛，他們先到了一小時，我們就在一起吃飯。他們預備今天歇在威州，明天過江向理番進發，我同他們約定四天以後在理番會面，就與他們又分路了。

雷雨中的絕壁

再溯泯江北上，天是異常昏暗，狂風在石上亂吼，雷聲隆隆地響着，細雨一陣陣洒下來，我們加緊脚步，希望在附近找到一個避雨的所在。然而絕壁長得走不完。天愈加黑了，忽然電光閃在我們的頭上，隨着霹靂一聲，兩岸的絕壁似乎要震倒下來。雨更加大了，豆子般的雨點打在身上，覺得沉重，閃電的火花繼續在頂上繚繞，兇暴的雷聲愈益洪大，也許是山間有回聲的關係？雷聲終在我們前後轟擊，聲音比平地上響亮得多。我們不敢再仰視那巍巍欲墮的削壁。我雖撐了一柄布傘，但在暴風雨中內外衣服都濕透了。老張祇有一頂笠帽，全身更非常之淋漓。脚下覺得溜滑，下面就是數十丈深的泯江，我們不得不更小心的走路。既要避上面的雷雨，又要注意下面的亂石深江。科學家說：身穿濕衣在雷雨中走，會觸電的。迷信者說：天老爺不會雷擊好人的。我們此時不能顧及一切，祇有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掙扎，前進！深悔着當下小雨時沒有退還到威州。

好容易在閃電中見到這絕壁已經走盡了，平壩展鋪在大雨裏。在一片青翠的核桃樹下，有一所破廟，我們匆匆的跑了進去，預備避雨，過宿。此地是一所學校的教室，我們再不能停留在雨裏，祇有自行推門進去，裏邊六七個沒有教師領導的小學生，呆望着我們兩個像從河裏爬起來的濕人。我問他

們能不能在此地住下，他們都不知道怎樣回答。我想，如雨仍落個不停，祇有到夜間自動將書桌揀起來睡覺。

半小時以後，雨小雲開，在樹下又見着一排房屋，小學生多趁着小雨回家，我們倆也決計到那邊去找住宿。到了那裏，祇見幾家村落，老張認識這是過街樓，離開雁門關不上一里。我們決計再走一里，到雁門關去過宿。

晚上在一家小店裏烤乾了我們的濕衣。

異哉羌女的訶笑

雁門關在鎮的北首，百尺高的絕壁屏插在江中，如一所偉大的城堡，石級接上山腰，絕壁豁然鑿一二丈，闊一丈，深數丈的門戶。過去又是崎嶇的山路，絕壁深江，一高一低，仰視俯瞰，顯得雁門是山中的天險。

朝暉在山，空氣清爽，我們興致很高的走着，預備今天完成八十一里路程。五六個羌民丫頭（女子之通稱），圍坐在路邊一塊巨石上，不知在擺『龍門陣』（川語談天）呢？還是在吃東西？當我們繞過這塊巨石時，他們逼視着我突然的一陣匍笑，笑聲有些異樣，我們被笑聲引着迴視，她們更格格地俯仰不已，離開數十丈以後，還聽到笑聲。我們至今還莫名其妙她們的笑因，原因在我們身上發現的呢？還是她們天真的流露？

一條白色的泉水，在雙峯之間下瀉，山峯是光滑的董山，玩風弄月的人們，以其象女子的陰部，贈牠名為「美女痾尿」。

冒險的嘗試

沿江的大道，因水災的關係，大半已崩落水中；另有迂曲的新路，多在山腰。老張在水災以後還沒有走過，所以我們被一條岐路引到江邊。待到發覺錯誤後，已走了好幾里，我們誰也不願意退回，

只有作冒險的嘗試。全路盡是浸在水裏的大石子，一面是絕壁，一面是急流。我們四肢並用，爬一段跳一段，這樣又走了一里多。看到面前二十丈以外，絕壁盡處，是一條平坦的大道。但是此下的亂石距離多在一丈以外，爬跳都不可能，祇有兩手抓住岩上的艸根，用脚尖踏在岩壁的凹處，然後再一躍，跳上亂石。這樣冒險的走，目光很容易撩亂，江水在脚下翻着白浪，江底不知有多麼深。老張隨在我的後面，我跳一塊，他也跳一塊，他雖然還肩着我的鋪蓋，且喜他生長在山裏，所以還不須我牽引，在最後的一躍，我們才脫離了險境，走入平坦大道。

農村破落的景象

過了青坡，已入茂縣的界內，水災後的新路，多繞向山上走，一上一下，隨着山勢迴環，非常的費力。鳳毛坪以下，有一段明代鑿成的棧道。峻壁巉岩，刻上「萬里長城」四個大字。

隔江的對岸，有羌民的村落發現，他們的房屋多是立體形，很像一隻方盒。屋頂爲平的農塲，建

築材料採用泥土和亂石。分着二樓或三樓。

坡坨傾斜稍緩的山下，多耕種玉蜀黍和麥子，青葱的色澤，很爲可愛。

我們在路上胡亂的買了幾個糲糲吃，此地的銀洋價值二千八百文，較汶川相差三千多，這是商人的居奇。我們在吃糲糲時，碰到一個烟民，脫下他身上所穿的一件舊藍布夾襖，沿路叫賣，索價十吊，祇求人接受，可以在六天以後取錢。他在街上來回的叫喊了幾次，在破落的農村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出閒錢買便宜貨。結果，烟民祇有將未賣的夾襖，懊喪的重行穿在身上。

兩塊奇石的故事

離開鳳毛坪不遠的荒地中，有一塊十來噸重的巨石，巨石對岸山坡上，是一片三角形黃草坪。傳說在蜀漢時，因敵兵入山，大將周倉奉命負這巨石去堵塞雁門關的洞口，如果將雁門的天險擋住，敵兵便無路進山了。不意他負這巨石經過鳳毛坪時，眼見對岸山上一片黃草如一隻金鐘，他因爲好奇。

把背上的石塊歇下，跨上坐騎，對那草坪仔細地瞧着。及至回頭預備再負那巨石時，而那塊石頭却像生了根的不能移動了，堵塞雁門的計劃，遂完全宣告失敗。至今這塊石上還印有周倉的背痕，所以被稱爲「周倉背石」，而那邊的草坪就叫做「周倉立馬望金鐘」。

山路上雖是寂寞荒涼，有趣的故事倒也很多。相隔鳳毛坪沒有幾里路，右首的路邊又有一塊奇石，叫做「鬼打石」。石上全是蘋果大的圓洞，有半寸深，光滑如磁石，高可一丈，圓洞共有數十個，中間有許多洞裏裝一塊小石子。這顯然似人工磨成的，但是又有那一個傻子願意去做這些無聊的工作？據說石下還有很多的窖銀，若干年前，被附近的一個鄉民發現，在深夜裏去挖掘。看守銀子的鬼，見他沒有福份，於是在那鄉人掘地時加以擾亂，而在一塊滑的石上，憑空的打出了許多圓洞。鄉民見了，不敢再掘，驚慌地跑回家中，竟嚇成瘋子。

水力發電廠的適當地點

數里以上的山坳中，有一個峻削的高丘，頂上有一段塔形的岩石，遠遠的望去也分辨不出是石是土。老張指着說：這是一支玉筆，以前是白色的，某年爲一個識寶的洋人盜去了，現在裝的是土製的模型。

雁門關以上的江水，比較混濁些。白水寨附近的水勢更加湍急，又當着山口，狂風怒吼，白浪翻天，風助着水勢，絕壁助着浪的吼聲，山景更爲偉大。此地的高度，已比灌縣高十七公尺，比威州高三七公尺。所以水勢像傾倒一樣，數百里內的泯江水流，至此歎爲觀止了。在成都時聽說政府當局將在灌口設一座水力發電廠，如果水電廠設在此地，水力更要偉大。

宗渠離開茂縣十五里，一路多是坦道，在暮色蒼茫中趕進茂縣，八十一里的成績，是脚上又起了幾個大水泡。

山間的最高長官

二十八軍的屯殖機關設在此間，創辦於民國十七年。屯區的範圍，是松潘，理番，懋功，茂縣，汶川等五縣，及川邊的撫邊，綏靖，崇化等三屯。該機關的全名，爲「松理懋茂汶屯殖督辦署」。牠是山間的行政最高機關，督辦由軍長鄧錫侯氏兼任；現在的代理督辦，爲參謀長劉翼經氏。我的路線因爲大部份要經過屯區的地域，所以特來此地接洽一下。

六月二日午後，晤到劉督辦，他是一位外省的湖南人。他在七日以後接到鄧軍長的電報，知道在最近有一個考察的旅行者正在他們的屯區中旅行，在我們相見時，劉氏很表歡迎。及後他詢知我入山完全是步行，同時今後還要越出他們地域的西北角，向一片荒的草地上去遊歷，他對於我的行動和企圖，很爲驚訝和高興，他很懇切的表示，如果我需要軍隊保護的時候，可以派一隊隨行。但是我是一個簡單的旅行者，並不需要軍隊來點綴我們的旅行隊；尤其是我的目的在考察，更不需要威武的軍隊去隔離土民的感情。所以我即表示謝絕，不過要求他出幾封介紹信，俾沿途可以得到考察上的便利。以後我在屯區的旅程中，始終沒有遇到過什麼留難，這定應該向劉氏道謝的。

我們的談話結束之後，他留我吃飯。飯後又伴着我在汶山公園中逛了一圈。公園的面積很小，然

而山間有這樣一個樓台亭閣，花草樹木齊備的公園，也可差強人意了。出了園門，經過一段茂縣繁盛的街市，此地有一座城門式的鼓樓，每一小時向全城報告一次時刻；大街上全是茶園和雜貨店。羌人在街上往來的很多。天下着細雨，我就向劉氏告別，他預備明天派一匹馬送我到理番，我也一併婉謝了。我的旅程中還有一次經過茂縣的可能，所以並不在茂縣作任何考察。天晚了，劉氏的沿途介紹信也送過來了，我派老張去買一斤牛脯，三斤鍋塊（即大餅），預備明天在大早趕回威州。

第四章
折返威州，西上到理番

六月雪

六月三日的早上，天還沒有大亮，我們就在微雨中唱着折回威州的進行曲；走出茂縣城門，黑夜的序幕完全揭除了。幾個二四〇〇公尺以上的高峯，換上了素淨的裝束，亭亭玉立在我們的面前。『這是一件奇事，六月裏真會下雪嗎？』我驚奇的發問。

『還在下呢！』老張指着被輕霧籠罩的高峯，『六月間下雪，是山中的常事，現在的高山上還積着幾尺深的厚雪，許多幽澗中還結着很厚的冰哩！』老張繼續向我解說。

我這種發問顯見幼稚了，這一帶高山上有着很顯明的高度線，山頂上積雪很厚，並且還在霧裏繼續的下，但是愈低愈薄，在二一五〇公尺以下的山坡上，已暴露出岩石的骨幹。當然是氣溫的不同，雪化爲雨了，然而同樣在泯江南岸的高山上，不知何故還沒有戴上這頂素冠？俗語說：『夏雨隔田頭』。難道夏雪也會隔山頭嗎？

雪山的畫景，在我們飛步中向後消逝。路上的砦，鎮，關，坪，多是十數家或數十家聚成的村落，居民多爲漢人，他們大部份是一七四七年至一七七六年間乾隆平金川時的漢兵遺族。現在他們的力量很脆弱，智識也落後，僅靠着在沿路經營小商業或墾種附近的山地解決生活。而羌民的家鄉，則大多在夾道的山上。

抽煙比吃飯要緊

此間村落的構成份子，多相類似：茶館佔十分之二，飯店兼旅店佔十分之三，煙館佔十分之三，雜貨店佔十分之二，這些店舖，是應着旅客們的需要而開的，因爲山間的漢人大多有煙癮，在上面的小統計中已可看出他們的吃飯和抽煙有同等的重要，也許抽煙比吃飯更爲重要。我看見許多背夫和旅客，他們一兩天不吃飯絕對不生問題，但有一頓二頓不抽煙，就軟得走不動路了。

此地的煙館，門前多掛出一盞紙糊的紅燈，所以政府征收煙捐，就稱爲『紅燈捐』。在燈上寫明

價目，大盃一吊二，小盃八百。在門口掛一幅簾子。寫上『漂煙社』字樣，那麻布簾經過手跡煙膏的染製，已成爲汚黑色了。煙館的取名，很爲雅緻，如「臥藥軒」「隱廬」等。此地的煙土，大概可以分兩種：一是「山間泥」，是當地的土產，味較烈；一是川西爛土，味較純。

在茂縣境內的生活程度，比汶川較高，銀元僅值二千八百文，茶每碗漲到三百文，鍋塊（大餅）每斤二千文，這是因爲茶葉和麵粉的運費很貴的原故。

沿路向我們點首的野草，爲艾科的野蒿，開細紅花的野薔薇，也蔓延在路邊。

山石大多是黑的，光滑而發油光，土人拾作打火石，石中嵌着白石英脈的條紋，純黑和潔白相映，鮮豔奪目，如一張美麗的虎皮。

狗和綿羊開玩笑

走了五十里以後，須要休息一下，我們就在鳳毛坪的一家玉蜀黍桿搭成的臨時商店中打尖，因爲

他們的房屋已在去年大水時被急流帶走了。這家店主是個老頭兒，幸虧逃得快，僅以身免。店中燒茶用一種「吊堡」，在大樑上掛一根篾索，火就地煨着，壺在索上，一刻就沸了。我們拿出乾糧，同老張分食一飽。老張是有煙癮的，瞞着我在裏面的煙舖上偷下去受用了。

店中的老頭兒見了我腰間所掛的一柄閃亮的獵刀，他要求取下來觀看，他又不知怎樣的打開，費了許多勁都不中用，我按着彈簧，霍然一聲彈將出來，把老頭兒嚇了一跳，他玩着刀，在臉上試鋒利，他說能剃鬚髮，結果鬚倒沒有剃下，面皮却幾乎被刮破，我趕忙阻止了他，他又不禁失笑了。

老張過癮後，走路的精神又抖擻了，一羣羊子在山坡上放牧，一位背槍的牧人隨在羊羣後面，向我們迎面趕來，我們後面忽然來了一羣馱羊毛的驢馬，後面隨着一條西番的大狗，狗有見綿羊，便離開主人奔進羊羣中去玩，羊誤解牠的來意，見了牠奔來，四散的向山頂上奔逃。

牧羊人發急怒吼，大毛狗繼續向山頂上追去，羊子拚命的奔跑，牧羊人無法管他的羊羣，急怒之下，拿下背上的快槍，向大毛狗瞄準了，狗的主人迅速的趕到，狗主人和羊主人爭吵了一陣，狗見主人已到，就跑了回去，羊子還是歸隊。

今天費了十小時趕回了九十里路，山路比平路要曲折得多，至少能抵平路一百二十里以上，腳經過了長時期的訓練，再不會起泡了，但是仍然發痠，須要用冷水浸洗。晚上在威州市中的一家店中過宿，很久沒有合眼，我向來不會失眠過，今天也許走得太累了吧！街上一羣汪汪的犬吠聲，從破的窗櫺中傳入，更擾亂了我的睡夢。

「什谷淖河」

一條大索橋把我們渡到泯江的西岸；不到半里，第二條索橋又把我們渡到什谷淖河的南岸。我們在此地走了個半圓形，我們將要與數日來的泯江分別了。

此地是什谷淖河流入泯江的合流處，也是松潘南北大路和威懋東西的大路之交叉點。回望威州的形勢，不失為屯區最重要的水陸交通中心點。可惜威州的平壩太少了，否則茂州的屯區督辦署，有遷入威州的必要。

今天沿着什谷淖河西行，高山夾峙，流水飛奔，景象和泯江江邊的感覺相同，河身的寬度在一〇公尺左右，河牀中同樣有很多的亂石，阻止任何船筏在牠河上航行。水流的速率，每點鐘八公尺。水是永久清澈的，冷得冰手。

「什谷淖河」是地圖上所見的名字，因為在河的上游有一個重鎮什谷腦。「沱水」是縣志上的名字，因為禹實有「導江東別爲沱」。這條河的土名是什麼，我問過許多土人，他們都沒有告訴我。這是一條三六六里長的大江，決不會沒有土名的。河的源流在西北最高的直固山下，相傳導江的大禹也會治過這條河的。

目眩腿軟的偏橋

在江邊走路，已經很險，而有幾處「偏橋」，更令人目眩腿軟。絕壁之下，但見一片奔騰的江流，絕壁萬仞高，江流百尺深。修路的工人，沒有轟炸絕壁的能力，祇能用一排木段在削壁上橫搭出

來，上面鋪着亂石和沙泥。雖具橋梁的形式，而重心偏在一面絕壁中，所以稱爲「偏橋」。

因爲路的險阻，所以行人騎牲口的很少，大多數的行人，都將自己的行李做了一個小包袱掛在背上，走的時候就可以拔步飛跑。我們在山的拐出處，遇到一個坐在人背上的人，那背夫像背貨物一樣，把他裝在木架上；他是袖手伏在背夫的頭頂上兩邊張望，嘴裏還啣着「捲烟兒」。這大約是山間高一等的人了，在川西峨嵋山一帶山路上，也有同樣的奇蹟。

我們一路向西挺進，那「羊角墩」「狄夷山」「下莊」一帶以下的農田，多展開在兩岸的山上；青綠色的麥田替嶙峋的童山遮蔽了不少醜陋。這裏的農產，顯然比涇江流域優越，玉蜀黍花椒多有很好的成績，河的北岸很多茂密的樹林，那邊全是羌民的領域。平頂的土樓房，森嚴的碉樓，在空際的樹葉中向行人探視，那裏也有索橋貫通兩岸。

紀元前的古城廣柔縣

「下莊」以下的山石上，附生很多白色的硝質，土名「岩礬」。取下用手一磨，有白糖般的精細。這是山間的主要染料，一切黑土布，全是用這岩礬染成的。

越過了「古城里」十二里，在水繞山環中發現了一座紀元前的古城——「廣柔縣」，此城在漢武帝擴充武功平討西南夷時，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隋時改名「通化」，現稱「通化里」。有百數十家漢人聚居在此地，人烟很稠密，農田也很多，是理番左翼的重鎮。

在我們經過以後，有一次大響雷，路人傳說此地有一條大蛇遭雷擊死在對岸的山上，頭在山的那邊，尾在山的這邊，遍體有五色斑斕的條紋，或人紛紛傳說這是山中的妖魅，所以被雷神轟斃了。

我們很感謝此地一帶的店子多為我們預備着吹冷的稀飯；熱得滿頭大汗的行人，喝着冰冷的薄粥，再也不想都市中的冷食了。

在山岡上望見曲折的河流，一盤一曲，很為清晰，好像一條海鰻在碧綠的海面上游動，而四週的山峯，則是大海中的浪濤。

熊耳山，在夕陽中被陽光反射出一幅瑰麗的晚景，兩個尖峯在高空的球雲中好像一對熊耳。山谷

渾河襯託出金黃色的波流，我們沿蒼河岸，走進了一處新地——理番。

索囊仁清已將我的行軍床展開在福音堂的樓上了。福音堂是一所新屋，在此地找不到第二處比較空氣再好的地方。堂裏的鄧先生，也是有旅行興趣的青年，所以我在此地一連又住了四天。

理番的概況

理番是座二百多戶居民的城市。山上的羌戎，早晚間多到城中來尋熱鬧。其實城中不過是過路的城市，祇有幾家雜貨店，和晚上有幾個客人寄宿在此地，全縣的商業多在什谷腦。縣衙門在街右的坡上，清閒得門可羅雀。

現在把理番縣的概況，略述如下：

（沿革）紀元以前的理番，祇有氏羌的歷史：唐虞屬氏羌，周為蜀羌，秦為冉駝夷之領域。至紀元前一三〇年，漢武帝平西南夷，始在通化設置廣柔縣。以後仍不時為「吐蕃」「戎羌」所佔領：隋

涉於羌，唐陷於吐蕃，明又遭羌亂。其間或屬汶山郡，或隸於維州威州，或名爲保縣。至清雍正時，川陝總督岳鍾琪大加經略，乾隆時乃稱爲理番廳。

（地理）地域包括有「四土」「五屯」「六里」「九枯」「十砦」，及新舊「三番」之地，其詳細名稱如下：

四土——在西徽關外。卽梭磨土司，卓克基土司，黨瑞土司，松岡土司。

五屯——在縣之附郭。卽九子屯，上孟屯，下孟屯，乾堡屯，什谷屯。

六里——在縣之東北大路上。卽乾溪，通化，古城，下莊，鐵邑，桑坪。

九枯——在「六里」之江北岸。分前三枯，中三枯，後三枯。

十砦——在縣西北堡溪溝內，俗稱「堡溪十砦」。

新舊三番——在縣西北境，與下屯毗連。

四土因爲僻處邊遠，政府威令不及，所以相沿僅以古耳溝以東劃爲「閩內」，四土一帶稱爲「閩外」。閩內共二八〇五〇方里。範圍以東七五里至威州，與汶川交界；西一九〇里與梭磨土司屬之

古耳溝交界；南二四〇里同懋功之沃日土司交界；北二二〇里與茂縣及梭磨土司交界。如將闌外四上的面積一併計入，則可超出六萬方里，其西將伸張四百數十里，直至大金川之邊岸，和懋功之韓斯甲土司交界；向北亦可拓展四百餘里，和草地之阿壩土司相接壤。地勢受郭洛山之餘勢，成西北高而東南低之傾斜度。山占全部面積百分之九十五。理番城內之高度爲一八九〇公尺，岷山脈連綿全境；西南一部爲邛崃山脈，蜿蜒南北，最高著名的是虹橋山，高度有五六〇〇公尺。但是不著名的高峯在雪線以上的也很多。河流主要者爲什谷淖河，長三六六里，發源於直個山之南麓，東西橫流至威州注入岷江。境內支流有通自上下孟屯下流的孟董溝和梭羅溝，及什谷腦前的丹札木溝。西南部份以小金川爲主要河流。西北的梭磨河也經過一部分，此二河均西流入大渡河。

（氣候）溫度西北較寒，在南較暖。近城一帶，在夏季最高爲九十二度，最低五十一度。平均爲七十一度。冬季嚴冷在二十二度。西北部的冬天是雪季，雨季在春秋二季，夏季雨是甚少，時苦乾旱。風向：春夏東南，秋冬西北；上午平靜，下午刮風，其時間爲十二時至七時。

（民族）理番是漢羌戎三族的聚居地，至其領域：羌占有堡溪溝以東之地，九枯十砦及九子屯。

戎民（俗稱夷民或番民）領有九子屯以西之地，新舊三番，五屯之四，以及遠在關外的四土。漢民僅在「六里」以及什谷腦以東的大路線上。其中羌民戎民均屬當地土著。漢民自漢武帝平西南夷後始有移入，至乾隆征金川，隨來的軍隊多樂業在此，漢民乃漸多。其中一小部份爲旗民，爲以前「綠營」的旗兵，現在已混入漢民之中，分辦不出了。

（人口）以關內而論，計有七四〇〇餘戶，二二七〇〇人。其間羌民占十分之四強，戎民占十分之五弱，漢民占十分之一強。關外「四土」一帶俱屬戎民，總數在四萬左右，全縣的人口約超過七萬以上。各民族的生活：羌民全操農業；戎民在關內的業農，關外的半耕半牧。漢民以營商業的佔多數，小部分爲工人。習性忠厚儉樸，語言在大路一帶流行官語（即漢語），山間則羌民有羌語，戎民有戎語；而羌民的話也是隨地而有異同。文字則官商通用漢文，羌民本無文字，戎民則用喇嘛經書上的藏文。

（教育）漢民和羌民多知道讀中文的重要，而戎民則迷信着佛教的經典，他們的舊腦筋始終不肯接受中文。他們兒子到了入學的年齡，多送往喇嘛寺裏，教他們讀經文。他們覺得讀書始終沒有多大

的意義，所以受過教育的不過百分之二。全縣共計有一所高級小學，一所女校，十九所初級小學，和一所強迫戎民去讀書的邊民學校。禰音堂也在什谷腦辦了一所小學，喇嘛寺中辦了三處教藏文經典的學校，學生總數僅一一八五人強。在這十萬方里的面積中，祇有這少數的學校設立，其文化的低落和不普及，不言可知！

社會教育：城內有書籍不充實的圖書館一處。又城內，威州，什谷各設有閱報室一處，共三處。

（交通）理番交通之主要路線如下（一）威懋大路：自威州橫貫縣之全境，由東而西，至於懋功。全長六一六里，中間須越五六〇〇公尺高的虹橋山，極為險峻。沿途皆背山臨江，道路寬度不一律，窄處僅二三尺。（二）至四七路線：此線全長六百里，初沿威懋大路，至虹橋山下之「兩河口」，始分路而往者，途中人烟極少。（三）經馬塘入「艸地」之線：此線初沿威懋大路，至蘆桿橋，始分路北行，一三五里至馬塘，往上過「三壤口」即入「草地」：西南亦可通「四七」的卓克基土司，約一二〇里。

各線的交通，祇可步行或騎牲口。運輸亦多用牛及騾馬，人力背負的漸已絕跡，一日祇行數十里，殊為遲鈍。郵政在什谷 臘理 番 歐州，各設有代辦所一處，信件僅能投寄在大路一帶，以什谷 臘為終點，小匯款及包裹亦可通。電報有屯區督辦署所設之軍用電話，亦僅通至什谷 臘；如有對外收發之電報，可從電話上轉發，實為新奇。

(物產) (一) 動物：家畜有馬，牛，羊，雞，犬，豕等。(牛有黃牛，牦牛，及黃牛牦牛的混血種牦牛)。價格：馬值四十元上下，牛值二十元，羊值二三元，雞三四角，豕肉每元五斤。野牲類產額亦多，其出產的數量，恆以外面的銷路為標準，故無一定。中以金線猴為特產，皮亦名貴。

(二) 植物：農產品僅足供境內人民之銷耗。農田均在山岡，為九石一土，側耕淺種的梯田。水利不興，時有旱象。至於藥用植物，在當地荒山上產額極多，為川西有數之產藥區。種類不下二十餘種，計有，黃耆，大黃，貝母，當歸，馬細辛，石菖蒲，羌活，獨活，前胡，柴胡，五加皮，升麻，豬苓，木香，赤芍，甘松，木通，土枸杞，麻黃，續斷，百合，秦艽，甜杏仁，黃精，紫苑，泡參，丹皮，白扁豆，木瓜，棉芪。主要藥材的產地，為孟董溝，危關，梭羅溝，瓦鉢梁子，九甲棚，黃土

梁，猛古，虹橋，大溝，砂灘，十八卦，黃梁子，大牛廠，矮卡子，大羅溝，大馬陝，奶子牛廠，王家砦，馬塘，馬河壩，壤口等，以閬外爲多。

(三)礦物：金銀銅鐵等礦物極多，蘊藏之數，難以估計。其間以鄰近茂縣色耳古金礦，尤爲著名，傳有大塊的金重數斤的。但是戎人迷信礦物是地寶，採礦是破壞他們的風水，所以曾經爲了開礦，發生過戰爭。

各種礦物的產地如下：

金礦——在梭磨河流域的有刷金寺，砍竹溝，王家寨，燒坡，籬兜砦，白窩。在什谷淖流域的有夾石口，關口，百丈房，磨子溝，紅水溝，卡木砦，喇嘛寺後，威洲。在黑水流域的有色耳古，圍。敵。在卓克基土司境內的有古耳溝。

銀礦——在什谷腦羣蓬溝內，曾有人試採，每礦百斤可煨銀三斤，威州溝亦內有出產。

銅礦——在威州溝內樹木普密之處。

鐵礦——在進頭寨及東門外溝，均有出產。

(工商業)工業幼稚，殊不足言，僅有少數羌民瓦匠，能以亂石隨手砌成方正的牆垣；此地的土屋，大都出於此輩瓦匠之手，堅固耐用，甚於磚牆。

商業在過去馬塘口岸未被蹂躪之前，「草地」的物產和蘆縣的茶市多在什谷腦轉口，每年交易在數百萬以上。年來極見蕭條，藥材的銷路又不暢，每年進口的茶市，約值二十萬元。出口的药材，約值三十萬元左右。

(政治)理番境內的政治情形，頗多特異之點。名義上果然以縣政府爲行政最高機關，實際上擁有最多數領域與民衆的「閩外」，仍保持其封建的部落制；一切行政，仍由其酋長式的土司獨裁，縣政府無從過問。又因戎人崇信喇嘛，有時出家人——活佛或衆望所歸之喇嘛，反能干涉政治。閩內各地雖已改土歸流，表面上已劃分行政區域，設有區團長等，但是戎羌的封建思想尙未破除，所以區團長都仍爲世襲制，其屯上的「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名稱，雖廢而尙存；所有一切行政，還不脫獨裁的情形。所以理番的政治，等於上古中古和現代的政治實驗區，我很希望他們有好成績辦出來，作一個比較。

（宗教）此地漢人的宗教思想極薄弱，城中僅有兩處佛寺和道院。

羌民的唯一宗教是「巫教」，或稱「白教」，信仰唯一的天神「祈祖」，每年麥熟的時候，他們請「端公」向天神還願。

戎民信仰的宗教是喇嘛教，到處設有寺院，五屯一帶，以什谷腦喇嘛寺為最著名。其中又分出「紅教」和「黃教」，在孟董溝及色耳古一帶的戎民，均信紅教，奉蓮花佛為祖師。其他各處均信黃教，奉宗喀巴為祖師。

耶穌教在理番很注意擴大他們的信仰區域，成都的「華西佈道會」在理番，什谷腦，東門外溝三處，設有三所教堂，他們以羌為傳教的對象。

羌女怕羞，不肯照相

在理番城裏住了幾天，照相的工作很忙，因為城裏沒有照相館，所以一般當地的人士多來要求我

照相，每天總有數十起，我幾乎應接不暇。但我決不能推辭，直到我把百餘張底片照完爲止。如果我是照相從業員，那我這一次的收入一定很豐富的了。但是同樣的理由有絕對相反的事實，城裏雖有很多穿着新裝的羌女，在街上閒逛，我很希望把他們的情影攝入我的影盒。但是會說羌語的鄧先生要求她們幾次，她們沒有把話聽完，就很快的把身子轉了過去，也有見到你手中的照相機時，已經飛步跑開了，寧可放棄她們入城的工作。我實在不懂她們的理由，有的說是迷信，以爲照了相就要倒運，有的說她們是怕羞，恐怕照出來不好看。但終於被我設法偷偷的攝了一影，說起來真是好笑呢！

李德裕的碉樓

從理番城池的北岸山間流出一條「孟董溝」的水，併入什谷淖河。熊耳山傲視羣峯，峙立在兩河的交叉點。「熊耳秋風」爲理番八景之一。康熙十七年以前，理番縣城是在熊耳山下河北岸的。孟董溝的水在那年突然暴發，城垣房屋全被沖毀。乾隆二年，再在河南岸新建了一座四百丈周圍的城

牆，就是現在的城池。我們在晚上瞭望，還可以見到孟董溝邊沙灘上的一片亂石和瓦礫。

籌邊樓是城中一所獨立的小樓，我曾登臨了一看。在樓上可以瞰視東西官道的形勢，和孟董溝的山峽。這樓是唐朝李德裕所建的礪樓。當時邊防上的礪樓，也曾閱歷了無數滄桑的邊事，也許已建立了不少功勳，我們實在不能忽視這座歷史上的遺跡——小樓。

男女亂婚的習俗

第二天早上在城東閒步，無意之間看到路旁一塊碑石，在碑上發現了六十年前理番縣的婚姻風俗。那時的理番的居民，正和現在的康藏一部份民族一樣，他們和她們間的婚嫁，不問血統，不論長幼。男的可以娶寡嫂，孀孀，以及姑，姨，姊，妹，甥女，姪女等為妻；女的可以嫁叔，伯，舅父，甥，姪，以及夫系之兄弟等為夫。乾脆的說，除掉生身的父母，和所生的子女而外，祇要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結成夫婦。大概理番曾被蕃占領多年，所以染到了唐古民族的亂婚風俗。碑上是刻着一

張佈告，內中有幾個字已經爲風雨所剝蝕，但是大部份還能辨別，茲爲照錄如下：

『爲嚴禁轉房以正人倫事：查律載凡同姓不宗爲婚者，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外姻有服爲婚者以姦論。若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男女各杖一百，離異。若娶己之總麻親之妻，及舅甥妻，各杖六十，徒一年，並離異。若娶小功以上之妻，各以姦論罪，自徒三年至絞斬。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斬立決。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立決，等語。其餘親屬不應爲婚者殊多，即同姓不宗及外姻親屬尙不得爲婚，况同宗均有名分，豈容瀆亂無紀，致蹈重罪。乃近聞府屬舊有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之事，名爲轉房。緣亡者之兄弟，恐聘娶新婦，不習家務，是以收寡嫂弟婦爲妻，（此處有四字不明）殊不知大乖倫理，重犯典刑，亟宜曉諭嚴禁。除已往不究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府屬漢番軍民人等知悉：嗣後爾等遇有兄弟亡故，其寡嫂弟婦不肯再醮者，自應聽從守節，以成其美。如不願守節者，可改嫁他姓，毋得貪圖己便，以兄弟之妻爲妻，致壞名教。而懼重辟。其餘凡例禁爲婚者，均一概不准擅自嫁娶，以肅倫紀。本府訓民以忠孝節義爲先，甚不忍愚民滅理亂倫，自蹈刑辟，並犯天理，特此諄諄告誡，爾百姓務以轉房等事爲戒爲恥，共勉爲敦倫飾紀之

人，本府實有厚望焉。再自此示諭之後，倘有無恥之徒，仍敢違禁轉房，及娶同姓同宗有服（此處漫二字）親之妻女，並一切違律爲婚者，一經發覺，定即照律治罪，決不寬貸。本府言出法隨，切勿以身嘗試，後悔無及，懷之慎之，切切毋違，特示！

光緒六年欽加道銜，特用直隸州正堂，署理番府，加三級，紀錄十次鄧。」

此佈告的辭句非常嚴厲，寡嫂弟婦的「轉房」，尤須裁決，比收父祖之妾的罪更重。

自佈告刻石後已有六十年了，爲了這張佈告引起了興趣，曾向漢民方面調查，「轉房」的事已經絕跡了。但是關外的戎人，在深山裏的一部份，他們並不以「轉房」爲違反倫常。也有一部份貴族，因爲他們的階級觀念之深刻，除掉「轉房」以外，找不到其他的結合，所以還是各行其素呢。

此間的婚姻禮儀，大部份和四川的情形相差不遠，不過新娘和新郎，大多騎馬乘轎。現在的羌戎結婚風俗，也多仿漢人。

山裏人多患目疾

我在理番會被邀出席過兩次演講：一次在縣立第一小學，一次在福音堂。當時我講了些山外的文化智識，一新他們的耳目，還勸他們放大住屋中的窗洞，並要裝個烟突。因為我入山以來，發現山裏居民患目疾的很多，普通人的眼中多有幾絲紅筋，一到老年便流淚而至於雙目失明。我雖不是研究醫學的，但也會調查過這種病因，知道他們住屋和廚房相連，廚房中無灶，也無烟突，燒東西就在地上的煨烤。室中的窗戶太少，烟在室中氤氳不散，人在室裏，自然要被薰出不少眼淚，而致目疾。所以我向他們貢獻意見，請他們放大窗子和開烟突。

福音堂的毛牧師，是位六十歲的老丈，曾經請我到他園地中去看他獻幾路大刀。他是個熱心提倡國術的人，在此地收了幾個小學生。他進山多年了，盡了成人做婆娘。他和鄧先生在河邊辦了一個牧場，試驗培植花椒，已有相當的成績，證明種番宜於栽植花椒的山地。

名副其實的公僕

理番縣長彭佛同氏到馬塘去辦夷案了。我僅和胡祕書會過了好幾次，他是位貴州老先生，和氣非常，他在縣政府大堂中開了盛大的宴會歡迎我。城中人口少，隔數十天才宰一頭豬，所以筵席中並無新鮮豬肉。在吃豬出名的漢人縣城中沒有鮮豬肉吃，真是一件奇聞。所以主人照例的先向客人聲明沒有新鮮豬肉的原因，並表示歉意。在這一次宴會中，我又認識了當地的許多紳士和科長。

縣政府的組織，因為經費的關係，各局都縮成爲科，但是各科也祇有一個科長，科長一身兼了科員，書記，勤務等職務，科長大都是當地的紳士。科長的薪俸，據別人告訴我，每年祇有幾百吊大錢，合着當地的市價，不過幾十元，想不到一身兼了數項要職的科長，每月薪俸還遠不及都市中一個僕役的收入。但百姓還尊他爲局長。有人說官吏是百姓的公僕，照這裏的待遇看起來，似乎能名副其實呢。

學校中的教員，他們的待遇也和科長同樣的清淡。高級小學的教員，每月生活費祇有一百數十吊。所以外籍教員一個都沒有。女校總要請一個女子當校長，在當地找不出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女子，所以特地到成都去請了一位管女士來但任，因爲她是特別聘來的，所以，每月能拿到縣政府三十

元的報酬。

野蜂的窠房做在地中

在理番縣最後的一天，索囊仁清先回到八石腦他的家中去佈置我的住處。我在他走了以後，和鄧先生到九子屯去考察。

城後一條木橋將我們引到什谷腦河的北岸。沿着山徑爬上東北的山坡，路越走越往上升，回首看那理番城內的房屋，異常清晰。曲折的河流，在石山中盤旋；洪大的濤聲，再也聽不到了。山上很光禿，祇有赭色的石壁，不見一棵能遮蔭的樹木。烈日高懸在空中，背上蒸出很多的汗漿。路上無意中發現了數百個小洞，洞口和豆子一般大，我以為是螞蟻的巢穴，但是連接著發現了好幾處，有許多嗡嗡的飛蟲在洞口飛翔。仔細辨認，方才知道飛蟲就是黃蜂。一瞬間許多黃蜂落在地上，向洞口鑽了進去，同時地上又飛出另外的一羣。這類小動物因為找不到樹木和牆壁，所以在地下營造他們的住宅。

在動物學上，這樣的發現，也是一件奇蹟。

羌民戎官的九子屯

山勢轉了幾轉，前面的山坡上一排泥屋從山脚下直連到山頂，旁邊是一層一層的梯形農田。鄧先生指着告訴我九砦的名稱：是九子砦，大流星砦，小流星砦，上水塘砦，下水塘砦，耳瓦砦，龍窩砦，羅雀砦，八角砦。我們向着中間的立力寨走去，此間的高度又超出了理番四四〇公尺。在一條狹窄中，找到了一家土棧房，鄧先生在門上捶了二下，屋頂上轉出一個人影子來，看見鄧先生是熟人。就開門招呼了進去。小天井中的一隻黑狗，向先生狂吠了幾聲。我們登上了樓梯，客室中主人爲我們泡了二碗清茶。主人名馬忠義，也是清朝世襲的一位「縣爺」，他染着烟癮，所以講話打不起精神；但他非常誠意，一定要留我們吃飯。

飯後我們又爬上三九〇公尺的耳瓦砦，途中遇到幾個羌女，見了我們就避到麥田中去。我們走進

一所很大的漢式衙門，此地是九子屯守備楊繼盛的公署。穿過了一間掛着虎頭牌設有太師椅而且還放箭的法堂，在內室的書房中受到了招待。衙門裏的一切陳設，完全和漢人一樣，書房中掛着許多名人的字畫，門上黏着四川流行的「嫁毛虫」紙條，寫着「佛生四月八，毛虫今日嫁，嫁在深山裏，永世不回家。」

楊守備完全漢化了，因為他漢化的深，所以他染着和漢人同樣的煙癖。我們到時，他還沒有起身。得到了當差的通知，他才連忙爬起來接待我們。他留我們吃飯，但我們已經吃過了，他就吩咐做了兩碗「冲蛋」，這是本地的風俗，我們也不客氣的吃了。

我在他的談話中，知道揚繼盛的祖父是個很能幹的守備，曾幫助政府立下許多功勞，並且這位去世的老先生，還教着子孫讀中文，所以他們都是知書識字的。他的衙門裏每年拜訪的遊客很多，尤其是成都的一班外國人。楊守備也曾出過山，在成都玩了幾次，他給我看看他在成都照的紀念相片。

九子屯是個羌民的部落，楊守備是戎人，所以家裏的人都是戎民的裝束。女的多兜着戎人的頭帕，袴外束着長裙。但是屯上的百姓全部都穿着麻衫，罩着山羊皮背心，男女均用頭巾纏頭，在服式上

顯示出九子屯是個羌民戎官的部落。因為羌民戎民都是階級森嚴的民族，所以貴族永遠是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他們講究的是貴族的「根子」，在七十年前，九子屯的守備都是羌民，傳到最後一個守備，死後並沒有兒子承繼，於是貴族的「根子」斷了，不得不在戎人的屯上接一位貴族來接替，楊繼盛的祖父是羌民第一任的戎官。

用咒語治病的端公

「端公」，當地名Sondok，今天很巧的遇到一位。他正在鄰居的一家作法醫病。我想要瞻仰他的孝采和法術，所以連忙跑到這家鄰居的門外，結果因為病家不歡迎生客進門，我們就退了出來。我的腿上幾乎受到狗咬。後來楊守備不使我失望起見。他派人請這位端公來，端公載着金線猴皮的帽子，攜半邊的羊皮鼓，像神道般的坐在大堂中，我給他照了一個相。據說這位巫師的醫病方法，用咒語來驅除病魔，有意想不到的效力，羌民都很信仰他。

九子屯的美女

『啊兒王子是九子屯出名的一位羌女，她是楊守備的甥女，可以替她照個相』，鄧先生很誠懇的替我介紹，同時也對楊守備說了，楊守備已進去徵求她的同意，預備換了簇新華貴的衣服給我照相。她會給被成都來的洋人照了好幾次，所以對照相並不含羞。但她衣服換上以後，忽然被一個婦人說了一句話，就變了卦，重換衣服，到田中去了。我們等久了，才知道她在田中刈草，我們準備上山去找。爬到山巔，聽到田中的羌女的歌聲，發現麥田中有四個男女枕着鋤頭在瞌睡。他們說：啊兒王子已回家去了，我們隨即下山，夕陽已在西山，催着我們回去，留着這張尙未留影的底片，與楊守備告別，匆匆趕回理番，出席當地紳士的一個夜宴。

第五章

八石腦所見的戎民景象

赴八石腦

六月八日的早上，我們收拾好了行李，由老張背着，邁步向西前進。五里至「碉樓」，十五里至堡溪溝，都是羌民的地方。

堡溪溝在兩座山峽的懷抱中，一條清溪從橋底下流出，青翠的樹木，蔭蔽了臨水的幾座磨坊，軋的機聲引起了行人的詩意。

又十五里到紅水溝，赭紅色的溪水橫斷了大路，美麗的小核桃樹長在河邊，更襯出紅溪綠樹的鮮豔。我用手舀水來研究。才知水並不是紅色，而是溪底滿佈着紅色石子的反映。

距離理番四十里路的一個村子，名叫「堂上」，我們就在村子後面與大路分別。費了很多的喘息，跨上二百公尺高的「小梁子」，一條山溝顯出在我們的眼底，這個梁子是山溝天然的屏障。八石腦就在山溝的坡上，左手是齊龍山，右手是白虎山，遙遙相對，形勢雄壯。一會兒我們就踏進了一座

三層樓的土屋中，索囊仁清帶笑站在門口歡迎，他打掃了三層樓的經堂做我的住室。

戎人的房屋

八石腦從山上至山溝共有二十至三十家住戶，全體居民，俱爲戎民。他們的住宅，一律是立體形，屋由亂石砌成，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處。房屋普通是二層或三層，四層和一層的很少。窗戶小得頭都探不出。索囊仁清的房子是去年落成的新屋，窗戶比別的戎民大得多，革除了戎人的通病。但是窗子沒有玻璃作裝飾，所以祇得用白紙糊在窗櫺上。他的房子總算軒敞，所以一連住了幾天，還不得悶氣。戎人的房屋，每層都有一定的用處：底下的一層是牲口的圈欄，在晚上，牛馬豬羊全部趕入此中；中層是廚房和臥室。

由樓梯上去的第一間最大的廚房，光線非常黑暗；中央是一架鐵的三腳架，就是燒菜熬茶的爐灶，柴米卽在就地燃燒，濃烟和火光迷漫了全室。臥房就在廚房的後面，這一層的光線非常黑暗，不

是久慣的人，須要用燈火照着，才找得到出路。三層是一個經堂，裏面供着佛像，四壁用彩色塗成的壁畫。富有之家，則溜金佛及神帳等懸掛得極多。他們的住宅佈置，帶着很濃厚的宗教意味，最下層是畜生道，中間是人，上面是神。房屋的屋頂是用泥土築成的，也就是他們作為收穫之用的農

西戎的名稱

「戎」藏語稱做「嘉戎」(Gyarong)，他們自稱也是「嘉戎」，意思是「鄰近漢人的民族」。當地的漢人，統稱他們為「蠻子」「夷人」或「番子」。縣志載明漢時屬冉駝夷，唐後沒於吐蕃。又稱「番人」，或稱西南夷。他們本身沒有自己的文字(現在用漢藏文)，所以不容易查出他們的歷史。禮記王制上說：「西方曰戎，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大戴禮辟千乘篇則說：「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在性情和表面上果然有許多近似的地方。那時所稱的西戎，是一個中原以西民族的統稱，

等於那時所稱的「南蠻」，是指長江以南江浙等地居民的稱爲「南蠻」一樣。西戎在周代曾與中原發生過很多次的激戰，終於被周朝的皇師所克服，此後西戎的名字在歷史上也少見了。「嘉戎」也許當時被征而流竄在山間的一支。這些都是歷史上和人文地理上的問題，留待將來作專門的討論。總之，他們界於漢藏兩大民族之間，而自有他古民族不與他族雷同之特點。「夷人」「蠻子」的名稱，含有若干藐視的性質，我們再不能這樣稱呼他們。爲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起見，並就其「嘉戎」之音，應保存其古稱「西戎」爲妥。

西戎的領域

西戎的領域在懋功以北，汶川理番以西，西康丹巴以東，松潘阿壩草地以南，散處在大小金川的兩岸，及什谷淖河的上游，即在邛峽山脈的兩邊。占地約五百方里。藏人均指此間民族名「嘉戎」。土司屬地，故有 Gyarong Jarldow 之稱。其部落分爲：

五屯——什谷屯，乾堡屯，上孟屯，下孟屯，九子屯（九子屯雖爲戎官，而實皆羌民）。

四土——梭磨土司，卓克基土司，黨壩土司，松岡土司。鄂克什土司（即沃日土司）。

緯斯甲土司。

別思滿屯。

八角屯。

漢牛屯。

河東屯。

河西屯。

瓦寺土司。

其間人口總數，約六萬人。

八石腦是五屯的乾堡屯所屬，在乾隆十七年以前，此地屬於什谷土司，即五屯之地，多數也是什谷土司所轄。那時的土司蒼旺懷着鬼胎，先掠奪梭磨卓克基的地，後被四川總督策楞和提督岳鍾琪進

兵殺死。那時就改土歸流，分爲五屯。

寓兵於農的屯制

當時的屯制，是有寓兵於農之意的：平靜無事的時候屯兵都是農民，一旦有事的時候，則抽調壯丁爲屯兵。他們的編制，也按着「綠營」的組織而成：

什谷屯設守備二名，千總三名，把總六名，外委十二名，屯兵七百五十名。

乾堡屯設守備二名，千總三名，把總六名，外委十二名，屯兵六百五十名。

上孟屯設守備二名，千總三名，把總六名，外委十二名，屯兵五百五十名。

下孟屯設守備二名，千總三名，把總六名，外委十二名，屯兵五百七十名。

九子屯設守備二名，千總三名，把總六名，外委十二名，屯兵五百名。

在前清時他們都有餉吃：守備每年銀二四兩，千總每年銀十五兩，把總每年銀九兩，外委每年銀

八兩，屯兵每年銀六兩。屯兵在前清時曾爲政府出力打仗：乾隆五十二年，調派赴閩剿捕台灣之匪，乾隆五十五年，隨將軍福康安從征廓爾喀，刻苦善戰，迭奏奇功。屯兵出發多自帶口糧一月。現在他們的糧餉領不到了。值得稱頌的屯制已無形取消，但是由屯制遺傳下來的封建勢力，還繼續的存在。

古禮之邦

他們男子的衣服還是古式的大領衣，非常的寬大，腰間束一根紫紅色的腰帶。他們的右手從來不伸在外衣袖中的，除非在穿衣的時候。他們右袒的習慣，是否染着唐古的風氣？右袒的理由，是否爲做事便利，或是形色美觀？都不得而知。古語說『披髮左衽·夷狄之服』，這樣衣冠不正的右袒，也許是古時西戎遺傳的服制吧？

我在此地等於在外國一樣，男子們還能講幾句官話，但是能完全達意的很少，所以我是須要索囊仁濟做我的舌人。

老張本來是索襄仁清家裏的熟人，所以也住在他家裏，索襄仁清又介紹了他的侄子沙哪做我的侍役，沙哪是個二十歲的健壯孩子，也能講官話，所以使喚上還不致受不靈的影響。老張他不懂戎話，又有嗜好，曾經要求我帶他入「艸地」，但我不需要這種人才，所以住了幾天就打發他回去了。

第二天（民國廿三年六月九日），紫上的人聞訊前來窺探的很多，他們對於生長在大海邊的人到深山裏來，表示着驚異和榮幸。很多能講官話的戎人，要求我多講一些山外的新聞。在他們謁望我的時候，多用古禮，雙膝一屈，打一個扞，匍匐在地上，一切都表示他們非常的恭敬。「禮失而求諸野」，在此地發現西戎是古禮之邦。但我又不是什麼官，我不願意接受以下見上的禮節，所以我不許他們用封建禮節來和我談話，他們私議着還是「革命黨」。

但是沒有女子來見，因為怕羞。當索襄仁清介紹他妻子和我見面時，她雖是一個中年以上的婦人，但是見了生客，還是會做出忸怩的動作來的。

花蝴蝶般的戎女

晚上索囊仁清台集了全特的丫頭（姑娘）和壯男，在我的臥室前舉行一個歌舞的歡迎會——跳戎語爲（Dalse）。我就購了一罇甜酒（戎語 Orea），預備犒賞他們。

傍晚的時候，三三兩兩的丫頭換了新衣，羞答答的走到門口，又不敢進來，經過主婦的催促，方才入門圍在灶下。

今天她們裝束得特別的美麗，用紅，紫，藍各色的綢緞做成寬衣博袖的大褂，四邊綻着相稱的花邊；腰間束上一條飄鬚的綢帶，下身又罩上一幅印花布的半邊裙。她們衣服之花紋，都是古式的大花紋。頭上戴了很多紅色的珊瑚珠串成一種花冠形的頭飾，有的用數十個白色的銀環盤在頭帕的前面。金的，銀的，珊瑚的鎖片，掛在她們胸前。耳上掛上一串一串的珊瑚耳環。她們的裝束有很多種刺目的彩色，幾乎象一羣豔麗的花蝴蝶一樣。估計她們一身裝束的價值，每人至少要值一二百金。一般比

較貧困點的丫頭，她們則用印花布代替綢緞，用紅料珠代替珊瑚，所以也有同樣的鮮豔。她們的臉部敷上了很厚的白粉，已經過分的掩蔽了她們面部上天然的蒼黑。她們的腳上穿上了如意花的鞋子，也許是模仿摩登女子吧，所以一律赤腳穿花鞋，但是長長的外褂和花裙，已足夠遮蓋她們的腳全部。

當她們到齊以後，魚貫的從獨木梯上走上經堂前的屋頂上，臃腫的身段，和拘謹的步履，像優伶似的走上舞台一樣。

索囊仁清翻譯我的意思，道謝他們和她們的盛意而外，預備給她們留一張美麗的相片。但是她們之中誰也沒有經驗照相這回事，所以都長縮不前，不敢應一聲「是」。結果索囊仁清移了一只矮凳在簷下，當每個丫頭坐上去照相時，面部都表現，不自然的神情，使我的攝影機中得不到一張活潑生動的半身像。

跳鍋裝的盛況

那個時候天也漸漸地暗了，碧上的男女老小已來了五六十人，大約是全部出動了。善於弄人的天公，忽然下了一陣雨，浙浙瀝瀝地把一羣戎人驅進一間屋子裏。這個屋子就在我的臥室的前面，屋子本來很大，但是容納這樣多的人，就覺着很小了。

雨還是不止，跳鍋裝的舞場，祇能設立在室中，一罈「咂酒」端在室的中央，插上數十根空心的細竹桿，許多看熱鬧的人擁在屋簷底下，這時室中空出了一些地位，索囊仁清替我設了一個太帥椅在最注目的地點。正梁上掛起了一盞油燈。

七個青年男子的後面隨着十個丫頭，就繞在一角，面向外排立。嘈雜之聲靜了，領首的一個男子開始歌唱，同時提起右足向左邊一蹈，六個男子隨着也開始歌唱舞蹈；男子的歌聲靜下時，後面十個丫頭的清脆歌聲又隨着起來了，同時身體也微微的鼻動。此後一唱一答，載歌載舞，手也

互相挽住，同進同退。室中充滿着嘹亮的歌聲，和翩翩的舞姿。在十分鐘以後，一閱才終。我不是一個知音者，完全聽不懂他們的歌詞，經過索囊仁清的翻譯，纔知道所唱的是一隊歡迎遠客的歌辭。

接着第二闕的歌聲又起了，以後的歌聲舞興，格外的起勁，每闕終了的時候，他們並不要休息。十個丫頭彷彿如十隻花蝴蝶一樣，慢慢地迴翔。男的唱，女的答，男子的歌聲雄壯而宏亮，女子的歌聲婉轉而清脆。他們和她們也許都感應着山間的清秀之氣，歌喉多特別的清越，調子也抑揚頓挫；尤其是丫頭所唱的高聲，尖銳得幾乎把窗櫺上的紙都要刺破。他們的舞蹈動作，是跟着歌聲的節拍，舞蹈是蹈多於舞，以足部的動作爲多，往往先雙足提盪，於轉身反舞時，手稍擺動。男子的舞姿當然是處處認真，騰跳有力；女子的舞姿因爲長裙曳地，所以步履不易審別，祇見其腰肢在微微的擺動。跳舞裝的人逐漸的增多，參加的男女共有三十餘人，室中已環立滿了。我雖不懂得歌舞，但是見到這番熱鬧的情況，也感覺到異樣的興奮。

在一小時以後，我請他們暫爲休息，吃一些酒，他們接到這一種特殊的命令時，放棄了原有的秩

序，圍着罈子用竹竿插在嘴裏狂啞，津津有味的神情，勝過於都市裏用麥管吃汽水。

耍獅子戲

有兩個戎人端了一個木盤，盛着一條獐子腿，一壺甜酒，二方哈達，跪在我的前面。索囊仁清替我接受了這些禮物，並致致謝意。我隨手掏出二枚銀幣，和四方哈達，放在桌邊上，這是一幕耍獅子戲快要開始的序幕。

耍獅子所演的是一齣唐僧取經的故事。一個領導的戎人先立在一邊，背誦着一段爛熟的頌辭，完全用藏語說的，大意是：

『今天是好日子，天老爺所賜的好日子，地上又遇到一個好時辰，獅子請到我們的好地方來，向這一位遠來的貴客道喜！』

辭畢，鑼聲和喇叭聲齊作，兩個蒙着紅布花紙做成獅皮的人，一前一後蹲在中間的地上，一個翻

穿着羊皮袍戴了面具手執牛尾巴的，翹足兀立在獅子的面前。另外一個面上畫成猴子形，雙膝屈曲的，已經開始在獅子的前面打滾。中央放着一只方桌，獅子隨着鋼琴羊皮袍的領導者，在鑼聲中螺旋起舞。先向我作叩首狀，領導者越過方桌，獅子也跳過方桌；領導者在地上打滾，獅子也臥地翻身，猴子一騰一跳，在旁邊插科打諢，表現出牠是「西遊記」中一等角色孫行者的本領。鑼聲震破了耳鼓，塵埃迷住了燈光。

我預備將今晚的熱鬧和奇狀，記錄在影盒中。我將鎂光粉燃燒了三次，突然室明如晝，使他們眼花繚亂，丫頭驚呼着「阿濟」！「阿濟」！隨又繼以譁笑。我在最後一次放光時，鎂粉將食指中指的汗毛盡數灼去，使留下更深刻的紀念。

狂歡的一夜

時候已經到了夜半，雨還是不止，我爲了要沖晒底片觀察成績，所以暫時退入臥房。觀衆們乘時

也散了一部份。跳鍋裝的男女，遷進二層樓的廚房中去。

我在午夜後二時，沖完成底片，樓下的鍋裝繼續在那裏進行，戎人的習慣，跳鍋裝往往是全夜的。我下樓入灶房中，一排男女圍在爐邊喝酒，或趺坐，或曲跪，隨飲隨唱。見我進來，都恭敬地起立，請我坐在高檯上。他們和她們又叉起身開始歌唱，一唱一答，載歌載舞，環繞着中央的鍋爐；爐中的火燒得通紅，各人的面上都照得紅光煥發。「跳鍋裝」的意義，本來是圍繞着鍋爐跳歌的意思，所以大多數歌裝的舉行，都在廚房中的。

他們一闕已終，稍息飲酒之後，又改變了一種舞姿。爲首的男子，手中提着一串馬鈴，擲鈴作聲，一歌一擲，響亮的鈴聲，清脆的歌聲，振起了大眾的疲乏精神。他們先向灶房中環跳一轉，爲首的二人，舉起雙臂，一羣男女按着歌聲，向他們腋下鑽過；繼着又依次換了二人，男的盡了，繼之以女，歌聲益加激越。直至最後的二個丫頭舉臂，一羣跳鍋裝的都圍在壁角中，男的繞着女的，將全部丫頭，困在核心中。那邊光線暗淡，分不出他們和她們間的動作，歌聲中更雜了一陣嬉謔的浪笑，互相扭結毆打的混雜聲音。此時秩序亂了，丫頭在中間東衝西撞，經過長時間的混亂，秩序才恢復原

狀，他們和她們重又圍在爐邊休息，飲酒。這一闕大概是調情的鍋裝吧。我等於「看戲看賣芝麻糖」，簡直不能領會到劇中的含意。

這是狂歡的一夜，到會人的興致都非常之高，我本想陪他們到天亮，但是因為言語的隔闕，終於在將要天亮的時候被睡魔克服了興趣，我分別了他們到樓上去尋我的甜夢。但是陣陣歌聲，仍舊不絕的傳到我的夢中，衆人的豪興，還繼續的進行着。

白晝少見的跳鍋裝

合眼不到兩小時，東方已經露着魚白色。大家歌休舞罷，正預備散去，不幸天還下着雨，丫頭們都不能下田去作活。

本來跳鍋裝很少在白天舉行的，尤其是在農忙的時候。那天我徵求到她們的同意，再買了一罇酒，她們略一休息之後，又開始歌舞了。精神和興致還是非常之好。我的目的在多攝幾張新奇的相片，

可惜毛毛雨總是下個不停，他們在細雨中跳動，不能用快速度攝影，真使我失望。幸虧丫頭們已經熟悉了些了，沒有像昨天那樣怕羞，跳舞的動作也比較清晰得多了，在露天的屋頂上，嘍嘍的歌喉，彷彿有山鳴谷應直入靈響之感。

替總爺們照像

時候又在下午了，我請他們停止跳鍋裝，把昨天照的相片分給她們。丫頭們第一次見到她們自己的嘴臉印在紙上，都異常的興奮，她們對於照相發生興趣了。在她們回家以後，又引來了她們家裏的人，男女老幼都穿著盛服，其中還有幾個是前清的千總，把總，穿了前清的補服，戴起紅纓帽子，像做戲一樣的上樓。要求我替他們照個半身像。半身像照好以後，又要照一張「全家福」，這時的照相真是應接不暇啊！

戎人的恩物——嘔酒

他們在休息的時間要我開酒罈，把甕頭泥揭掉以後，由我第一個將竹枝插入嘗試酒味，然後他們都來嘔飲，這大概是個開罈的儀式，彷彿是一種開幕禮。

嘔酒是戎人唯一的恩物，這時候男的女的都圍繞着酒罈，立的坐的跪的跌坐的，腳了竹枝狂吸，嘔酒，戎語爲 *Otea*，是一種青稞做的，用開水煮熟以後，裝在酒罈中，加一種麴，塗上甕頭泥，隔二三天以後，就可以吃了。然而味淡而酸，和啤酒彷彿，藏得日期愈久，酒味愈醇，液體凝爲蜂蜜一樣，味甜而質黏。

戎人飲酒，並不用茶肴，也不用酒杯，罈中的糟粕也不去掉，將空心竹子插入糟粕裏，每人啣着一枝，慢慢的抽吸。不到半點鐘，酒吸盡了，將鍋子中預備的開水沖下去，酒味當然淡一點，然而還很芬芳，他們在高歌一曲之後，再來嘔酒。第二次的開水在他們歌舞的時候再沖下去。他們的興致格

外豪邁了，男子的騰躍如猿猴的矯捷，女子的歌喉似出谷的黃鶯，這是酒的効力吧。一次一次的飲盡，一鍋一鍋的開水沖下去，直至糟粕中泡不出酒味時才止。這時丫頭們的臉上都泛上一層紅光，但她們的歌聲，還和起初一樣的清越。

山神的祭典

六月十一日的早上，霧氣在山頂上盪動，一片一片的濃霧，幻成偉大的雲海，北山的高峯被一陣罡風吹開，銀白色的雪，已經遮蓋了山尖。

今天是陰歷四月三十日，八石腦在每月十五，三十是公祭山神的日期。山神是每個西戎紫落的護山之神，據說須仰仗他的神力呵護，才能五穀豐登，家宅太平，這是染齊藏族的迷信。

祭山神的地點在八石腦之上半里，四週濃陰密佈，都是合抱的樹木；這是護山的神樹，不准任何人採伐的，否則，就是破壞山上的風水。樹本得到全體戎人的保護，所以曼延為一片很大的樹林。全

碧的農田水利氣候都得到大森林的調劑，這是迷信賜予的益處。

我要參觀這一次的典禮，所以帶了沙哪上山。在神樹的底下，發現半間亂石砌成的破屋，屋內沒有門戶几桌，好像一處避風雨的「岩屋」。前面一個尖頭形的亂石堆，堆中冒着青烟，在樹林中繚繞，那是稱爲香爐，爐裏燒的是青柏枝，以代替檀香。破屋裏面坐着昨夜耍獅子的兩人，都在高聲誦經，一個前面掛一面鼓，一個手中執一付銅鈸，誦經時敲着鼓鈸。神樹底下每月兩次的熱鬧，直至午後才止。

晚上又在作樂

晚上，碧中一部分人，在他們碧廟中舉行宴會，喝酒唱歌，盡情作樂。我拿了一個大火把尋路去，出門的時候聽見一陣歌聲，在沉寂的夜籟中傳來，這是男唱女答的歌聲。路隔得很遠，沙哪告訴我是梳頭碧上跳鍋裝，望過去果然有一點熊熊的火光，似乎在燒一把野火，大概一班男女又在圍着

火跳舞吧？因那裏路太遠，又是晚上，我們不能去參加這個盛會。

我們推開八石腦廟的門，十幾個圍坐在黑暗中飲酒的男女，向我起立，請我加入他們的筵會，我沒有豪飲的資格，祇有向他們婉辭。

沙哪引我到廟裏正殿中，用火把照耀，看見四壁的神畫：紅綠的彩色，很是美麗，許多神佛多跌坐在雲端裏，釋迦牟尼如來佛在正中的壁上，兩邊是觀音菩薩蓮花佛，同時一幕一幕的拉薩和日喀則神地之畫，在黑暗中看來，更引起佛教的神祕和肅穆之意境。

西戎的各種食物

這次嘗着很多新鮮有趣的食物。索囊仁清幾乎每日都要變換一種西戎的飲食，招待客人。每種都有特別的風味，而且香甜適口。茲將各種食物略述如下：

金合銀——爲玉麥和白米煎成的乾飯。金黃的玉麥，和了銀色的白米，裝在碗裏，象徵一碗金子

銀子，味香而耐飢。

珍珠——爲純粹玉麥麵製的乾飯，滿碗的金黃，很美觀，味也很香，是戎人常食的一種。

蕎子饅饅——爲蕎麥粉做成的小餅，埋在柴火煨熟，色灰黑質軟有甜味。

玉麥饅饅——爲玉麥中麵做成的大餅，也埋在柴灰中煨熟，味香耐飢。

大餃子——爲不去麵皮的小麥麵做成的皮子，用韭菜豆腐豬肉爲餡，每個餃子比拳還大，是西戎的麵點。

蕎子稀飯——用蕎子麵煮成的稀粥，如灰色的漿糊一樣。

玉麥稀飯——用玉麥麵煮成的稀粥，芬芳可口，不下於華北之小米稀飯。

美味的豬膘和酸菜

他們吃飯也用菜肴。核桃肉等，都是可口的小菜，而最有味的要推豬鬩和酸菜了。

豬鬩是用鮮豬肉掛在風裏吹乾的一種東西，因為地勢高，空氣燥，無論冬天夏天，一塊血水淋漓的豬肉，掛在簷下，不到幾天就堅硬得像木頭一樣；在炎熱的暑天也決不會發臭的。那乾香的肉味簡直和南腿一樣。至於吹乾的豬腿，則名「香豬腿」，等於南腿，我人常拿它作為饋贈客人的禮品，

酸菜的製法：是用一種白菜或野菜和圓根葉裝在大鍋中用水煮熟，然後取出盛在大甕中放冷，再用已經燒紅的鐵火鉗，插在菜甕中，使菜滴中突然浮起許多白泡，等到第二天，這菜便發酵有酸味了。在第二次做酸菜時，手續更簡單，祇要把酸菜的滴，傾一些在煮熟的菜中，就能起發酵作用而成酸菜。雖然他們的製法近乎不衛生，但是菜味很可口。

鮮紅的帕爾

索囊仁清的家人不時到山上去採回一堆鮮紅的「帕爾」，給我消閑。「帕爾」是我語果子之意。

我飯後嘗着這種又酸又甜的野菜，頗足增進胃部的消化力。索囊仁清告訴我，這是一種野生的草莓，生在山坡上的雜草之中，戎人每於樵採放牧時隨手摘吃，似乎是天賦於戎人的一種水果。雖然這種草莓不及都市裏出賣的來得大，甜，以及水分多，但在沒有水果的山地裏，嘗嘗也很够味了。

樂器「嘖嘖」

每天我在樓上寫作時，索囊仁清的七歲幼女榮中，時常上樓倚在扶梯腳邊彈「嘖嘖」，洋洋的聲調，有點像琵琶。她是一個很天真的小孩，當我問她「你幾歲了」時，他因為不懂官話，祇有望着傻笑。我過去要拉她手時，就很快的逃下樓去。後來我知道「谷本」是戎語「來」的話，我向她連呼幾聲「谷本」，她終是不肯上樓。在我埋頭寫稿時，她又來了，又掏出那片「嘖嘖」，吹起噹噹的聲調，雖然沒有曲譜，那音律也很悅耳。

「嘖嘖」是西戎小兒女們每人必有的樂器，一根二寸長的竹片，中間鑿二道空線，很細的一根竹

舌上穿一根棉線，竹片啣在口中，左手執着竹片，右手拉着線，一拉一扯就發出噴噴的音調。視吹氣的大小，而分別為高低疾徐的聲律，「噴噴」是西戎形聲的名稱，實際上是一個竹琴口。

野薔薇中的戎女

每個山上的人心裏都充滿了快樂，的確，他們並沒有思慮，也沒有社會國家的觀念，祇知整天在田中唱歌，所以我每次憑欄眺望時，總會聽到女的男的抑揚的歌聲。我雖然不懂得歌中的涵義，但依我的理解，大約是種抒情的俚曲吧。

山上很多薔薇種的野薔薇，鮮紅的小花，團成一個大球，增加了山上不少的美麗，丫頭們不時被引到花下去徘徊。

勤勞的戎女

八石腦的底下有一條清溪，水流很急，臨溪有兩所磨坊，利用水力轉動。塹上所產的青稞，下麥，蕎子，經過了磨坊之後，都變成了細粉。

夕陽中常有三五個丫頭在溪邊背水，圓形的木桶，馱在背上，僵僵着腰，水桶就平直了。從溪邊到塹上，也有半里之遙，她們毫不覺得吃力，很自然的爬上山坡，手中還不停的打羊毛線，高興時來一曲山歌。

丫頭是很能勤苦的，她們完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中的工作清閑時，手中終是不停的打羊毛線，無論坐跪立行，無不如此，勤勞的精神，實堪令人欽佩。就是在啣酒作樂的時候，她們都還在繞毛線，真所謂娛樂不忘工作呢！牠們在地上工作時，多是跪的，有的說她們不穿褲子，所以跪着做事，恐怕蹲或坐時，容易顯露出不雅觀的所在。但大多數戎女都穿小衣（褲子）的。她們的習慣，大

半是從不穿褲子的唐古忒族傳來的。

造屋不用錢買木材

索囊仁清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三個家奴，二個婢女，當然他是個富有的戎民了。在戎地測驗人家的貧富，祇須看他牆上所堆的木柴：木柴多的當然是富有者，因為他家裏有空閑的奴婢，可以上山去樵採。至於窮人，種田都來不及，那有空閑工夫去砍柴呢？

此間的木料並不要花錢去買，索囊仁清去年蓋他的住宅，沒有用過一個錢去買木料，祇請工人上山去採伐，而他造屋的木料都非常之粗大。牆壁也是取用山上的亂石，和泥疊成，又堅固，又經濟。在他一所三層樓大廈完工時，祇用掉川洋六百元，折合當時的市價，僅值大洋五百元。

辦學校認爲革命

索囊仁清是我人中的革命人物，他在光復時剪掉了辮子回家，幾乎給封建的我民活葬在河裏。他現在在家中，又辦了一所讀中文的學校，特地在通化請了一個姓胡的先生，教授他一個十二歲應該去當喇嘛的兒子，這也被我民認爲革命的舉動。有三個明白事理的我人，也送他們的子弟到校中讀書。校中的課本是用三字經，百家姓，大學，中庸；索囊仁清想用新式的教本，但在山中買不到這種書。據胡先生告訴我：教育我孩最大的困難，是咬音不準，文理不清。

岩上的農事

碧下的坡上，有一百畝左右鑿出的山地，上面的出產，除了碧上自給而外，略有剩餘。出產有青稞，玉麥，小麥，蕎麥數種。青稞和小麥在秋季下種，明年夏季收割；玉麥是春季下種，秋季收割；蕎麥是夏季下種，秋季收割。山坡上傾斜的田，談不到水利。所以在十數天不下雨就會發生旱災的現象。好在山上樹林茂密，遇到水災的時期還少。他們的農作也知道施肥，肥料是山上野草的亂樹雜草，名爲「糞草」，剉到家裏經過牲口的踐踏咀嚼和尿糞混雜之後，再撒在田中，效力和人糞不相下，但他們却不用人糞做肥料。

不安靜的消息

我在山中，不時訪問戎人，因此學習到幾句簡單的戎語，用此和他們攀談，到也有趣。

我和索囊仁清計劃以後的路線，預備由什谷腦直進四土，經過卓克基土司而入西番地。但是現在的什谷腦卓克基之間的路上，正連日發生不安靜的消息，使我老等在八石腦不能起身。有一天在碧

的岳總爺家裏吃飯，他告訴我一節驚人的消息：說有一個駐軍的隊長，前日在大路上被樹林中的三個土匪襲擊，打死了隊長的一匹馬，同時隊長也傷了一條腿，路上的商人已絕跡多時了。索囊仁清因勸我改變路線，由北路的松潘入岷地。但我認為須待以後的情報，再行考慮。心中非常鬱悶。

一根獨木梯升降五六層樓

很多的戎人家裏用獨木梯，這是在梯子進化史上的最古遺物。有電梯的都市中人是永遠想不到中國西部還有憑一根獨木梯升降三四層樓或五六層樓的。梯子是用一根大木斫成鋸齒形；脚踏在鋸齒上，梯子雖然有些幌動，但他們都能很迅速的上下；雙手扶在梯上，和猴子爬樹相彷彿。有許多女子背了很重的東西，還能够上下自如呢。

每日早上，索囊仁清的屋頂上總是燒着柏子煙，這是西戎敬神的朝香。燒香也有一定的地位，往往在牆上一根杉木條旁邊；香爐是用一個瓦罈，敲破了底做的。他們的燒香可算爲焚香，焚過就了

事。香爐旁邊也供幾塊白石，象徵着山神所居的雪山尖，杉木條是象徵神樹。

刀劈不傷的「端公」

有一家羌民賃居在八石腦砦上，家裏姑嫂二人，時常給人家雇用種田。家主人是個端公——巫師，則在外面作法。據索囊仁清告訴我：這個端公很有法力，他能够用舌舐燒紅的鐵，旁人用刀斫在他的身上，也不能傷他分毫。我很想去見識一下，然而他却時常不在家。但有一次，我在一家病人門口，曾見到他作法占卦，他用一把麥柴在火中燻了，隨手將火熄滅，一五一十的數着麥桿，等到他數罷這把燒過麥桿的數目，凡是病人所要問的一切答案，也就出來了，手術異常迅速。這樣的占卦法，可說是羌民的端公獨有的神術。

端午節的湯浴盛會

十六日是陰歷端午節，終年不洗澡的戎人，在這天大家都要到熱水湯去洗澡，無分男女，都去參加。

我預備去參觀這一次洗澡盛會，天剛黎明時，就和沙哪及索囊仁清的長子祥生一同出發。熱水湯在什谷淖河的南岸一路全是小徑，荊棘滿途，步履甚難。一個在雪線以上的雲峯，晶瑩的日光中閃爍，許多山峯相形見細的恭列在下邊。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雪峯，頗感興趣。路又降到河邊去，雪峯與我們的視線分別了。

行數十里以後，發現河邊已有幾個人影，那裏就是熱水湯。但是隔着一個陡峭的沙坡。此地有一個冰冷的泉眼，泉水可以醫治目疾，已經洗過澡的二個戎婦，蹲在此地洗臉。

山坡下一片大沙灘，十幾棵皂樹點綴這塊不毛之地，一羣牲口在沙灘上遊牧，樹蔭底下有十幾個

男女和幾只盛着雜物的竹籃。他們一起一起的在巖石間熬茶，旁邊是個一方丈寬大的池子，三個婦女和衣在水中洗澡，當我們走過湯前時，她們多含羞的縮在一角。

我們也照着一般的規矩，先檢了一大堆枯枝，架起三塊石的灶頭，引上一把火。我們雖帶有鑊鑊和茶杯，但是沒有茶鍋，後來沙哪向已經入浴的丫頭那邊借到一個銅鍋，但茶還沒有煎熟，浸在湯中的二個丫頭因為被六個土兵騷入，所以她們急忙裹衣而出，索還鍋子走了。

我們吃不成這頓野宴，也就和着襯衣走下亂石板隔成的池中，溫和的水從上面的泉眼中流出，青苔生滿在石上。池祇有一尺深，水經過攪動，翻起黑色的細沙。池邊一個亂石砌成的香爐，冒出一縷縷柏子的青煙。相傳在洗澡之前不燒柏子煙，流出的水一定是冰冷的。再如果洗澡的人身上不潔淨，泉眼中會鑽出頭如色斗的大蛇來咬你。因為這二句神話的效力，所以男女混在一起洗澡，身心都很純潔。

洗澡的規矩，男的必須着褲，女的上下衣都不去，但女的上衣極長，所以有時脫掉褲子洗澡，僅在衣服外面擦身，這大概是維持西戎的古道德吧。和衣洗澡，毫不暢快，並且男女混在一塊，也不方

便，所以我們也就草草了事。

許多成人老小男女，都圍在樹蔭下郊宴，洗澡在成人是認爲傷元氣的，所以在洗畢以後必須燒幾塊豬鬃和「馬爾滄」來吃，這些原料都是在竹籃中背來的。「馬爾滄」是用豬鬃雞蛋酒釀成的濃湯，他們認爲這是補品，食之可以恢復他們失去的元氣。可憐的我們，因爲沒有帶鍋子，所以祇得吃幾口冷水饅饅，作爲我們的特殊補品。

我們等濕的衣服掛在樹上曬乾以後，也就尋着原路回去。

殺跳蚤的野草

端午的風俗，每家門口都懸掛艾草菖蒲，門檻上不準人坐，大家不到田中去耕種，而聚在家裏喝酒；男子也有耍獅子的。有一個曾經參加過歡迎我的跳鍋裝的丫頭，坐在門前作傻笑，她家裏的人說她整天在晒酒，已經喝醉了。

一羣小孩子在山上尋了藥草回家，據說今天的藥草特別靈效。他們分給我幾株殺跳蟲的野草。我正患着跳蟲的搗亂，雖然每天在臥室中洒掃五六次，但是蟲子終會在睡夢中把我擾醒。在我憤極了床捕捉時，牠們又很敏捷的跳走了。今晚我照他們的方法，將野草安放在枕頭底下，以為有恃無恐了，然而半夜裏仍然被擾而醒。

到乾堡屯問訊

我急於要探明路上的動靜，準備起程。所以在十七日那天，便和索囊仁清沙哪到乾堡屯的屯備衙門中去問訊，乾堡屯在什谷腦河北岸的山坡上。跨過一座特殊建築的木橋，這樣的橋樑，在什谷腦河上是常見的。這是用全根樹木，一排一排的橫壓在土中，最下的一排出土很短，而頂上的一排則出土很長，兩頭的橋墩成爲銳角形，伸在河中，上面攔起二根大樑，鋪上木板和欄干，就成爲堅固的木橋。不過這種建築法，祇適用於狹的河面。

走過橋，進去是一片正在收割的麥田，後面是百戶左右人煙的大砦，我們踏進一所高大的樓房，索襄仁清和沙哪匍匐進去叩見他們的守備桑君。

桑守備是位能講漢語的老年人，他從前曾兼職屯區護商隊隊長，他在任內爲開闢兩路馬塘的商業，被土匪（俗稱夷匪）擊瞎了一只眼睛，現在也染有嗜好的。護商隊隊長由他兒子承繼。我探訊着關於路上的治安問題，才知道前次所傳土匪槍傷隊長，就是他兒子的部下，雖然是情形險惡，但是路上的商旅仍在通行，這個消息較爲正確可靠。

屯上本有二個守備，還有一個姓苟，年紀還輕，又是親家，所以一切大權多由桑君執行。全屯明轄的砦子共有二十一個，其名稱是：乾堡砦，郭鐵砦，札成砦，納各得砦，科恩多砦，阿木更砦，木堆砦，戎溪砦，熱各得砦，納耳木砦，什米砦，章機黨，各瓦砦，日寺額砦，八石腦砦，色倫達砦，俄多砦，阿耳不砦，札古砦，危鬪砦。

每砦平均有人口一百人，全屯總計約二千人。屯上所有人事糾紛，皆取決於守備，如有不服，再訟於縣。

桑守備留着我們吃飯。西戎的習慣，請客是主人不陪坐的，他們以為主人陪客，客人反受拘束，不能自由的飲啖。

莫明其妙的打麥曲

飯後和漆囊仁清沿砦參觀，此地的農田都在河谷中，氣候比較溫和，所以每年可以出二次農產品。去年下種的麥子，現在正在收割。丫頭們在田中來去很忙，割，背，打，都是他們的工作。麥子已收的田，預備佈種蕎麥。有幾個男子用雙牛在耕田，我女工作比男子辛勞，但是犁田的工作，何論如何還由男子操持。

衙門的房頂上正在打麥，七八個人聚在一起唱得很熱鬧。房屋有六層高，爬上去很費力，三層樓是廚房，五層樓是經堂，打麥場在平頂。八個男女站成二行，拖起五尺長的竹拍，劈劈拍拍的打糧食。同時也像跳鍋鼓的一樣的男唱女答，然而所唱所答的都是同一的曲調，歌詞是：

王家少爺呀！

來！速來呀！！

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歌謠，真是「不知所云」！

戎人的山歌是抒情的，是觸景生情而歌唱的，所以他們看到一草一木一人物，都隨口編而爲歌辭，並不是每支山歌都通順而含有意義的。他們的歌唱不過是發洩胸中的悶氣，解除工作的疲勞。至於這首異乎尋常的「打麥曲」的來源：相傳前清綠營駐札在山中時，營中有很多的旗民，都操着流利的京腔。一次，有一個旗兵陪着一個王姓長官的小少爺到砦上去玩，小少爺落在後面了，那旗兵向他招呼道：

「王家少爺呀！來！速來呀！」

那時正是打麥的時候，砦上打麥的婦女們，並不懂得官話，觸景生情的也照樣歌唱。她們覺得唱起來很順口，以後就傳遍了西戎各地；凡是打麥，都高唱這首歌辭。戎人通官話的極少，所以對於這首莫名其妙「打麥曲」，至今還是莫明其妙。

乾堡屯上的農產物還不够他們的食用，所以戎人大多數還兼做挖藥背夫等副業。我們在日暮時才離去。

第六章 山頂上的巡禮

爬山練習

昨天（六月十七日）晚上我們議定了如果今天天晴，預備翻過岩後的高山，作一次爬山的演習。並且在山頂上可以明瞭地勢，和山上產藥的情形，以及山那邊堡溪溝的羌民狀況。所以預備了幾塊鑊，帶了一條薄被，一根測高的氣壓表，同一根護身的九子槍，熱望順便能獵得幾隻野獸，作一次大嚼。預算三天的行程，與索囊仁清約定了在我們回來的時候再啓程赴什谷腦；他因為有私事待理，所以在家裏等我們。

將近九時，陽光照耀着一條山路，我帶了一個背槍的沙哪，一個背行李的阿姆袞，沿着山路上去。阿姆袞是索囊仁清家裏的傭人，很善於爬山，又熟悉路徑，所以叫他走在前面作一個嚮導。我們走的是牧童樵夫的路：很陡，很窄，路上有時會遇到一羣山羊在樹林中跳，還有一些牧童和樵採的丫頭，在路邊玩耍。和煦的陽光照拂着我們，青綠的大樹排立在兩面向我們致敬，地上鮮紅的「帕爾」

隨手可摘吃解渴，我們真幸福呀！

八石腦山中的森林

我們從八石腦爬上高山，進入一大森林中，灌木叢生，太陽是完全照不到那地方，越走越黑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我心中又奇怪，又害怕。

山徑漸漸地消失了，我們在亂石中走了一陣，濃密的樹林又包圍了我們，顯得此地是人跡不到之處。阿姆哀領着我們向一片大林中鑽去，合抱的灌木遮住了陽光，在黑暗中發現地上非常潮濕。拉人的刺籐很多，我們似乎在人叢中走，須要躲閃一棵一棵的大樹。一會兒一條小溪在樹林中瀉出來，唱着憂咽的歌聲，這大概是八石腦河的源頭吧。

我們沿着溪邊魚貫登山，阿姆哀在前，我居中，沙哪在後。大樹交錯在兩邊，枝葉遮蔽了天空，野生的籐葛牽附在樹枝上，我們似乎已鑽到了山洞子裏去一樣，祇能匍匐的前進，不然頭頂上的籐枝

會把我們的帽子揭掉的。愈走上去，愈黑，太陽早已照不着我們的行動，溪邊的石頭，非常溜滑，還是在水中走比較穩妥些。

我們在森林中往上爬了將近一個鐘頭，羊齒類的植物和蘚苔漸漸的增多，空氣很是沉悶，走了數十步，須要休息一下，否則氣急得喘不過來。好容易溪盡了，有一塊森林比較開曠的坡地，此地在前年是一個挖藥的廠，現在祇留着幾塊腐爛的木段，其上生滿了蘚苔。石壁上有一個數尺深的黑洞，這是過去工人住的岩屋。我們這時不能再顧地上的潮濕，坐了下來。口也乾得要命，於是在泉眼中盛起兩杯冷水來解渴。沙娜和阿姆克，他們倆也等不及用杯子，竟俯伏在泉眼作牛飲了。

非洲景色

沿着山坡望上去，森林濃密得不透光亮；望下去，更是黑黯。阿姆克說：要到山頂上，還有這樣的一半路呢。我聽了不免有點灰心。我們休息有一刻鐘，仍隨着阿姆克再望上爬。大樹，亂石，籐

葛，潮濕，還是和從前一樣，簡直不知道方向，不見天日，祇曉得望上爬是對的。

在這大的樹林中，一定是有猛獸的，所以沙哪背上的快槍，早已提在手中，他更希望有一次發射的機會。我們走一段，歇一下，腿中的肌肉漲的很利害，前途還是同樣的黑暗。大概此地的樹，多是杉木；上面附生的蘚苔，垂下了數尺的長絲，好像蛛絲網一樣。

一路上我幻想着此地的景色簡直和非洲一樣，如果我們在樹枝上飄盪，那我也可扮演一劇「人猿泰山」玩玩。他們雖還沒有碰到一隻野獸，但是總得提防着會有一羣老虎，一羣鹿，一羣野牛，或一條盤在樹上的蟒蛇，來向我們進攻。不過大羣的象和獅子，以及執長標鎗的黑人，總是沒有的。

戎人的山神

將近午後一點鐘，我們已經從二五六〇公尺高的八石腦，升到三九〇〇公尺高的山巔了。地勢忽然平曠，樹林也比較稀疏。現在可以看得見蔚藍的天空了。沒有多遠，就走出樹林。一片很大的草坪

上面鋪着紅紫黃白小花織成的地毯。我們略爲躺了一下，精神似覺好些。這時口中很渴，山頂上雖有一方池沼，然而死水，祇好檢着地上野生的草莓——「帕爾」嚼了一陣。

數十步路過去，山尖上有一個亂石的麻柳堆，石版上刻着藏文的六字真言（噶嘛呢叭咪吽），中間還撐起幾支已將枯爛的木桿，和刀形的木片，這是一個山神的標誌。大概每一個有戎人住的山上，都有同樣的一個山神，這是戎人禮敬山神的碑記。我們在麻柳堆旁邊，俯視着從西北直固山上瀉下來的什谷淖河，曲曲折折像一根白線；河的盡頭有一排晶瑩雪峯，似乎可以互相呼應。山下的一片峽谷中，有數百戶人烟，是什谷腦的市廛。上面山腰中聳起一座高塔，那就是我們後日將去的什谷腦喇嘛寺。

我們的肚子覺得餓了，找到一處林邊有泉水的地方，席地坐下，吃饅饅和冷水。這時站在青枝綠葉中的小鳥，替我們唱了一曲婉轉的小調。

深林中之人聲

我們在林中走，忽然聽到有幾聲唿哨聲，由遠而近，「此地山林中沒有人跡，何來人聲？」阿姆竟驚奇的在自語：「不要是綁客（川語盜匪之稱）吧！」沙哪一面答復，一面將背上的槍很快的提在手中，子彈也上膛了，我們還力持鎮靜的向前走，一瞬間，樹林中閃出三個人影，站在我們的面前，有一人還背了一塊血水淋漓的生牛皮。他們向沙哪打招呼了，原來是司倫達塔的戎人，他們放在山頂上的牛死了一頭，所以上山來剝皮的。招呼以後，他們又打着唿哨，鑽進樹林了。

催生的醜鳥

越過山峯，又穿進森林了，此地大概已是山脊。地勢很平坦，三人合抱不下的大杉木，遍地皆是；樹枝上懸着許多半寸長的小毛虫，憑空飄盪。這時樹林中忽有獸嘍聲的鳥鳴，很引起我們的注意。阿姆說，這是醜鳥。他年會在此地捉到一頭，後來把這醜鳥抱回索囊仁清家裏，大家多望而生畏，養了沒有幾天，就死了。

醜鳥如鷹一樣大，而無毛，有二屬肉翅，好像蝙蝠，但是不能飛，行動很遲鈍。晝伏夜出，因為在白天是睜不開眼睛的。據著上老年的人說，醜鳥名「催生」，凡產婦遇到難產，祇須將醜鳥在產婦胸前一伏，胎兒就可順利的產下。

絕頂上的風景

穿出樹林，又是一塊開曠的草坪，黃色白色的小花，綉滿在碧綠無垠的草毯上，靠近柏林的旁邊，掛了許多紅的白的花球，這是木本的「羊角花」，樹幹葉子和「玉蘭花」不相上下，現在的高度已達到四一〇〇公尺。我們沿著草坪再向山谷中走去，一對一對的野雉在草坪上散步，在密語，見了人影，谷谷長鳴飛進荊棘中去，詭趣的子規鳥，在樹梢上鳴躍，歡迎我們。氣壓表已升到四五二〇公尺，此地是山的絕頂了，四週的雪峯排立在我們的週圍，白淨的臉上各披了一塊雲綿。惟有北首第三個雪峯，沒有半點雲片，最是皓潔傲岸，現在我們真如登在喇嘛教神畫中的天宮上一樣，心中也毫無

掛礙。大家躺在草坪上，瞻仰大自然的瑰麗，許多在五公尺以下沒有蓋着雪的山峯，低伏在我們的左右。翠綠色的杉林，茂密的蔓生在一條一條的山溝中。我和沙哪爬在一塊嵯峨的怪石上，俯瞰山後八石腦的形勢，房屋和田畝，都小得不能分辨。

牛廠中的一夜

我們背着山脊下去轉了一個灣，穿過一片小樹林，殷紅的殘陽已掛在雪山尖上。前面一塊碧草鋪的山頂，有八十條牛在吃草。兩隻最大的牦牛，爲我們表演一次鬥牛戲，兩兩相持不下，直至夕陽在雪峯中消沉以後，它們才重歸於好。

此地是一個荒涼寂寞的牛廠，坪中祇有二間可避風雨的破廟，一間已沒有屋頂，矢糞狼藉滿地；另一間是不平的斗室，炊烟迷漫。我們今晚除掉寄宿在此地外，再找不到第二處房屋。阿姆竟替我挑一塊比較乾淨的牆角上，展開我的鋪蓋。我的脚第一次上高山，走得太累了，也就嫌一切的躺了下來。

來。沙哪撥開中間爐中的餘燼，熬一鍋紅茶，濃烈的炊烟，逼着我流出很多淚水。我們取出饅饅，圍爐分食。一個陌生的「牛廠娃」在黑暗中踉蹌進來，他是室中的主人，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熱鬧的一夜，所以他表示很歡迎。在外面取了許多乾柴，架在爐上，熊熊的火光，斗室照耀得如同白晝。我們請「牛廠娃」圍坐下來吃茶。他也是戎人，他受着各特農人的委託，在農暇時替他們保管牛，每一條牛他受着牛主人幾斗糧食的酬報。

我們在爐火熄時倒頭就睡。他們三人和衣的環睡在爐邊。在朦朧中，我被一條爬虫在頭上走過驚醒，急忙用手電燈找尋，虫已鑽進石壁中去了，還不知道是一條大蜈蚣？還是一條蜥蜴？腦海中雖浮起恐怖的形象。但是我因爲太疲倦了，就不管一切，重復入睡。

山頂上之晨光

牛廠的地名叫坂頭。我們被天明時的鳥聲吵醒，牛廠娃已上山放牛去了，我們撥開灰爐，熬茶進

早餐。

盛夏的天氣，在山頂上散步，穿着夾衣，冷得幾乎戰慄。早上豁谷中升起的雲幕，把昨夜所見的雪山全部掩蔽了，祇有一二個雪尖在雪幕上面向我俯瞰。阿姆克收拾好行李，再沿山脊登上另一個四五四〇公尺的極峯，金黃色的陽光晒上我們的臉頰，軟綿的浮雲，不時的在我們身上擦過。奇花怒放，好鳥爭鳴，這都是頂上現成的景致。如果有一個灌音家同行，我一定可以請得到一隻美麗的小鳥，灌一片婉轉的小調。

奇異的虫草

我們在將要臨別的山頂上休息了一下，阿姆克曾在山頂上挖過藥的，他在雜草中替我找了幾株「貝母」木香」。這兩種虫草，同生在三五〇〇公尺以上之高地。阿姆克說：虫草的生長地，還有高起數百尺的。冬日草在地下如僵蠶，為白色長約寸許的小虫。待入夏季，虫尾變為植物，出土成草。

虫身蛻化爲草根。所以通稱爲「冬虫夏草」。挖虫草的季節。在春季二三月間。大雪初化，虫尾方出土爲細苗。挖出時，草尾虫身，還在蠕蠕的扭動。挖掘的時候很要注意，如果你手和刃先觸着牠的細苗，地下的虫就會嚇得跑掉，你掘下去會使你失望。所以挖虫草的藥夫，都非常的小心，輕輕的把四面泥土先挖鬆，再連虫帶草掘起來。虫草是一味補藥，性質甘平，無毒，功用能補陰陽，益精髓，補肺腎，治癆嗽隔症。當地的市價，每草一根值錢約二百文，川洋一元，可買一百四五十支。

貨棄於地的大杉木

我們在此地下山，又穿進黑暗的樹林，毫無辨別的向下走，樹幹上的蘚苔，已把我們的衣服染成了綠色。半點鐘以後，找到一條人跡罕到的小徑，沿着小徑曲折的下去。下山雖沒有上山費力，但是足底下的溜滑，必須時時提防着摔倒。

「松鷄」的夫婦，帶了十幾隻雛鳥，在林中遊覽。殘忍的沙哪，預備捉一隻雛鳥，給我做標本。

他就尾隨着松鷄進去，一陣嗚嗚的驚呼聲，小鳥都向枯樹亂枝中鑽去，沙哪跟着跑了一陣，空無所獲。後來我和阿媽竟也一起加入了戰團，三人在三角上兜捕，結果還是白忙了一陣。松鷄隱入深林中，不再出來了。

此地的大杉木，倒在地上的很多，我們必須要在杉木上爬過。這是數十年前倒下的，樹皮全腐爛了。要不是爲着交通的阻塞，每一根杉木，可以砍下來做不少的桌子，椅子，床，凳。就是現在倒下的爛樹，也還可以造很多的房屋。貨棄於地，太可惜了。

一羣羌民來兜捕我們

三千五百公尺以下坡地，全是亂生的雜樹。幸而藤本的「木通」，牽附在樹枝上飄盪，這也是一種藥用植物，它正開着四瓣的白花。下山的路坦平了，降至三一八〇公尺。穿出樹林，發現一塊出有莊稼的梯田，坡上有三所土屋，一羣羌民圍坐在田中閑談，突然見到我們三個異樣的人物，從沒有人

跡的山頂上下來，他們都異常的驚愕。互想吱吱啾啾的吵嚷起來。他們不清楚突然出現三個影子，是神？人？鬼？他們一下又發出兇野的粗聲，喝止我們。沙哪向他們講了幾句漢話，他們就大胆的分頭包抄過來，又說出半羌半漢的呼喝聲，「不要走」！「不要走」他們現在看到我們背了快槍，大概又疑惑我們是綁老二，（土匪）或賊娃子（小竊）了！但是我們仍然很鎮靜地繼續前進，因為我們很不願意用他們不懂的漢語或戎語去和他們嘈雜。他們也祇虛張聲勢的鬧了一陣，結果我們還是昂然的走出來了。

好像「葫蘆谷」

經過了幾個山坳，每一個坳中都有二戶莊房。雙氣表指在三〇九〇公尺的高度，山勢豁然開朗，一塊數百畝的平壩，展開在雙峯之間：軟草，矮柳，流泉，都點綴了一塊荒地。三個穿襪子衫的羌女，在溪上浣衣。我們奔了有三十里，倦了，就在這淨草上休息一下。

過去下坡，山勢合了又開展，是一個數十家的大寨子，——秀溪坪，是堡溪十寨之一，房屋連在一起，彷彿勇壯的堡壘。我們在底下狹弄中穿過，又踏上了一條玉麥田的田岸，潺潺的清溪沿路下流。數里後的山勢，又合成一線，絕壁巉岩，道路順着小溪過去，顯然此處是個進出的咽喉，我還第一次經歷這樣一開一合的形勝之地，牠真好像小說中的「葫蘆谷」。

堡溪溝的羌民

出山又是兩三家的羌民，索囊仁清臨別時會囑我在此地找他的熟友郭團總。投刺以後，我遂被一個四十餘歲的羌民，邀進一個樓上烟室中，款待茶飯，幾個砦上的羌民正在榻上抽烟。

飯後，我們在山間參觀了一轉。這時正是農忙的季节，男女在田中工作的很多。此地高二六七〇公尺，比八石腦低，所以一年能收穫二次：「小春」為麥子，蕎子，青稞；「大春」為玉麥。現在田中的玉麥都長得很高大。牧畜是他們的副業，山羊牛馬滿山放牧。山上的藥材的出產：貝母八十斤，

羌活一千斤強，麝香十五斤左右，所以堡溪溝很富裕。

郭團總是堡溪十砦的團總，十砦的組織完全漢化，所以和城中的漢人同稱「團上」，戎人則別稱「屯上」，以示組織的區別。十砦向分爲前五砦，後五砦。箭山半坡砦，上歧山砦，中歧山砦，下歧山砦，馬山砦。屬於前五砦，有居民一百六十戶。秀溪砦（又名咻雞砦），色如砦，老花砦，蔡砦，堡溪砦，則屬於後五砦，有居民二百戶。總計三百六十戶，人口總數約一千八百人。

此地的羌民大部分已能講官話，少數亦能識漢字，但是他們固有的羌語却又和九子屯蘿葡砦有些不同。

他們男女的服飾都是纏頭，穿麻布衣。襪子裹脚，穿草履。最異的特點，是外罩的黑氈子長背心，下面不開叉，等於一隻沒有底的麻袋，套在身上。我在郭團總家裏，看到一個小羌民，用洋油燈的「籠頭」，做兜風帽上的「結子」，這也是廢物利用的奇蹟。

多娶婆娘就是財產

我和睡在烟鋪上的羌民閑談，知道他們的婚喪風俗多照漢禮。定婚甚早，年齡取雙數，從十四十六歲起，由端公測定。結婚時由男家備酒二罇，或玉麥酒一百斤，送至女家。親戚先至女家飲酒一日，繼在男家飲酒三日，乃用牲口迎新娘至男家洞房。飲酒時男女親跳鍋裝。羌民是盛行一夫多妻制的，有錢的人，多娶上兩三個老婆。羌女善於耕作，操勞的程度勝過男子。她們從不知道妝飾，有了一襲布衣就算是盛服，所以她們祇有生利，沒有分利。有錢的人，娶了一妻數妾，田中的莊稼不用請人做了。所以堡溪溝的羌民，拿婆娘當作財產。郭團總他也有一妻一妾，她們並沒有團總夫人的虛榮心，所以她們還是和用人一樣的下田作活。

他們的喪禮也用土葬。葬後，送喪的親族就在新墓地上飲酒跳鍋裝。

溝中的羌民最是樸實，但是現在一班苦力多染上了煙癮，團總的家裏，竟做了公開售烟的燕子窠。

羌民的跳鍋裝

晚上郭團總預備請他家裏的用人，表演羌民的鍋裝給我們看。我就沽了一元錢的酒做犒賞，此地沒有啤酒，祇有玉麥做的燒酒。晚上九點鐘以後，用人們都在煙鋪上過了癮，有六個精神十足的男子，聯手站在廳上，傳飲過了錫壺中的燒酒，歌舞隨後就開始，第一齣是照例的歡迎舞，和八石腦的相彷彿。在第二齣中，我令沙哪也參加進去，羌戎合跳，以壯聲勢，但是不久之後沙哪的動作發現了破綻，就自動的退出。三齣以後，有一個羌女參加進去，有了異性，跳鍋裝的人格外起勁。但終比不上八石腦的熱鬧。

他們的舞姿，與戎人很多類似之處，雖然他們的手有高舉，有平舉，足部的騰躍也很多，但是一舉一動，還不脫戎人的窠臼。最特別的，是男女兩人的蹲地對舞，此種動作，在戎人的鍋裝中尙未見過，他們的歌辭，一半用漢語的俚歌，「呀爾切麵」。在這幾點上，我證明羌民是沒有跳鍋裝的民族；他們現有的鍋裝，是受着他們的鄰居西戎的薰染。所以缺少特異之點。

我因爲明天早上要回去，又發現他們的歌舞不十分爛熟，所以在十一點鐘，就請他們停止了早些睡覺。

羌戎通婚的矯矢

翌日早飯以後，我向郭團總致謝道別。慣會惡作劇的天公，忽然在半路上下起雨來。此時我們已越出了緊關的山崗，走向一個城隍廟中去避雨。廟有三間破屋，中有城隍菩薩和城隍夫人的塑像，壁上畫的是十殿閻羅，畫工塑工都很粗陋。羌民的宗教沒有偶像的，城隍廟是十足模彷彿漢人了。菩薩的胸前，貼有帶血的雞毛，這是羌民宗教上的古禮，「插血還願」的成績。

廟祝是郭團總的兄弟，娶了一個屯上的戎婦，沙哪和阿姆竟都認識她。所以她特為我們燒茶。羌民是向來不與外族通婚的；居留在這一帶的漢人，娶戎婦為妻很多，娶羌婦為妻的則絕少。現在廟祝的羌戎通婚，的確是開羌民不與異族通婚的先河了！

羌民最怕拉夫

雨小一點了，我們遂離開城隍廟下山。峽谷忽開忽合。沿坡都是農田。溪流在前而引導。從樹蔭下穿出去，就到達什谷淖河的邊岸。沿河西去，在紅水溝肚子餓了，在一家小店子打尖。雨還在下面呢。

山中的士兵隨便都可以拉夫，羌戎的智識淺，所以常遭士兵的愚弄。士兵無論是拿一件行李，或一件小東西，祇要覺得礙手，他們就可以隨便拉一個行人作伙子，義務的替他送到目的地。所以行人見到士兵，比遇着老虎還害怕。路上我們三人在一起走，我穿的是中山裝，沙哪背的是九子槍，路人錯認我們是士兵，見着我們都迴避。沙哪是個有孩子脾氣的人，見着一個正對我們瑟縮的羌民，就和他開玩笑，突然呼喝「站住！」羌民早就嚇得不敢走動，口中向他哀告着，雙膝也幾乎跪了下來。我急忙責斥着沙哪，並揮手放過羌民。那羌民還不清楚這是一幕假拉夫的滑稽劇，深深的表示了感謝

之後，才向後跑開。

在晚上我們又回到八石腦索囊仁清的家裏了。

羌民歷史的一頁

我爲了羌民的調查，曾經在四個月以後的歸途中，專誠地去訪東門外溝的羌民耆宿苛聘三，得到些較有系統的材料。據他所說，羌民的歷史，相傳有下列二種傳說：

(一)若干年前，西方有「子拉」「固拉」兩國，邦交不睦，常常的起衝突。最後的一次戰爭，子拉節節敗退，國土喪失幾盡；於是收了些敗軍殘卒，放棄國土，向山中逃去，一面向天禱告。天神告訴他們「子拉不亡」。他們遂繼續前進，走了三年三月，纔到現在的地方，生殖繁衍，又成部落。當時的子拉，就是現在的西羌。「拉」爲國字的譯音。(這段歷史爲羌民端公的傳說，端公在還願時照例先向羌民昭告歷史，以示「毋忘祖先」之意。羌民因爲沒有文字，所以不能記載他們的歷史。

現在這一種傳說，祇有少數高深的端公纔能道出。）

(二)紀元的前後——漢時，——這一帶都是西羌的領域，常常與師作亂，進窺中原，後來被漢朝的皇師進剿，不敵西竄。漢朝占領以後，就移打箭爐附近的白蘭族來此增補，教以屯墾，所以現在的羌民，在字義上應稱爲「白蘭羌」。但是蘆的羌民又稱「白狗羌」。不知何故？

羌民的文字早已失傳了

羌民的領域，在涇江一帶，北至茂縣的永定關，南至汶川的桃關，西至理番的九子屯堡溪溝，東至茂縣汶川交界的蘆寨。面積數千方里，形勢佔據涇江與什谷渾河的交叉點。山巒重疊，境內沒有大平壩。地勢都在一四〇〇公尺至三〇〇〇公尺之間。

關於羌民的文字，完全失傳了，現在他們多識漢文，凡契約之類，也都用中文書寫，後面畫上十字或捺指印，以代印章。以前原本有一種羌文的，不幸在子拉固拉二國交戰以後，從亂軍中帶出的許

多書籍，在流竄時，被饑餓的羊羣盡數吃掉了，他們的文字從此失傳。所以後來羌民都痛恨着羊子，剝掉羊皮作皮鼓，作為端公的法器，遇事祀之，以施報復。

又相傳唐僧赴西天取經時，羌民會拜託孫行者從西天帶一部羌民經書回來。孫行者不負他們的囑託。歸途中將取得的幾頁羌文交給了羌民。羌民歡天喜地的趕着羊子回去，倦了，躺在草地上假寐一下，可惡的羊子，就在這時將幾頁文字吃下肚去。於是羌文終無恢復的希望了。這雖是傳說，却也很有趣。

羌民的語言

羌語俗名「鄉談」，為羌民原始的語言；現在中年以上的人，在家裏還都用鄉談問答。老年人講得很流利。中年以下則對於專門名稱，及艱難的語句，都用官話來代替。他們因為沒有文字，所以一溝一溝的鄉談，各不相同。譬如蘆壩寨，九子屯，堡溪溝東門外溝，他們同是羌族，但語言則各不相

通。現在羌民漢化的程度已深，故都樂用官話，（川語），恥用「鄉談」，年幼的羌民都能操流利的官話了。

羌民的宗教

羌民的宗教，和其他民族相異之點很多：

（一）羌民的神，名Gisan「先祖」，沒有宇宙。由端公供奉。

（二）每一羌砦的山上，必有神樹一處，禁止樵採，此地是天神降臨享祭的地點。

（三）羌民以麥熟為歲首，每年的五月中或六月初一，砦上必須請端公還願一次，替全砦的羌民禳解災難。其儀式如下：

為首的第一人——Koshoo——，牽羊一頭，執白紙旂，旂上掛一套竹製的小弓箭，作前導。

第二人——Bidow抱了一個神道的神像Gisan，——用草紙裹一個猴子腦壳。

第三人——Koternoo 也擎一面小旂，隨在後面。

他們這樣走進神樹中去，端公取出小弓箭向空射去，然後在林旁殺羊，使血流在白石尖上，端公並向天誦咒。羊子的流血，命意謂替人解罪，可得天赦，不流血則人有罪惡不能向天神講話，禮畢，將羊肉分食衆人，端公按例得一羊肘，及腹上的肉二塊。

(四) 私人的還願，窮的宰羊殺雞，富的則宰牛。取牛羊雞血在門上擦三道，據說可避災難。端公在還願的屋頂上，總要插上新的箭形木條或木片三枝，作爲標記。

(五) 羌民的屋頂上，在正中的最高處，都供有白石一塊，本條三枝，虔奉如神。白石是代表山尖，木條是代表神樹，因爲天神的降臨都在山尖神樹之旁。石取白色，所以表示純潔。

(六) 羌民認爲一生的命運，都操在天神的手中，所以死亡疾病，他們都認爲是罪惡，非請端公禳解不可。他們生病是不服藥的。就是結婚，也要請端公先行解除罪惡。

(七) 端公的法器，是羊皮鼓。端公的帽子，本爲圓笠形的氈帽，相傳某朝的四川都督在征服西羌以後，召端公到成都去顯法跳舞。嫌端公的氈帽不好看，於是端公就換上了一種金線猴皮帽，四角

聳起，形狀猙獰。但在當時他們反以為雅觀，所以至今都沿用了這猴皮帽為端公的法帽。

羌民的婚喪

現在羌民的風俗，和山中的漢人，無甚分別，但是少數的羌民還沿用他們的古禮：

(一)結婚崇尚自由，男女相悅，便結成夫婦。迎娶的那天，男家做了大饅饅，上面印三枝樹，象徵着神樹，由接親的人送到女家，親戚分食。女家也照樣做成一枚，在新娘過門時，還牽男家。

也有許多做二塊饅饅的，一作太陽形，一作眉月形，象徵着「太陽」「太陰」之意。

(二)羌人死後，就殺一隻羊以代替死者的罪惡，羊肉散給長輩或親戚吃掉。其他一切的禮節，則由端公臨時吩咐。富者的家庭，在七期也開弔。

羌民死後，仍多用火葬，取焚化後的尸骨尸灰，封在岩穴中。凡經營喪事手觸尸體的親戚，還家時須在門口打焚火，——門口燒一堆柏枝烟，——人在煙旁繞行三匝，據說可以熏去邪穢之氣。

第七章
掛單在喇嘛寺

西上什谷腦

路上雖然有不靖的消息，但是我終得要西行。我們並不是富有金錢的旅行者，當然還够不上引起土匪覬覦的資格，又有什麼可怕的呢？我和索囊仁清講定了西行後，就準備動身。他牽出二頭騾子，一頭馬，馱上我們的行李，由他的外甥沙哪押了進發。午後三時，我們就同可愛的西戎碧落——八石腦，——告別了！我，索囊仁清，沙哪，和一位也到喇嘛寺去的戎人司倫達，沿河西行，在路上很熱鬧，頗像一隊長征的遠行隊。

索囊仁清，在經過乾堡屯時，特地進去和守備告別。一頭年幼的馱馬，牠並不知道就要遠離牠的故鄉，牠見着半山上的馬羣，便發狂似的離開了沙哪，馱了行李往山上狂嘯奔去。忽然前蹄一失，牠就連貨一齊從數丈高的岩石上滾落下去，四脚朝天的仰臥在灘上。我以為這匹初出茅蘆的小馬，定遭不測了。誰知經沙哪下去扶起，牠還是能雄健的走路。但是從此以後，牠受了世路崎嶇的教訓，再也

不敢像以前的狂奔了！

七擒孟獲的危關

危關是一個戎人的砦落，有十數家煙戶。路在什谷淖河的北岸，崇高雄偉的絕壁，則屏蔽在路的左邊。一個十數丈高的礪樓，兀立在山的半腰；晚霞流雲，更倍襯出危關確是一個雄險的關口。在絕壁過去，一塊模稜而又光滑的怪石，牛眠在道左，上面有幾個凹洞，很像手指印，膝蓋印，耳印。據漢人的神話：「危關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地方，石上的手足耳印，都是當時諸葛亮弄的玄虛，山中的蠻子就被他這一次的顯法所懾服」。戎人的神話，則又不同，說是西藏自唐代文成公主下嫁藏王後，大興佛教，迎印度蓮花大師入藏，創立紅教。在蓮花大師未入藏前，西藏祇有老教，和班博教——黑教——的勢力。全用邪術炫世。蓮花大師的紅教和他們打了幾仗，西藏的邪教全被他征服，或驅逐出境。但是許多寫遠的荒山中，還有邪教寄跡，所以他為發揚光大紅教佛法起見，就派遣大弟子妙羅

贊那，到邊荒的深山中去宣化改教。

妙羅贊那是一個道行高深的紅衣僧，所到之處，都能用法力制勝敵教。他受命到達危關，單人匹馬，戎人都輕視他。他就通告戎人，定期在危關顯法。屆期鬧動了五屯的戎人，都來參觀。妙羅贊那跌坐在絕壁底下，高誦「噲嘛呢叭咪吽」，隨手抱一塊數百斤重的大黑石玩弄。最堅硬的黑石頭，揉在他手中，等於揉糝粳（炒麥粉）一樣。看的人正在出神，石頭中忽然飛出一件佛寶——海螺——騰空入雲。戎人慌忙跪下朝拜，輕視的人也都信服了，於是五屯從此就改信紅教。現在留有手足耳印的石頭，就是妙羅贊那揉石時留下的紀念。這段神話，據說在藏經里也有記載呢。

和喇嘛行相見禮

傍晚我們到達了什谷腦的喇嘛寺。高大的舍利塔，櫛比的僧舍，往來稠密的紅衣喇嘛，幾乎使我認為是一個異國的城堡。我的理想以為喇嘛寺是和尙廟式的，現在證明失敗了。

我們的牲口被沙哪趕進一個僧舍的院子去，此地是索囊仁清的表親蔡喇嘛的家裏。他們已經預先替我們打掃好了房間，我們也就像行脚僧似的掛單住了下來。

第二天的早上，全寺的大喇嘛——有職位的喇嘛——和我們行相見禮，他們同樣的端進一個方木盤，裏面裝上一銅壺異味的酥油茶，一盒果盤，一方哈達。現在的禮節，我全靠索囊仁清做指導，否則會要鬧出笑話來的。我在每一盤中嘗了一杯茶，或一枚核桃，再回上一方哈達。他們就端着盤退了回去。

哈達是一種代表敬意謝意的禮物，用絲織成，稀疏如紗，上面漿了一種粉質，有的是白色，有的是淡青。長約三英尺，闊十寸；講究的上面印有佛像，名「佛帕」。我在成都時，和索囊仁清已採辦了這項最重要的禮物，從此以後就大有用處。

我用哈達打發了這些喇嘛以後，我們也同樣用幾個木盤，分裝着幾份小小的禮物；牙筷，毛巾，照片，哈達，由索囊仁清領導去答謝他們，我還穿上了特製的禮服——黑緞長袍，黑段馬褂——因為喇嘛是最講究禮節的，我不能不這樣辦。

喇嘛寺巡禮

最重要的應該先去參拜寺院。寺院漢名「實殿寺」藏名「Teh Teh gon dar」通稱「什谷腦喇嘛寺。」牠是西戎最大最著名的黃教寺院。雖然牠受「崇化屯」的廣法寺的統屬，但是却擁有二百至五百名衆多的喇嘛，在西戎當然算牠爲最雄大的寺院了。

我們從一條狹弄中穿出去，幾株翠綠的冬青樹，點綴在一片廣場上，樹下有兩座舍利塔，其中冒出一根柏枝的濃烟。我們踏進懸有「作獅子吼」的匾額的大門，便聽到一陣咚咚的金鼓聲，其中並雜有一片喧鬧的誦經聲。我們在莊嚴肅穆的交響曲中，誠虔的跪在地下朝正殿中磕了三響頭。我是一個不大信仰佛教的人，但是爲着要知道祕密教的真相，和取得喇嘛的同情，當然要犧牲小小的叩頭代價，換取廣大的佛教智識。

半明半暗的殿中，有百餘個禿頭喇嘛，分成十數行，跌坐在地上，大殿能容五百喇嘛，現在祇少

了五分之一，當然覺得很稀少。一個首席的喇嘛；他坐在中央高人一等的蒲團上，每一句經都由他領導先念，然後才由大眾附和着念。索囊仁清低低的告訴我；他是一個「開腔喇嘛」，是在經典湛深，嗓子洪亮的喇嘛中挑選出來的。

繞向左首進去，四壁都是五彩的大壁畫；高坐在雲端裏的菩薩，張牙舞爪，面目猙獰可怖。色彩大部份是靛藍，另有一種宗教畫的風格。眼花繚亂的過去，外面的壁下玻璃龕中陳列一排燦爛的金佛——銅質溜金的佛像——數寸至數尺高的都有。我們在漢人廟中所常看的笑口常開之彌陀佛，以及英武之韋陀，怒目之金剛，禿頭之羅漢等等，在此地都不見了，全換上一批異相的菩薩；祇有中間一個跌坐之釋迦牟尼佛，我還認識他。

殿的正中，坐着一個高約丈餘的塑像，頭上戴着黃色喇嘛帽，這不問可知是黃教祖師宗喀巴；他前面供奉着一排酥油花——菌蜜——。正面點有萬年不滅的酥油燈，胸前，帽上，手上，腿上，掛了幾十塊哈達，下垂像繡絡一樣。索囊仁清代表我獻了一塊哈達，圍在黃教祖師的頸上，這一個見面禮也毫不推辭的接受了。

黃教的歷史

宗喀巴原名格羅巴，是一個十四世紀的宗教革命家，於明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年）降生於甯，（青海省城）他有穎慧的天才，十四歲依着唐古志的習慣，入藏剃度為喇嘛。初進老教（薩斯迦教）的寺院。畢業後，在雪山中苦行數年，以後又進紅教（朱瑪教）的寺院，鑽研經典。此時西藏完全由紅教專權，許多紅衣喇嘛都變成吞刀吐火的魔鬼，娶妻酗酒，不守清規，完全與唯心的佛教宗旨相反。他洞燭流弊，疾首痛心，就此引起了他的宗教革命的動機；手定了二百五十條戒律，成立唯心的，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原則。並改喇嘛的袈裟禮帽為黃色。一班平素痛恨紅教徒的有識之士，都風起雲從，於在就在拉薩（西藏的首都）建造噶登寺院，而他則被奉為「黃教祖師」。前藏的達賴，後藏的班禪，內蒙的阿嘉，外蒙的哲布尊丹，稱為他的四大弟子。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在他圓寂以後（明成化十四年即一四七八年）前後藏的教權，遂分交與達賴（潔操），班禪（克珠）掌管。自茲以

後，黃教的勢力愈加膨脹。所以黃教的寺院供奉他比供奉釋迦牟尼還要虔敬。

拜訪堪布

從一扇黑暗的門中轉入了後殿，六盞熒熒的酥油燈照出壁上的神畫，和一個高大釋迦佛像。我們也照樣的獻上一方哈達，表示敬意。再登上藏經樓，此地堆着木板夾的狹長的經卷，共有一百零八部之多。照喇嘛教的規矩，經卷可以放在佛像的頂上，而不能放在佛像的腳下的。

又進去穿過一條狹弄，在一間幽靜的禪房中，答拜白鬚的堪布（方丈）王大喇嘛，並送了一份薄禮，獻上一方哈達。旋又到幾處退隱的大喇嘛處答訪及送禮。他們都不懂漢話的，一切談話都由索囊仁清翻譯。

喇嘛們的要求

見面的禮節，第一次實習，也覺得很有趣：賓主相見時，鞠躬爲禮後，大家就跌座在布墊上。首由索囊仁清代表我用戎語致詞，先述了一番敬仰，稱頌的話；繼又將我們沿途路進山的經過路線，所遇事物，一一的說明，仍以謙遜語作結。喇嘛在聽的時候，或答應着「是」（Yeü）或仍誦六字真言。索囊仁清說畢，喇嘛致答詞，也是背誦如流的一長篇套語。這當然也由索囊仁清担述翻譯，最後喇嘛們要求我多照幾張塔子的相片，送給一位活佛帶到某地方募化修塔的基金。這在我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當我應允了他們的要求後，他們都很滿意。

無冕的西陲塔王

塔子在寺的東首，我們也去參拜牠過。那是一個高二十丈圍數百尺的大喇嘛塔，有一百另八扇窗門，爲前清乾隆年間的什谷土司蒼旺所建。照牠的高度和面積看來，在中國的塔史中也許可首屈一指，至少也可稱牠爲西陲的塔王。因爲從西方來的喇嘛，東方來的我，都還沒有發現第二隻塔子，和

牠同樣偉大的呢。我們從一〇八扇門中之一進去，環視了一週。全部都是莊嚴的佛像，鮮豔的壁畫。這一種藝術上的偉蹟，在我還是第一次發現。可惜第六層的樓頂，已經塌成一個很大的天窗，佛像都枯坐在露天，瓦礫堆滿了樓中，我們因為牠傾得很危險，玩了一刻，就下來了。

塔的尖端，本來是一個漂亮的金頂，因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午後受到距離此地四百里的混江上游疊溪大地震的激動，塔尖上的金頂同時隨着疊溪城的陸沉，也坍倒下來了。塔王失掉了帽子，當然也不免減少了牠的幾分莊嚴呢。

塔王傾圮的前後

在這西陲塔王還沒有坍倒以前數年，有一位西康的高僧松朋呼圖克圖，曾指著塔子預言：這塔尖不久將要倒塌。後來地震時，這塔子果然朝着松朋所指的東南方傾倒下去。但，這一位預言的高僧，却在塔子未倒前就去世了！

前年的夏天，塔子未坍塌以前，成都華西大學的幾個外國教授帶了妻子們進山遊歷，由索囊仁清引導登塔。依照向例，塔子是不許有女人上去的。後來塔子倒了，喇嘛就疑惑這是不潔淨女人上去犯了神怒的緣故，所以他們很兇詛洋婆了，同時還埋怨着索囊仁清。直至今年喇嘛們下山去募捐，由索囊仁清領導向洋人募到幾百塊錢，才平息了他們的怒氣。

班知達活佛的使命

我們在參禮了塔子以後，又去參拜一位將要下山的活佛，這在昨晚我們已經會過面了。他是一個道行高深的喇嘛，具有冷靜的頭腦。他的先世，是在佛教傳入西藏時會編造藏經的班知達活佛，所以他現在還繼承着班知達的位置，而駐錫在崇化屯的廣法寺。這一次五屯的戎人特地請他過來，預備讓他到東北去募化修理的經費，因為塔子沒有倒塌以前，松朋活佛也曾留下預言，說是塔子倒後，當地有活寶可以將塔子重修的，現在寺中認為班知達活佛就是松朋所指的活寶，故決計請他前往東北一

行。

活佛的兩個女隨員

現在他們的募捐隊組織好了，活佛帶隨員三人，寺中派喇嘛四人，一共八人。他們祇等我的照片晒出以後，就立刻動身。活佛的隨員中，有二位是女的，一位是吉林海拉爾附近的王公小姐，已經三十多歲了。一位是大金川的戎人，也有二十多歲，在我和活佛第一次會面時，他就告訴我，他這一次往東北的另一目的，是送王公小姐回去。

戎人是善於飛短流長的，他們見着活佛有女隨員，當然要拿它做談話的資料。有的說這兩個女的是兩隻妖怪，被活佛用法術收服了的，如果離開了活佛，就會興妖作怪。有的說這兩個都是活佛的婆娘，但是名義上因為有礙教規，所以不能公開的稱為夫婦。活佛請我替他計算到海拉爾的路費，所以留着我吃飯，午後我借着為塔子拍照的機會，授意給索囊仁清，把活佛和兩個女隨員也收到鏡頭裏去

了。

他們的事情，始終有些奇怪。活佛的一個隨員，在我照了相以後，他低聲囑咐索囊仁清，請他不要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

第三天的早上，我要求活佛發表一些佛教的眞諦。我雖然和他當面討論過，但是須經過第三者的翻譯，有許多地方，終不能完全明白。現在他替我寫了一篇藏文的文章，闡述佛教的教義。經過二個人的轉譯，喇嘛譯戎語，索囊仁清由戎譯漢語，我才知道他所說的是萬教歸一的意思。

這天大喇嘛又派人送給我酥油茶，香豬腿，及藏香，護身符等許多禮物，真是感謝得很。

王公小姐要入旅行隊

午後有一位女隨員到我的住所來拜訪。他就是所稱爲海拉爾王公小姐，她送給我一條織有花紋的褲帶，並稱述這根帶子是她手製的。我很慚愧，我沒有適當的禮物還敬給她，除掉一張昨天替他照的

照片，和一方哈達外。我爲着要趕晒照片，同時我又需要翻譯纔能同她談話，所以我祇好請索囊仁清代表我陪她談天。當我正在過着暗室的工作半小時以後，索囊仁清遇到一件疑難的問題，趕來和我商量：因爲這一位王公小姐，她突然的要求着參加我們的旅行隊啊。

我正要明瞭她們的內幕，同時還要答復這個突兀的問題，所以不得不親自和這一位女隨員，——王公小姐，（妖怪？活佛婆娘？）談話。索囊仁清先譯述她的身世，她是吉林中俄交界處的海拉爾古列次崗的王公女兒，她父親曾任海拉爾將軍，這是滿清的事。她們家裏合族信佛，凡佛教徒都以一至拉薩聖地爲榮，如時恰好班知達適來蒙雲遊，就住在她家裏誦經，宣統二年她纔是一個十歲的小姑娘，爲着信佛所以單身離家，跟了班知達入藏，朝三大寺，謁達賴班禪，她的心願達到之後，又隨了班知達返崇化廣法寺，現在離家已經二十多年。

她會接到三封簡單的家信，但是家中的近况不知究竟怎樣，她聽着人說故鄉的時勢，已經由滿清變爲民國，又從民國變爲僞國。雖然她也想回去看看，但是路途遙遙，難以辦到。她已經朝過西藏，她的心願已了，家庭觀念，素來淡薄，所以回去不回去，完全沒有關係。現在班知達預備同她回海拉

爾募捐，但是數萬的款項，是沒有把握的，尤其是長途迢迢，中間沒有一個識途的人帶領，路上很是危險，所以她心裏終覺得不願意回去。她也曾把這個意思告訴班知達，而班知達在占卜以後，終堅決着要去。昨夜她夢中忽然跟了我們西行，所以她現在決定要求允許她加入我們的旅行隊。她願隨着我們進廓落克，再單獨的到拉薩去，預備終老藏中，如半途身死，即得升天了。她提出滑稽而又嚴重的問題，我祇有請索囊仁清轉譯我的意思，說我們旅行隊多是男子，加入一個女子，很多不方便，並且修補塔子，是件大功德，佛徒們都應該幫助完成，不能畏難而退。如怕沿途不熟，我可以介紹熟友，對於路線，我還可以作略圖指導。她在聽完索囊仁清的譯詞，就潛然流淚，她知道我已拒絕了她的請求了。

這時候我也毫不因她的流淚而感動，雖然內心也許爲一零仃的弱女子表同情，但是我不能輕予允諾，而使我的旅行隊變成不倫不類，我本來打算提出幾個問題：

(一) 你和班知達有無夫婦關係？

(二) 還有一個女子是班知達的什麼人？

(三)爲什麼我人說你和另一個女子是班知達克服的妖怪？

但在此不歡的時候，我當然不忍提出，祇有等待以後的機會了。她經索囊仁清婉勸以後，在傍晚才帶着失望回去。她臨別告訴我，今夜活佛有法事，請去參觀。

一幕驅鬼法事

天黑了，我帶着攝影機鎂光粉過去，準備攝一張作法的相片，結果活佛他不允許我用嚇人光綫，驚動神佛，所以我祇有跌坐在蒲團上參觀。十時以後，一幕驅鬼的法事開始了：四個喇嘛排坐在活佛的左右，活佛戴了一隻怕人的熊皮帽，正對着我坐下。許多法器陳列在座前。內外的酥油燈都一齊吹熄，各人的談話也停止了。我們的眼前不見一點光亮，祇聽到各人的呼吸聲。活佛開始喃喃的誦經，喇嘛也跟着發出嘹亮的聲音。五分鐘後，一陣嗚鳴的人骨號聲，把我的毛髮都吹得豎了起來。鬼真的被召來了嗎？我的眼睛在漆黑中向着四面留神。接着一陣丁丁的鈴聲，篷篷的鼓聲，紛紛的熱鬧起

來。

鈴聲鼓聲停了，怕人的人骨號又吹將起來，一息一起，大約有半個鐘頭光景，但我在黑暗中並沒有發現一些什麼奇跡。待到喇嘛的經聲停止了，內外都點上了酥油燈，在光亮中，各人還坐在原位，中間也沒有添出一個光怪陸離的魔鬼。這時活佛還在誦經，兩個女隨員先向他五體投地的跪拜三次，而活佛則拿皮鞭在她們背上抽了一下。外面繼續不斷進來一些人，都要求活佛用皮鞭抽打。索囊仁清告訴我，皮鞭可打去身上的魔鬼，所以我也仿效着伏在班知達的脚下，嘗着他皮鞭的滋味。

肉身佈施的神話

法事完畢，我們就告辭回去。索囊仁清在途中告訴我關於拉薩的一則召鬼法事。說是能召鬼的都有道術的高僧，他能把本身的肉體佈施給召來的魔鬼，吃盡以後，又可以將肉體歸合。從前拉薩三大寺中，有一個喇嘛，每晚在夜深人盡之後隱身出去，在亂山中召鬼作法，到天明始返家。他的徒弟

對於他的行動很驚疑，一夜躍在他師父身後，尾隨着進山去一看究竟。在一個萬山環拱的絕谷中，他師父跌坐下來高聲誦經，突然間一羣奇形怪狀的魔鬼應聲出現，並向他師父的身上撲來，攫他師父的肉體分食；他看見這種兇惡的情況，又驚又急，趕快的奔進鬼羣中，搶護他師父的首級，逃回家中，這時東方已白，他方才坐定，他的師父也飄然入室。他驚喜交集，搶上前去告訴他師父：「昨夜你的首級給我搶回來了」。話一出口，他師父的身子就倒下來，變成一個無頭的屍身，因為法破了，首級就不能歸合的。

活佛出行

今天活佛離寺了，他的路線是我替他計劃的：由重慶取水道到漢口，轉平漢路至天津，再趁北甯路出關。我還替他繪了一張圖，寫了幾封介紹信。他行前送來一盤麵，一只香豬腿，一張用五色線繫的陀羅泥經，另外還有一闊紙條，說他昨晚替我占卦，我的家中平安，前途順利，一切都能逢兇化

吉，路中如不遇戰事，定能聽到戰訊。

在活佛和五個喇嘛，兩個隨員出發的時候，全寺的喇嘛，都穿上鮮紅簇新的袈裟送行。在半里外的草地上，十幾個大喇嘛和活佛分兩行相對坐下。前面五色盤中盛着糌粑，酥油，每人面前的瓷碗中斟上一碗濃厚的酥油茶，這是一個錢行的郊宴。茶過幾巡，我請他們在坍塌的塔子底下照一張臨別紀念的相片，我預祝他在最短期間歸來的時候，我再能在一隻新塔底下同樣的照第二張相片。他們是迷信的，聽到這一句吉利的話，都很高興。

活佛上馬了，前面的喇嘛舉起一頂紅傘，引着向大路上去，幾百個五屯的戎人，手執着「藏香」跪在亂石嶙峋的路邊向他五體投地跪拜。幾個白髮的老嫗也參加在裏面。表示他們的誠心敬意，活佛依舊昂然的在馬上向一條人弄中過去，遠了，幾點紅點被一片山崖遮蔽了。大家才散去。

我爲他們這一次盲目的募化，與我這一次冒險的旅行同樣的擔心。直到我旅行完畢，東返時，他們還逗留在重慶，又和他會面一次。他們中間的一個喇嘛，已經在夏天悶熱中升天了。

他們走後，一個喇嘛來告訴我，他去黃法寺請活佛下山時，活佛唯一的條件，是要帶着兩個女隨

員同行。

糝粿，酥油，酥油茶

蔡喇嘛天天用糝粿，酥油，酥油茶，款待我們。「糝粿」是將當地出產的麥類「青稞」炒熟以後，在水磨上磨細的麥粉，麩皮麥粉，多和在一起，很粗很香。這富於「維他命」的食料，滿滿的放在一個漆盤中，每頓排在我們的面前。「酥油」是用牛奶在煎熬以後去掉了渣滓，用純粹的奶油揉成凝固的酥油塊。牠和大餐中的牛乳酪油，完全一樣，不過沒有鹹味，裏面還稍稍夾雜了些牛毛和渣滓。蔡喇嘛把牠裝在一隻瓷盆中，也是每餐必有的「酥油茶」，是拿老茶葉梗熬成老茶後，核桃肉，雞蛋，在一隻唧水筒式的長皮筒中混和起來，裝在一隻大銅壺中，煨在我們食桌邊的炭爐上。食的時候，祇用碗，不用筷，碗中斟上熱氣騰騰的酥油茶，很像暗褐色的「可可茶」但是味鹹而富有酥油味。我在初嘗的時候，實在感覺到難以下咽；數日以後，聞到牠的香味，又非此不可了。

酥油茶吃到半碗，喜歡多吃些油水的，可自動在瓷盆中先挖一塊酥油放在茶中，然後再在糌粑盒中抓滿一碗糌粑，先用一隻食指或中指在碗中觸了幾下，再在碗邊流環觸了一轉，等到上半碗的糌粑和下半碗的茶調和了，就用五個指頭，在碗中捏揉，沒有兩分鐘，於是一個圓形的糌粑糰便揉成在手了。這時再將空碗倒上一碗酥油茶，一面吃糌粑，一面吃酥油茶，很是寫意。揉糌粑，是最不容易的事，一個小碗中滿裝着糌粑，手指下去工作，很容易把糌粑粉帶出來，弄髒桌子或衣服，使別人笑你。但若過於小心，拌上一刻鐘，還是半乾半濕，不勻淨，那糌粑團當然拿不出碗來，也不免要使他嘲弄你的。在數天以後，我雖然也學會了捏法，但速度還比不上他們。

青年喇嘛談藏事

一個剛從西藏留學回來的青年喇嘛，在第四天的晚上來訪，他在拉薩藏王處誦經班學習了數年。他是一個腦筋靈活的西戎喇嘛，所以他能在誦經之餘，注意着西藏的近狀，以下便是他的談話：

現在藏方軍隊的操法，完全仿英國式，口令亦採用英文，軍隊很整肅。執政者多屬留英青年，辦事非常認真。不過西藏政制雖多模仿英國，但是英人留藏的却不很多。

拉薩的人口約有二萬人，辦有新式學校數處，也多男女同校，課程中有中，藏，英，尼，（尼伯爾）四種文字。現在的西藏喇嘛亦須先進學校讀書，然後入寺習經。藏人宗教思想迷信仍深，每生有二子者必送一子習喇嘛，三大寺中以外來的喇嘛較多，喇嘛中以蒙古喇嘛求學最勤。

藏俗係一妻多夫制，二人合娶一婦是常事，然多為兄弟。如二人同在家，則婦為兄有；兄出門婦就為弟所有。因為他們中的一人，多出外，所以沒有什麼爭吵。女子在家操理家政多井井有條。

他回來時取道昌都德格，沿途駐紮的藏軍不少，藏軍中的總司令×代本，出戰前必吞服符水，且驍勇善戰，能避刀槍，每戰他必親赴前綫，現在藏方的將士都很信仰他。

世界消滅的探討

我和他又談了些西藏瑣碎的事。他是一個好學的喇嘛，所以談話又轉到宗教上。

他請索囊仁清問我：「世界經黃水朝天（世界消滅）後，地獄天堂將如何？」

牠突兀的問題，幾乎使我不能答復，後來我祇有理解他去答復他，「請你恕我不懂經典，所以不知道黃水朝天後如何。但是以我的測度，地球如果真有消滅的一日，天堂地獄自然都同時消滅。」我的答復也請索囊仁清翻譯。

他搖着頭說「不然」，同時他又解釋說：「黃水朝天以後，地獄中的惡鬼移到第二個世界上去受罪，天堂的仙人也移向第二世界去享福。」

「第二世界從何產生的？」我問他。

「彌勒佛自第一世界沉沒後，運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造成第二世界。」他答復。

「五行之氣還沒有煉成第二世界以前，第一世界業已黃水朝天了，不知道一班天堂上仙人，地獄中的惡鬼，住在何處？」我又繼續請教。

「……」，他尋思很久，然後說道：「經典上還沒有這一部。」我們結束了這一次辯論，再談些

旁的事，他回去了。他是一個富於研究的喇嘛，此後他常時來我處談話。

神馬出巡的日子

翌日的早上，雷雨很大，夢中被漏水催醒。這天是陰歷五月十六日，傳說是達頓的神馬出巡的日子，所以喇嘛寺要在山頂上祭山神，歡迎神馬。天還沒有大亮，雨止了，我就和索賈仁清趕上山去，看見香爐中已冒出很濃厚的柏枝烟，有五個喇嘛正在烟幕中，兩個立着吹嘛哪，兩個蹲着吹芒筒，一個喇嘛在中間搖鈴，高聲誦經。熱鬧了一陣，東方的太陽被他們吹上了山尖，才放了三聲火銃：「砰！砰！砰！」散場。

喇嘛會議允許跳神

喇嘛寺的跳神，按照什照谷腦的規則，是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日。又十月廿七，廿八，廿九，三日此外就是有大典，也不能跳神。我來並沒有趕上跳神的時期，但是跳神是如何的有趣，在宗教上又是如何重要的事，我吃苦進山來，沒有看到跳神，終屬遺憾。昨天我會冒昧的向塔布提出要求，請他們表演跳神。塔布很感激我替他們在塔子上立下的功德，竟誠意的接受我這一項要求。但是問題太大了，他還須取決於全寺的大喇嘛會議。昨天下午，十幾個白鬚的大喇嘛特爲此事集議，結果，也一致認爲我替他們褒揚宗教，就破格的允許了。我很感謝他們。同時我也無條件花了四塊大洋打一次鼓，作爲「千里送鷲毛，禮輕人意重」的表示。現在我的行囊實在是羞澀得不能向人公開，不然，出它四十塊，四百塊，也是應當的。

跳神的一幕

午後一時，寺前的一片廣場上，陽光晒得特別明亮，大芒筒嗚嗚的吹了一下，殿中走出兩個吹壘

哪的喇嘛，在「咪嗎！咪嗎！」聲中，引出了撐黃傘的堪布喇嘛。接着執鼓鉞的樂隊，執大鐵棒的鐵棒喇嘛，穿紅馬掛的「管家喇嘛」，均魚貫的走了出來，後面還跟着百餘個黃纓帽紅袈裟的喇嘛。大家踏下廣場，走成一個螺旋形的圓圈，旋又走向大殿門口，各按着座位就坐，堪布坐在大門左面的太師椅上，兩個鐵棒喇嘛則坐在左面，其餘多順着等級排在兩面。

樓上的喇嘛已扮好了鬼神，先走出一個大頭和尚（哈香）（引鬼），戴着大面具，穿着紫紅色的前清補服，身材特別魁偉，左右手各拉了兩個特別矮小的小和尚，在號筒驟哪鼓鉞聲中，一蹩一跳的登場跳舞了一週。

兩分點以後，換上四個戴骷髏面具的小鬼（格日）右手執短棍，一跳一躍，如僵尸一般的怕人。隨後換上四個笑臉常開的頭陀（印度人），穿着花衣花裙，手一揚，足一頓，做出呆頭呆腦的滑稽動作，引起哄場大笑。接着牛頭（吧），鹿頭（哈）兩個出場了，左手執尺許的皮人，右手持木刀，作砍腦袋狀。

接着五個不戴面具而束虎頭髮裙的人（哈喇），搖擺而來。他們頭上各戴着一頂堆花的帽子。頂上

還聳起一根孔雀毛，衣服的邊上都繡滿了骷髏的花紋。最後又出來了六個猙獰的惡鬼（卜倫）。戴起眼如銅鈴頭如巴斗的面具，頭上用骷髏作裝飾，手裏拿刀劍，也有拿尺許尸首的，在鼓鈸喧天中大跳大躍。看的人都嚇得沒有聲息了。

跳神的動作，據說是有一定的規則的。所表演的大都是蓮花大師（烏金白馬），派十八羅漢在印度擒妖捉怪的故事。現在各地的喇嘛寺，每當新年餞臘，總要拿它表演一番的。

跳神完畢的一羣化裝的鬼怪，都闖進殿中，喇嘛也各自散去了。

喇嘛吃葷的理由

和我們從成都一起進山的一位楊喇嘛，我們時常在什合爾寺中遇到他。有一天，特地請我吃飯。我在席間因不見戴喇嘛，問起來，纔知道戴喇嘛離開成都時，並未請假，後來被寺中知道了，說他有犯教規，於是鐵棒喇嘛要打他，戴喇嘛竟比天赫怕了。也門寺中的汝真真嚴，但是喇嘛大都是吃葷的。

。天天所吃總是牛羊豬肉。而且在麥熟以後十月間，寺中還要宰幾個大牛，開一次大葷。我會和他們談起這件事。據他們的解說，在前世犯下罪惡的畜牲，是應該加以宰殺而食用的。這種理由，當然很牽強，不過西北的高原，不生糧食，不生菜蔬，如果叫他們不宰殺，不吃葷，他們又如何能生存呢？

「上典」和「打鼓鼓」

喇嘛們吃飯，一天分三次：早上，午後，晚上，稱爲「上典」。每次都打鼓吹芒筒召集，喇嘛們在鐘鼓聲中，各自懷着碗上殿，照例須先誦經。等到經管伙食的喇嘛，提着茶筒糌粑按名分發後，才開始就餐。廚房中有能供給五百個人吃飯的大鍋，所以沒有供不應求的困難。

藏人的婚喪喜慶，以及平時發生疾病，他們必須請寺中的喇嘛唸經，俗稱「打鼓鼓」，即打一次皮鼓召集喇嘛唸經的意思；又名「熬茶」，即熬一鍋茶請他們上典之謂。「打鼓鼓」或「熬茶」的費用，幾角起，多至無限制。我也曾打了兩次鼓鼓，花去八塊錢。寺中收到打鼓鼓的錢，或作公產，或

添幾樣茶，或於上典時按名分配給喇嘛。

喇嘛的等級

「喇嘛」，我語都呼爲「喇嘛」。我人染了藏俗後，有兒子的人家，也都送他們到寺中拜師學喇嘛。這班小喇嘛，通稱爲「和尚娃娃」，在寺中讀了四年的「自持拉」和「仲色爾經」後，就可升爲「格撤」，等於初小畢業生。這時可以入藏，進三大寺，讀「熟而娘經」二年，「孰而娘工嘴經」二年，「自剛臬巴經」二年，「自剛而日巴經」二年，一共八年，就能考「格龍」，即一般通稱的喇嘛。如果再鑽研下去，再讀「黑而衿經」二年，「哇嗎殺而巴經」二年，「哇嗎而明巴經」二年，「實而強當木經」二年，「實拉桑巴經」二年，「實拉當木經」二年，共讀十四年，就可以考「格西」（博士）了。不過以上都通稱爲喇嘛。喇嘛是「無上」的意思，本來黃教中祇有達賴可稱喇嘛。其餘都不够資格，但是現在都亂稱起來了。至於教中的活佛和呼圖克圖，他們都是「呼畢勒罕」「再

世」的，所以都不須經過讀經的階級，就能在教中佔着最高貴的地位。

喇嘛寺的組織

喇嘛寺中的組織很嚴密，有「堪布」（方丈）一人，綜理全寺的行政；「鐵棒喇嘛」二人，等於司法官，寺中任何人犯戒，都由他懲辦；「管家喇嘛」一人，掌管全寺庶務及伙食。凡是一班年高德劭和退隱的「堪布」，都稱「大喇嘛」，為寺中的參議。除掉大喇嘛以外他們都是三年一任，輪流轉換，所以寺中的喇嘛都有選任「堪布」的希望。

喇嘛的生活

喇嘛的衣服，都作紫紅色，這種顏色是否宗喀巴改後的顏色，還是未改前的顏色，尙無從斷定，

因爲我後來發現紅教，黑教，老教的衣服，也都是同樣的紫紅色。至於寺中喇嘛鷄冠形的禮帽和堪布的禮服（兜達）則是正黃色。喇嘛都不穿褲子，而圍着裙子，上身用十數尺長的一幅布，或府綢，披繞身上，所以稱爲披襜或袈裟。

全寺有數百僧舍，在山腰的平壩上，每個喇嘛住一所，據說這都是他們家裏造給他們住的。此外他們除掉在寺中可領險經費外，富有的還可以回家中拿津貼。因此每個喇嘛都吃得好，穿得好，而且又不做事，又舒服。一般戎人，看到他們生活的安定，又誰不願意去當喇嘛呢？

他們大半整天沒有事，祇是在樹陰底下乘涼。誠心學佛的喇嘛，在家中誦經，或在寺外轉經的實居少數。大部份的喇嘛，好像都能背誦藏經，認識藏文，但是你如把經書上的藏文，寫在另一張紙上，他們就不認識了。五百名喇嘛中間，聽說祇有一位很有本事的喇嘛，但是姓甚名誰，大家還不甚清楚。祇知道有一天晚上，大家上典後出殿時，他在黑暗中跌了一交。明天在他跌的地方，發現了石頭上印下了很深的兩隻手印，於是大家都很驚奇，連忙把石頭搬起，供在後殿。但是這一位高僧，至今還沒有知道他是誰呢。

輪迴圖和歡喜佛

在喇嘛寺內或僧舍的經堂前，都可以發現一張壁畫「六道輪迴圖」。圖作輪圓形，有一隻獅子抱住。在六道中，最上的是享樂的神仙，中間爲芸芸的衆生，最下的是在地獄中受磨難的惡人，牲畜。又六道圖的中間還畫着一幅雞吃蛇，蛇吞狗，狗咬雞的互相殘殺的貪心不足圖。這是一幅啓示人生應做善舉的宣傳畫。

喇嘛寺的左右兩壁，東西兩配殿，多有繪的或塑的或溜金的歡喜佛。形狀是一個牛頭馬面的神，摟抱着一個嬌好的女子性交；趺坐的，跨步的，各種姿勢都有。在舍利塔中，我還見到一個歡喜佛塑像，和普通的人一般大。

據喇嘛告訴我，歡喜佛是純潔偉大的神佛，中以「臬畢」（俗稱混世魔王）爲最常見。他的畫像：多頭，多手，多足；足下踏着虎皮裸體人；懷中摟一裸女，相對作弓箭步；跨下則懸很多的人頭

和骷髏壳；手中還拿了許多兵器，法寶。據說他還是一位黃教的武祖師呢。

正殿上有幾隻一丈多高的寶鼎，銅質溜金，上面鑲有人畜寶物等像；頂上五叉，掛銅鈴五枚，隨風發聲，頗清脆悅耳。這些寶鼎，是前清時由北京的雍和宮頒來的，所以喇嘛們都很寶視呢。

第八章 什谷腦的印象

「什谷腦」，漢名「興隆場」，牠在我的路線上，是最後的一個市鎮，也是最後的一個郵所。我必須在此地辦理許多重要的事體。我們從喇嘛寺下山，三里入大路，穿過一段柳林，就達到什谷腦的市鎮，首先看到一個聳起的礪樓；許多戎人背了糧食什物，在一條狹狹的街上熙來攘往。

什谷腦的市面跨在什谷淖河的兩岸，共有一百五十家以上的土樓房。市中心有一條木橋，貫通洶的河流。河的南岸名營盤街，全是住宅和屯守備的衙門漢兵的營房。全市的商業都在河的北岸興隆壩大街。漢人開的茶號，麝香號，以及戎人自己開的雜貨店，宿舍兼吃食店，都集中在大街的兩面。不過所謂大街，事實上祇是小巷罷了。

全市的人口約七百人，戎人占十分之七，漢人祇有十分之三，所以全市是以戎人為中心。但商權則完全操於漢人之手。凡五屯四土的藥材出山，茶布進山，完全由什谷腦為樞紐。雖然近年來因地方

的不靜，四土的貨物，多已取道懋功，然而什谷腦始終是佔着西戎最重要的地位。牠是受轄於理番，而理番的商業也不逮此遠甚。差可與牠並肩的，是泯江尾上的松潘。

我在此地剃掉了已經蓄了一個多月的長髮。市上共有兩家理髮攤，其中祇有一家會用剪子，但手術並不高明，我理髮時足足受兩個鐘頭的痛苦。

採伐森林的木廠

木材的出山，也是以什谷腦爲中心。此地有一個經營林業的「泰和公司」。是由松茂、利森，兩木廠改組的，現在有數十萬資本，股東都是軍政界的重要人。伐木的地點，是在什谷腦河以西的「來蘇溝」深山中。採伐的方法，是將山上的大杉木，在離地一尺之處砍下來，分截爲一丈二尺，或一丈六尺的木段。每段剝去樹皮，劈成四方形的「檄子」。泰和公司每年要砍十五萬至二十萬立方尺的檄子，輸運到成都。

每一棵砍過的樹根上，還有抽出新苗的生機。若干年以後，砍過的山頭，又成爲茂密的森林。他們採用這種「萌芽更生法」，很合乎伐木不忘造林的原則。

山上的木材，比柴草還價廉，他們祇要費二百塊川洋，就可從戎人的手中將一個山頭收買過來，所以他們的利益很大。但是戎人的山上，都是原森林的區域，面積佔有幾萬方里，一家泰和公司所砍伐的森林，不過是原來萬分之一呢。

戎民貴族小學

在營盤街的古廟中，設立了一個「邊民學校」，是一所完全官辦的義務學校，是專爲古耳溝一帶戎民貴族的子弟辦的。當我去參觀時，他們正在上課。校中共有兩個教室，三十幾個學生，除校長外，祇有兩個教員。學生的衣食住以及課本等等，完全由學校供給。所以學生都完全拋棄了大領衣而穿上黑色齊整的學生裝。教育的方針，以國文算術爲主，另外授以實用的手工，程度等於小學。他們

的手工，是利用本地的羊毛，打毛線，織毯子，結絨線衫（毛寒衣）。學生們因為受了教師們新法指導。可以織出許多花樣不同而織工精細的毛織物。他們的手工作品，拿回家去，他們的母親見了都很驚異。

一個完全義務的學校，而感到招生的困難，這也是囁語吧？但據劉校長告訴我，的確是事實。因為校中的學生祇限於貴族的子弟，而貴族的子弟却大都認為不必讀書，於是這些戎民貴族為敷衍督辦署的公事起見，就胡亂的派送他們小娃子及奴僕的兒子來校讀書。也有奴僕的兒子，不願意讀書的，他們祇有出了錢請漢人的兒子，冒稱戎人，報名入校。現在督辦署對此以嚴厲取締，開除了許多冒名的漢生，所以戎生是比較的多，但是冒名的漢生還是不能免，而且校中的學生，至今也沒有足額。我會參觀過校中的宿舍，一床一被，還算整齊。戎民學生初入校時，咬漢音很覺困難，但因其中雜有漢生，故入校廡混一二月後，也能講普通的官話了。

丹扎木溝之遊

我於卅日和索囊仁清下山，進「丹札木溝」去，沙哪的家裏就在溝中，他早一日已進山去等候我們了。什谷屯的官砦也在溝中。我們穿過什谷腦的營盤街，就到了丹札木溝，白楊夾道，濃陰蔽日，涼爽的清風，潺潺的流泉，引起我們的美感。索囊仁清患着氣喘，走得很慢，我們也就緩步的觀賞。山脚下金黃色的小麥，多已成熟了，少數的戎人在田中收割。一路溝中有十一個砦子，順着山坡上去。其名稱是：營盤街，格山腦砦，大石堡砦，馬路砦，卡木砦，科多砦，克增寨，木晚砦，疎武砦，瓦是砦，鸚哥山砦。每砦平均有二十對煙戶，全溝共有二百家，約一千人。都受克增寨的屯主任管轄。

暮色蒼茫中，克增寨的屯主任衙門中，突然增加了兩個異客。索囊仁清和屯主任楊繼祖是熟朋友，楊君早已知道我們要來，所以事先替我們佈置好了臥榻。

楊主任是九子屯守備之弟，我們一見面，就知道他是一個腦筋清楚的青年，看他的裝束和聽他的說話，誰都不知道他是一個戎人；他簡直是一個漢人。他曾在成都讀過書，並且還是茂縣的「軍官訓練班」畢業生，所以中文和軍事都有相當的根底。五屯的守備中祇有他沒有染着大煙的嗜好。

什谷腦改制的經過

「什谷屯」本屬「什谷」土司地，乾隆年間土司蒼旺謀叛，岳鐘琪等將其剿平後，遂分其爲「五屯」。「五屯」本各有守備兩名，什谷屯的守備，一爲包姓，一爲高姓。包姓自守備包德惠死前，沒有後嗣，祇有一個女兒，高姓自守備高益贊死後，則由土婦索黛玉執政，其子高良並娶包氏的女兒爲妻。但索黛玉淫狠性成，十八年且藉口色耳的戎案（夷變）聯合了梭磨土司的黑水人，反抗屯署。旋被政府調兵戰敗，兒子高良就死於難，索黛玉祇得逃奔雅州，不久高良的孀婦包氏就重贖了九子屯守備的兒子（楊繼祖）爲夫婿，屯署遵照國民政府命令，取消什谷屯世襲的守備制，而改稱守備爲主任，於是包家在前年贖的新婚，就被委爲主任。因此五屯現在祇有四屯還是守備制。屯主任原是一個新名詞。但是他的職權也和老守備沒有什麼分別。

什谷腦的林肯

楊主任果然是一位有新腦筋的青年，他在衙門中已經革除了平民見官要跪的禮節；同時從前在守備衙門中永遠做馬牛的奴婢，也給他解放了，凡男女長大，婚嫁後均許其自由。這一種奴婢，是戎人中的牛馬階級，當他們因為犯了罪，或欠了債，就罰他們在衙門中當奴婢；即是生了子女，也還是繼續的做奴婢。他們是永世永代沉淪的可憐人。現在楊主任將他們解放，當然是一件很大的功德。

楊主任的全家福

第二天早上，我為楊主任的夫人女兒照了一張全家福的相。楊太太穿了滿清時代華貴的官服，錦繡的霞帔，帶上珊瑚珠編成的鳳冠，又束上一條戎人織花的腰帶，頸上懸着金鑲玉嵌的經盒，手上共

帶了九只鑽珊瑚的戒子，面上又敷上一層白粉，她真太富麗了。她的女兒，也穿了一件繡花的旗袍，拿一枝竹片的口琴（噴噴），在旁邊吹彈。聰明的臉兒上，襯出一層微笑，真和美麗的小鳥一樣。

照好了相以後，我與楊主任，索囊仁清和一位賈老師，應沙哪之邀，去到他家裏吃飯。沙哪的家裏，就是索囊仁清的家裏，因為索囊仁清是幼年入贅在八石腦的，大凡西戎都盛行娶英雄媳婦的風俗。我們四人在經堂前的屋頂上吃酒，閑談，很為愉快。

七元一年的教師

賈老師是楊主任創辦的學校中的教師。楊主任很努力提倡戎人的文化，獨資辦了一所學校，但祇招收到四個男生，加上他自己的女兒，也不過是五個人，課本係採用商務印書館的國語讀本。此外他又辦了一所平民夜校，專門教授屯民識字。然而來讀夜校的人也不過十個。戎人實在打不起他們讀書的興趣。至於賈老師的待遇，伙食是由各學生按月輪流供給，束修每年由楊主任津貼大錢二百千，合

洋七元而已。山間是出賣力氣的地方，能文而不能武的塾師。他坐了一年的冷板凳，還不及背夫跑一個月呢。我向楊主任建議，要提倡文化，應該在喇嘛寺中設一個學校，凡小喇嘛讀經時，即以中文爲必修課。戎人素來敬重喇嘛，喇嘛而識中文，戎人對於讀書的興趣自然提高了，楊主任很以我的話爲然。

賈老師也加入跳鍋裝

我們隨話隨飲，天晚了，賈老師和索囊仁清也都有了醉意。我回去後，又泡了一壺酒，召集砦上的丫頭男子二十八人在廚房中跳鍋裝。室中燃起「油松」，（一片一片的有脂松柴），明亮的火舌，照耀着如同白晝一般。鐵架上煨起一大鍋開水，酒罈就擱在爐灶上旁邊。他們在室中挽着手，歌跳，隨跳隨飲。熱鬧的情況，鼓動了賈老師和索囊仁清的興致，他們也加入在隊尾歌跳，那頹然的醉態，零亂的脚步，使得丫頭們都笑痛了肚子。

可怕的熱病

七月二日，我們返喇嘛寺，在衙門前遇到二個小奴隸，吹向日葵梗，嗚嗚悲鳴，似在泣訴，他們可憐的身世，引起了我無限的悲感。

途中見到一些沒有人居而尚完整的土房，我很好奇，問起來，纔知道，有一段故實。據說我人常患「熱病」（土名）初起時，頭痛，發熱，臥床不起，他們不知醫藥，大多數祇是去請求喇嘛「打鼓」，「唸經」，「捉祟鬼」，數日或數十日後，病者不治而死。亦有急性者數小時內，不及請喇嘛唸經，即與家人長辭者。得此病者，往往傳染全家，非至全家死絕不止。所以我人有了熱病，親戚都不敢去探望他，怕把病魔帶了過來，這帶路上的空屋，大都是染了熱病死完的人家，以後也沒有人敢去再住了。

背經書驅邪

我們在吃燒午（三四時）時到達喇嘛寺。寺中來了幾十個戍人，在殿前叩頭。一刻之後，各人又分背寺中的藏經，歌唱下山；前面有幾個喇嘛吹噓哪領導，後面背經書的自成一隊。歌詞和跳鍋裝裏唱的俚曲差不多。明日又照樣背了回來。據說山下的砦子，上一月曾患牛瘟，並且還遇到很多不順利的事情，背經書下去，就能驅除各種邪氣；同時久旱中還可以求雨。

馬塘口岸的衰盛

昨天我經過什谷腦時，聽說茂縣的劉代督辦要來。今天特下山去探詢。在協盛全香號中，發見營部幾個師爺公開的在抽大烟，同時當地的駐軍長官胡營長也喝醉了，所以我沒和他們多談。胡營長要

拉一匹馬送我上山，我堅辭了。

在第三天督辦劉氏，在幾十名衛隊保護之下，坐了一乘竹轎到達什谷腦，我們又在此地會晤了。他這一次西來，是爲的辦理重行開闢馬塘商埠事宜。

馬塘在什谷腦的西北部直固山之陰，距此約有二百六十三里。本來是一個屬於梭磨土司的商埠，北通西番草地，西南一百二十里通四土的卓克基，在商務上，他在什谷腦的尾閭，也是一個屯積地，以前艸地進出口的商貨，如茶布，藥粉，皮毛，多經馬塘而至什谷腦，很少取道松潘。因沿西路的路程，比走北路可以縮短四日，途中也比北路的人烟稍稍稠密，並且祇要經過一個大山（直固山），所一般來往艸地的商人，都舍松潘而走馬塘。但自十八年屯署和黑水人民經過一場大戰而後，馬塘口岸即被土民縱火燒掉，道路從此不通，由是商旅都舍馬塘而走松潘。馬塘口岸，等於封閉，西路商業，也就一落千丈了。

馬塘焚燬的經過

那一次戰爭的經過，情形很爲複雜。起初是梭磨戎民的內鬨，因梭磨土司絕嗣，死後沒有相當的人可以承繼，於是引起他部落中的大頭人司高讓任貞與木耳甲恩登三人的覬覦，互相殘殺，歷十餘年，相持不下，「上蘆花」「上黑水」的人民，就推舉汶川瓦寺的索土司代理梭磨土司之職。但是下蘆花下黑水的人民，又起而反對，同時還請了什谷屯的守備名叫高益贊的暗中援助。梭磨是四土中最大的一土，高守備當然有做土司的野心，他雖然是索土司的妹夫，但爲要做土司，也就不惜參加暗門。高益贊死了以後，索土司受了屯署的幫助，實行到梭磨做土司，這時下黑水的司高讓等，仍表示反抗，互相激戰不已。司高讓因爲和什谷屯土婦索黛玉等有聯絡，聲勢浩大，索土司看看不敵，同時戰事濃蔓延到什谷腦。引起了理番會知事的憤慨，率屯兵和團丁前去進擊，不幸知事的腿上，被一顆流彈打中了，事態更形擴大，屯署不得已派大隊去剿辦，司高讓才撤兵屈伏。

黑水的中部「色耳古」，是著名產金的地帶，屯署幾次想派人去採掘那些有好幾斤重的金塊，就受到戎民的反對，不能實行。十八年駐在山中的警衛團，因事又和司高讓發生衝突了。團長劉耀奎決心打進去採掘金礦，就此互相用兵，黑水的戎兵仗着地形的熟悉，利用森林的掩蔽，在險要處每施

用飄忽的襲擊。屯區的軍隊雖然有新式的兵器，和二營的大兵也沒有占着絕對的優勢。在這一次戰爭中，反襯出黑水人的勇悍善戰。後來在撲頭山、二道橋、色耳古等處轉戰數月，總算把司高讓平服了。梭磨土司的職位，也就從此明令廢除。但是掘金的目的，還不容易達到。而在這一役中，馬塘的口岸就被焚燬。同時敗退的戎民，且化整為零，結成小股土匪，沿途騷擾，馬塘的路因此等於封閉了。

開關馬塘口岸的周折

馬塘口岸的不通，是屯署稅收上莫大的損失。過去雖也有過幾次開關商埠的計劃，但都沒有結果。因為土匪鬧得太兇了，非但商旅受他們的搶掠，就是官兵也不時被他們襲擊。如果軍隊駐得太多了，又會遭地方人士的反對，說是兵會擾亂人民，正式的人民，見過兵就怕。再說派許多的兵駐在荒山中，給養上也是極大的困難。所以馬塘口岸的開關醞釀了好幾年，都不能成功。這一次屯區下了最大的決心開關馬塘口岸，和黑水的頭人等商議了數次，才得到他們的贊成，這一次督辦劉氏之來，打

算後天在什谷腦西卅里的關口召集「夷務大員」和黑水的頭人，開一次會議，作最後的商決。

贖罪銀子四千兩

屯署這一次開關馬塘口岸的經費，完全有松岡土司的戎民擔任。這裏面也有一段因由。松岡的土司高讓，本是什谷屯守備高益贊的兒子，後來招贅到松岡去的。松岡的土婦以先原是招高守備之弟高承讓爲夫，不料承讓身上有暗疾，土婦不悅他，高守備要攫她的土地，所以又送他的次子去贅在他的孀孀名下。西戎是講「根子」，不講名分的，這到滿不在乎。但是高承讓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性情非常暴戾，土婦既不悅他，夷民更是恨他。民國十七年，他因犯了戎民的衆怒，竟被殺死。戎俗是行古法的，以下弑上的案件發生，該土的人民都罪該萬死。他們知道現在時代進步了，古法也能通融，所以他們就自動籌集銀子四千兩，向屯署贖罪賠命，請勿追究。

這一批贖罪銀子，屯署方面就預備接收下來作爲辦理建設馬塘口岸的基金，在一月前，特派了理

番的彭縣長，及「夷務大員」沙鐵帆進四土去收受這一批銀子。

準備到卓克基去

現在開闢馬塘口岸的基金有了着落，一切工作都可以進行，所以劉督辦一面召開會議，一面就在馬塘建築營房，招設商店，並擬派大員及軍隊常駐在那裏。

這幾天什谷腦市上，頓形忙碌，但是五日劉氏赴關口去了，市面又恢復了清靜的狀態。

有兩個「邊民學校」的學生，買了二包胡豆醬到喇嘛寺來，請我照相，我告訴他我不是照相的從業員，不能收受禮物。他們終於把禮物收回去了，我才替他們照相。

我的一切信件都發出了，籌備的事宜，也告一段落，西路近來也沒有變亂，我們要乘他們開會的機會趕快過去。七日很巧的有一大隊馱茶的松岡人進四土，我就派索囊仁清去和他們接洽，以七元一馱的代價，雇到二匹牲口，預備隨着大隊進卓克基。

第九章 赴卓克基道中

前幾天索囊仁清接到成都耶穌教方面一位美國人的信，也要進山來隨我到西番草地去旅行。現在時間已是迫不及待，事實上我也不歡迎外國人隨着我們踏進尙未開化的腹地。

我們的旅行隊還少着一個人手，索囊仁清於是又把阿姆袞找來。他是一個勤快忠實的幹僕，也會隨索囊仁清進過西藏，到過蒙古，最善於管理牲口的隊伍。

早上把所有的行李收拾好了，寺中的喇嘛聞訊後，又送了許多的香豬腿，酥油，錫塊，藏香，陀羅經等，他們的盛情，我很感激。

我們又在什谷採辦了七十斤一包的小包茶，二斗白米，幾十斤乾麵，索囊仁清又在家裏磨來了三斗糌粑。計算我們的糧食，還足以對付一個月的長途。現在將行李交給了松崗人的大幫先行，他們分裝了四馱，兩頭是雇的牲口，兩頭是索囊仁清的馬，所餘的一頭騾子，預備給我乘坐，但是我的脚

很能走路，所以我還是讓給了索囊仁濟。

向寺中的喇嘛們，什谷腦的士紳們，辭別了。一位蔡喇嘛，和一位楊喇嘛，提了一壺順酒直送到五里路山下，這是饒行的古禮，雖然我和他們的言語不能完全達意，但是他們的熱情使我感激到萬分。我把這一壺酒一飲而盡，他們才告別走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我在途中默念着太白的詩。

越過樸頭梁子

我們一行四人，阿姆牽着行李在前面先走，索囊仁濟因為走不動路，騎上了騾子。幾里以後，路往山上升去，山腰中一羣牲口的黑影在向山頂上移動。我們趕上了大幫，一連七八十頭，馱有茶包的牲口，延長了一里多路。十幾個穿大領着厚皮靴的松崗人，混雜在馱隊中，每人管理五六隻牲口，另外又是十幾個商人，也是進四土的，編入在後面，這是一個大商隊了。我們魚貫的上山，毫不混

亂，簡直是浩浩蕩蕩的大軍模樣。

在驢頭滾滾中，我們跟在牲口的尾後上山，牲口背了貨物走山路，也是很累，一停一歇，走了一個鐘頭，纔爬上拔海二九六〇公尺的僕頭梁子。此地是什谷腦西的第一高地，什谷淖河圍繞牠的面前，而地勢很險要，十八年屯署和黑水人的戰爭，就在此地相持不下的。

一塊唐代的殘碑

山頂上一塊殘碑，證明紀元七二七年此地也是一個征服吐蕃的遺跡。碑辭是：

『朝散大夫檢口維州刺史上柱國焦淑，爲吐蕃賊侯彌并董敦義投蕃，聚結逆徒數千騎，淑領羌漢兵及健兒等三千餘人，討除其賊，應時敗散。開元十五年九月十九日記。X典施恩書。』

山上荆棘叢生，野薔薇也到處開放，遠處的杉木，更是青翠可愛。

商隊中我發現有二個下江人，（長江下游人的通稱）一個姓屠，一個姓王，他們都是第一次進

山，到松岡去販料珠，換麝香的。我們講着很久不講的鄉音，都感覺得有趣。

第一次打野

面前的太陽，已向山下墜去。牲口往江邊的一個平壩上跑下，我們要在這地打野了。此地離着關口還有半里，那邊有村落，但是有牲口的馱幫，他們不歡迎宿在沒有草的村中。並且幾家煙戶的小村中，也住不下大幫的人畜。

松岡人在暮色中，將牲口背上的茶包，在平壩堆成一段一段的矮牆。鞍韉等物，放在茶包底下。七八十匹馬，像野馬一樣被他驅放在坡上。一羣商人各人占了一塊平地，把行李在露天展開，像街頭叫賣的舊貨攤。夜色的序幕在人們的忙碌中，已把這塊數百尺平方的草壩籠罩了。

沙哪將我們的牲口在山上放去，阿姆袞在溪邊盛了一銅鍋水來，就地用一塊亂石，架成一個三角的土灶，他在坡下找了許多樹枝荊梗，插在灶中引火燃燒，這些吃飯的家伙，我們早已預備了，我們

祇少一個羊皮火筒鼓氣，阿姆袞用嘴吹燃了一灶的濕柴，我們都席地的圍坐在火邊，各人的臉上都被火燄照耀得通紅。一刻鐘以後，茶熱了，每人盛了一碗，另外加上一塊酥油，化成特種的油茶，瓜分着饅饅，胡亂的進了一頓野餐。

四週數十起的火光，都在噴着火燄。戎人們兩三個，五六個，坐在一堆通紅的火花底下高聲的談笑。這是一個夜營，活躍的情景，使一幅大自然的夜景更生動美麗。我幾乎想振起我疲乏的身軀來舞蹈。

大家在晚餐以後，戎人們以毡墊一鋪和衣睡下，人聲靜了。阿姆袞把我的行軍床展開，我躺上去，星斗望着我在閃眸，山峯隱隱的侍候在床的兩面，夜籟無聲中，什谷淖河唱起潺潺的催眠曲。這時候刮的風很大，我是第一次打野，怕有濃露浸濕我的頭部，所以用雨衣蒙在頭上，一覺醒來，風息了，無數的蚊蟲在艸中出來，飛在我們的耳邊大唱凱旋歌。我受着他的刺激，展側不能成眠。狗在遠處吠叫，馬在近處嗚嘯，夾着戎人的鼾聲，牧人的鼾聲，鬧成一片，又過了多少時候，纔聽不見這許多雜亂的聲音。

關口的模範新村

第二天早上的晨餐，又是熟茶饅饅，我很早的就到關口去，打聽開闢馬塘口岸會議的情形。

關口有數十家煙戶，一位木廠的老闆姚寶珊，他在此地獨資開闢了一塊數百畝的荒地。又在遠處引來一道山泉，並起了一圈新屋。街道鋪得很清潔整齊，他定名為「模範新村」，他預備把什谷腦的市面，西遷到關口，但是在他事業還沒有完成以前，他就去世了，我在新村的一所關上等待着，參加這一次開闢馬塘口岸的會議的要員都陸續的來了，如張參謀長，彭縣長，王所長，楊主任等。我們都坐着閑談，彭縣長纔從四土出來，王所長他是久居在關口卡上的，他們兩位述着下面兩節戎人的趣事，幾乎把大家的肚子笑痛。

收復蠻子的法寶

王所長說：一位松岡人在警衛中當馬弁，他隨着團長出山到成都，繁華的城市撩亂了他的眼花，他很像劉姥姥進大觀園，第一晚就在街上東張西望。春熙路是成都頂熱鬧的一條馬路，晚上戲院子門首的電光照得象白晝一樣；如潮水般瞧戲的人，都往門裏擁，他也莫名其妙的，隨在人潮後面，要進去看熱鬧。但是因為他沒有買票，警察就毫無情面的，把他趕了出來。他很懊喪的退到門口，壁上的電燈突然的對着他發亮，這是什麼一回事呀！他伸手去撫摸，祇覺得外面有一層堅硬透明的物體籠罩着。他要知道發光的究竟，就拾起一塊小石子，向着亮光上擊了一下；轟然的一聲，燈光熄了，他也嚇呆了。那邊閃過來一個警士，把他抓進局子裏去。問明了他是警衛團的馬弁，就解他到軍部去。團長就斥革他。並提送他回山。他經過灌縣，又在吃食店中看見了電燈，雖然光亮比上次的光亮，但是他不知道是同一的東西，他百折不撓的，決要知道這件小玩意。然而他上次已吃過了牠的大虧，所以他這一次很有心的移一隻板櫬，就立刻在凳上，把電燈反覆的摸弄，他大概又惱怒了電燈吧，身上突然的一陣麻木，眼前烏黑，一種強力，把他推到在地上。幸而電力弱，觸得不重，他給同行的人救醒了，以後他進山去，便逢人說起，這件事情，認為是奇遇。一次遇到王所長，他又訴說這件事，王

所長哄他說：這是我們收服蠻子的法寶，他垂手伸舌，惶恐的答道：「蠻子不敢反了」，這是一件趣聞。

彭縣長的發現

彭縣長說：他此次在馬塘辦案，住在一個戒人的家裏。山間的戒人，因他是地方的父母官，都很尊敬他。一夜，他沽了罈醪酒，請他們吃，他們就召集了幾個丫頭，來表演跳鍋裝，給縣長老爺觀賞。一班青年男女，圍着罈子大跳大飲，歌舞特別的賣力。鬧了半夜，都醉了。在光線黯淡的壁角中，彭縣長忽然發現一對青年男女在喁喁私語；一下子丫頭的衣襟中露出一隻乳峯，那個醉眼迷濛的男子的手，就像餓虎擒羊的觸上去。他和他真太放肆了，完全不顧尊嚴的縣長老爺，端坐在家中啊！這又是另一件趣事。

旅途中的冰水

不久，劉督辦也已起身，他要留我在此地吃飯，我因為還要趕路，便婉詞謝絕了。我趕忙替他們攝了一張團體的照片。他們又陪我在模範新村中參觀一週。臨別時，劉督辦送了我幾聽罐頭魚，使我在長途中加添了一種美味的菜肴。

索囊仁清騎着馬，我仍然是步行，我們沿着什谷淖河趕上去，一段路以後，又加入了大幫了。一路上祇聽到蹄聲，人聲，流水聲，祇見到人影，山影，牲口影。猛烈的太陽，照在我們的背上，崎嶇的道路，一段一段向我們後面消逝。口渴了，我人們不顧衛生不衛生，就臥伏在溪上作牛飲。我也用杯子吃了幾杯冷水。夏日的冷水還冷得和冰一樣，真可以稱爲冰水，我的手浸在水中，沒有一分鐘，手指都麻木了。

新添了一個伴侶

來蘇溝以下的路，樹木都很茂密，所以泰和木廠公司在溝中設有辦事處。

今天我們打野在獅子坪。茶熟的時候，我們在火光中發現了一個十六七歲的戎孩。宗襄仁清問他，纔知道他是一個喇嘛寺的「和尚娃娃」。他已經畢業了，具有入藏的資格。他打聽到我們西行進廓落克去探險，很想跟我們進廓落克，再深入西藏，所以他今天在什谷驅趕來，偷偷的跟在我們的後面。此後他就替我們拾柴，打水，管理牲口，為阿姆分担了一部分的工作。

避免土匪不走馬塘

第三天的路上，都是茂密的杉林；已經砍下而腐爛的大杉木，都橫臥在地上，馱茶包的馬跳過

時，往往會把茶包掀下。

「大秋地」的砦上，有年出一季的山田。

蘆桿橋，是分路的三叉地點，一個崇高突兀的山峯，把什谷淖河分成了兩支：一支插入西北的山中，直伸到直固山下；一支由西南的兩山間瀉出，名叫猛古河。什谷淖河祇有十五公尺的寬度，顯出是將近河的源頭了。

赴馬塘的路，沿着西北的支流進去，過直固山，（又名鷓鴣山）約有一百三十五里，再西南一百二十里就到卓克基，但是我們的大幫為避免土匪劫掠，所以犧牲了這一條捷徑，去繞越兩個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山。這一種艱苦，大家不免同聲的咀咒土匪。

聰明的迷信家

我們在熬茶以後，由蘆桿橋向猛古河流域前進。在夾壁中向南走了十八里。山勢陡然開朗，馱馬

踏在碎石灘上，沙沙發聲。猛古河又被一個大山剖成二條支流：向西的一條，是我們沿着牠走的直入虹橋山下。南首的一條支流，循着他下去，爲取道懋功的下道。

猛古是已在虹橋山脚下的砦落，我們在陣雨中到達。山瀑上有一所水推轉經的石房，裏面裝上一個直徑尺許，高三尺許，作水磨形的輕軸。牛皮中裹了許多「噶嗚呢叭咪吽」的真言經。這是戎人裝設的「南無阿彌陀佛」。轉經底下的輪軸，受着水力的鼓動，日夜不息的旋轉；每一轉動，等於念六字真言無數遍，聰明的迷信家，我可佩服他聰明而又省力啊！

初嘗草莓粥

今天因爲有雨，我們的駐地就設在猛古的上面草坪上。行李下了以後，太陽又在雲端裏露出笑容了。草坪上有很多紅的帕爾（草莓），我趁他們在拾柴裝水時，隨手檢拾，沒有半小時，我的呢帽中已裝滿帕爾了。回到駐地，向他們提議今晚煮一次帕爾粥，嘗一嘗異味，大家都贊成。糖是現成

的，一刻鐘後，我們都嘗着又酸又甜的「八寶帕爾粥」了。索囊仁清又檢一只喇嘛送的香豬腿，在野火上烤了一下，分開來大嚼。這一次的野宴，使我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太陽在樹林中下去，小飛蟲成羣的在深草中飛出來。牠和蚊蟲一樣的會咬人。但是各處都架起樹枝，燒成一堆一堆的大火。飛蟲竟毫無意識的投上去自殺。

多情的戎女

商隊中發現了一個壯健丫頭，露宿在草坪上。我們覺得在起身時並沒有女性，所以都引以為奇。後據索囊仁清的調查，她是古耳溝頭人的女兒，她因為她的體人——我們商隊裏的一個商人名黑爾本的進松岡，所以特地拉了馬來送他，古耳溝距此六十里，明晨她就要單身回去，荒山中單身不能走的，尤其是一個女子，但是她已被偉大的愛情所驅使，忘記一切了！

幾乎釀成一場血案

夜間驟嘶馬鳴，而且有一匹馱馬在我的床沿上擦癢，我在夢中被牠鬧醒，一會兒就天亮了。糲糲酥油茶吃過以後，貨物上馱，又將啓程。下江商人姓屠的和姓王的，忽然與馱幫中起了爭執，他那貨物的馱價，言明至松岡，每馱一百四十斤，取價八元。騎人的馬也是照八元計算。當然這是特別的價格了，普通祇有六元啊！他們一共三人，合租三匹騎馬，他們的行李零件等預備也搭在騎的馬上，但是遭了馱幫的拒絕，其理由是騎的馬祇講騎人，不能搭物。因此路上他們已在齟齬。今晨他們三人又以六元的代價雇了一匹騎馬。各人都已有了馬騎，但是零物還得想法安置，固執的戎人，始終不肯通融一點。商人中的一個因為氣憤極了，便破口罵道：「媽的，老子到松岡去辦你」。馱幫雖然不懂漢語，却能會意的，於是他們認為莫大的侮辱，一個馱幫中的小伙子聽了，大吼一聲，拔出腰中的佩劍，奔上前去，許多正在上馱的戎人，聞了吼聲，也多抽佩劍，執樹枝，奔集攏來。形勢突然的緊

張。戎人的佩刀出鞘之後，不掛紅（即不見血）是不能收進去的。我趕急的奔上前去，執住那個爲首的小伙子執刀的手。索囊仁青也隨後趕來，幫我用戎語解勸。許多漢商多奔來圍住馱幫，作魯仲連，那個罵人的商人，早已嚇呆了，幸而馱幫以爲我是什麼特殊階級的人物，經過幾次解勸以後，他們也就破格的重又收回還沒有掛紅的佩刀。

花花世界

大家重又西進。地勢漸漸的高起來，穿入了森林，日光爲枝柯所蔽。溯流在樹底下瀉出，早已濺濕了我的衣服，廿里以後，纔鑽出了這條密樹的狹弄，一幅青峯雪嶺的畫圖，展開在我們的面前。彩色的雜花，織成一塊地毯。虬曲的刺櫟樹，都站在溪邊向我們點頭。野花的種類很多，有野蘿蔔花，有如錢大五瓣的黃白花，有紫綠紅醬色的桶狀細喇叭花，有淺紫花黃蕊的蒲公英，牠們都像空谷美人而獻媚在陽光之中。還有一種鑿形的「雀撒子」，牠的黑籽也可以磨糝粃，替口吃了更飽起大膽，總

之，這裏是一個花花世界！

草棚裏住滿了挖貝母的工人

上得山坡，有一所樹皮蓋成的草棚，說是挖藥廠。門首晒有幾斤潔白的貝母，二三十個男女（均係漢人）在門首張望。我們進去參觀，棚中炊烟四起，幾個人在圍着火烤糴糧，幾個人橫臥在發發的火光邊抽大烟，他們都剛纔從山上挖了貝母回來。他們這裏是一個混合家庭，幾十個男女都住在一塊。大烟，糴食，早從什谷腦運來。他們住在棚中，直至這一季的貝母挖完，纔背着貝母下山。他們都很貧困，這一季的收入，要吃一年，但是他們却又抽上了大烟！

山上的藥材，以貝母爲最多，年產百斤。虫草，羌活，木香次之。

兩個戎女合娶五個丈夫

又上去五里，河的左岸有五個戎人的挖藥廠。黃髮黑帕的婦孺，佇望在河畔，我和幾個商人涉水過去，棚前也都是晒的貝母，他們正在殺牛燒柏枝烟，今天是他們挖藥下山休息的一天，是快樂的日子啊。婦女們都在棚前做鍋，看見我們去了，大家都圍了攏來，丫頭們還要我沽酒給她們跳鍋裝，慶祝這個快樂的日子。但是我沒有帶錢，而且急于要走，也沒有時間去欣賞她們的舞技。

古耳溝以西的女子，都有壯健的體魄，醬黑色的面龐，在戎女中最壯健最耐苦的女子；她們喜穿皮靴，拖長裙。但是這一班挖藥的女子，却都赤着腳，著襪子短裙，並且不穿袴，當然這裏是沒有人烟的荒山，隨便一點，也不傷古禮。

一個商人用戎語詢問中間的那個比較健美的丫頭：

「你有幾個丈夫？」

「我們姊妹兩個，合娶了五個丈夫。」那個女子傲然答復。

「你生過孩子沒有？」商人進一步的問。

她沒有回答，格格的笑了，這時並逃進棚中，大概她還是一個沒有生產過的女子，所以她有點怕

羞。一羣丫頭也都隨着走進棚子去了。

戎女認爲我是洋人

這一帶的戎人，流行多夫風俗，兩三個姊妹，合贅幾個丈夫，幾個兄弟，合聚一個婆娘，名爲「合夥」，在此地並不是件奇事。他們性的問題，多輪着班次，不當值的男子，就很知趣的出外去做事。所以他們很少鬧出爭風吃醋的事情，生有孩子，也按着兄弟次序或丈夫的長幼來分配。這是從唐古忒傳來的風俗，在孩子的血統上當然是混亂極了。

我在臨走時，替這一班挖藥夫照了一張相。丫頭竊竊的在私議，這一個人一定是「潑良」(Polo) (洋人)無疑。她們以爲能照相的都是洋人，索囊仁濟和她們開玩笑說：「你們去認認看他不是高鼻子綠眼睛？」

藥廠的概況

他們挖藥除掉被戎人封閉的神山以外，都能挖掘。手續是先由棚長在山頂上搭一個棚子，運了糧食上去，然後招挖藥夫上山，藥夫以川北的安岳等人爲多。登山在二三月間，先挖山頂上的虫草，次挖低一層的貝母，再挖下層的羌活大黃等雜藥。直到七八月間，纔能挖畢。他們挖貝母最鄭重，照例第一天要行破土禮「開正鋤」。棚長在這一天還設筵請藥夫，或每一名藥夫發給豬鬃半斤，條粉二兩，米二合，葉烟二支，酒四兩，作爲犒賞。藥夫中間也分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名「大挖手」，中等的名「二挖手」，三等的名「紅脚桿」，十歲以下的小孩子名「豬耳朵」。他們對於棚長繳納藥材的分量，大挖手二挖手每季繳貝母十一兩，紅脚桿繳八兩，豬耳朵則多寡不論。棚長對屯署設立的理番藥廠，也有繳納藥材的義務，上等棚廠繳貝母三十一兩，中等繳二十七兩，下等二十兩。戎人自動挖藥的，則不在此限。

藥材每年的輸出，在松潘值六十五萬，什谷腦六十四萬，取道懋功出境的二十萬，共計約一百五十萬元左右。

在當地購買藥材，秤上很有進出，什谷腦貝母廿兩作一斤，撫邊兩河口二十二兩作一斤，松潘九兩二錢作一斤。虫草均以十六兩作一斤，雜藥一百五十斤作一担計算。

灌縣是吸收什谷腦和松潘藥材的總匯，專收藥材的舖子有二十餘家，在那邊貝母以十八兩五錢作一斤。雜藥以七折計算，出賣時的價銀，以九四折給價，

在漲水坪打野

中午的時候，趕到漲水坪。馱幫已下馱，並在四處燃火熬茶。此地距虹橋山絕頂十五里，上山下
山趕不上宿地。又怕黑水的土匪攔路搶劫，所以今夜很早就在漲水坪打野。

漲水坪有數平方里的面積，矮柳圍繞在四邊。野花怒放，烈日懸空。虹橋的雪嶺，在雲霓開處時

一露其雄姿。我和索囊仁清攜了一條絨毯子，在樹蔭下危坐着，賞覽大自然的景色。幾十匹馱馬都遊牧在坪上，各處的炊烟由人堆中縷縷的吹來。

阿姆袞在野草中檢了一兜「羌活花」，和「什格菜」，做成作料，拉了一個麵皮子。把我們帶來的豬鬃，香腸，也煎成二盤，作一次豐盛的野宴。

一步一喘的上山

七月十一日的早上，晨霧薄如輕紗，四山的尖峯都被罩上了。我們在出發的時候，一羣挖藥隊，男女數十人，也拿了鋤頭向山頂上出發。我們的隊伍就愈加熱鬧了。

今天索囊仁清把他坐的騾子讓我騎。他另外找了一個小騾子騎上。我雜在商隊的中間，向一個在霧中更顯著龐大的山頂上走去。牲口們走了二三十步，喘一下氣。山上都是亂石，見不到一顆青草，也許高度已超過植物生長的範圍？

行了已有十數里吧？太陽光在霧氣中出現，但是路的兩邊都是灰白色的積雪，而且硬如冰塊。我下了牲口，徒步上山，一里路以後，氣喘不已。再上去走數十步，簡直是一步一喘。勉強登上跌關堡的小丘。嘴已和馬一樣的張開，實驗到空氣的稀薄。

高度五千六百尺的虹橋絕頂

一線黑色的人馬，向坡勢徒削而有積雪的山峯上移動。大隊的首尾不時隱沒在霧裏。我仍騎上了驢子十步一歇的上去，牲口的舌子多已伸出在嘴外。

虹橋的絕頂，有一個麻柳的石堆，旁邊是絕壁，中間是狹道，此地已在海拔五六〇〇公尺，是我的路線中最高的一個山尖。我們在濛濛的迷霧中登上絕頂，溫度降落到五十二度。發現山的那邊。是萬里無雲的靜天，而四士懋境內的雪嶺，像浪濤一樣起伏不絕。又返觀來路，仍是迷濛的大霧，顯然這個山尖是天文地理上的界線。

我們今天很幸運在晴天中過了這個絕峯，牠是十天有九天在風中，雨中，雪中，雹中，往往一登絕頂，飛沙走石，就會劈面的飛來，所以商隊中都同聲的感謝天佑。

神祕的虹橋

虹橋山頂有很多的奇事，據云：不能高聲喧嘩，不能放槍，否則，雪彈就會飛來擊你，因為此地是山神的居處。

傳說行人死在此地的很多：有一個商人在山頂上一笑，就氣絕了；去年有一個人，趕了九隻牦牛過山，人牛走在雪窖中，便永遠的埋沒了；此外還有一個山外的貴人，穿了狐坎的大褂上山，不料就在馬上凍僵了！

我不騎馬了，步行下山。商隊已在大谷中唸唱，前呼後應：這是他們在慶祝過山的成功。

很奇怪的，我在端午節熱水湯中洗澡以後，身上手上每天發了許多癢塊，彷彿疥瘡——乾瘡——

似的，中間想盡許多方法，總治不好，不料今天跨過虹橋以後，瘡塊全消了，皮膚上的紅斑也退了。我真要向虹橋的山神道謝啊！

失蹤了十幾匹馬

下山八里，入一平谷。越過左首的山，就是馬塘。我們爲避黑水的土匪來搶，很迅速的降到四五〇〇公尺的平壩上熬茶。

午後的路，全在森林中穿走，這裏是一片原始森林區，馬走在深草中，如果不馱東西，就看不見牠的影子。這裏是沒有路的，我們踏過的就算是路。樹枝上掛的蘚苔，長約數尺。

下面一條十公尺闊的河流，是撫邊河的源頭。牠的導源。在森林中的一個湖沼魚海子。撫邊河是小金川的支流，也是大渡河的支流。

在離開山尖三十五里之處，有種植青稞豌豆的農田和兩所莊房用木板蓋的瓦。我發現在四千五百

公尺以下，才有青稞。

晚上宿在撫邊河的上游兩岔河剛熬茶的時候，有撫邊的屯員，領了一隊兵經過，特地到我的宿地拜訪，據說二日前，在我們今天的來路上，發現有土匪，和他們開火。所以今日帶兵又去搜山。

睡的時候，我們都戒嚴了，雜物多收在一起，防止土匪和小竊的光顧。

第二天起身，馱幫發現少了十幾匹馬，這一定是給土匪趕去的，松岡人向杉林中尋覓很久，結果是毫無所獲。「土匪定趕過山去了」大家都在這樣想。松岡人旋又背了快槍再去搜尋。預備碰到土匪，就開火。直到九時，纔看見他們在山頭上將馬趕了回來，這是走失的。

土匪槍擊牛廠娃

我們的出發，因馬匹的走失，耽擱了四小時。沿着撫邊河下去，就到有一百家人烟的兩河口。此處是撫邊境內的鎮市。從木橋上西行，經過一條街道，街上有一部分漢人，布衣纏頭，很為別致。順

河南行，九十里就到雄邊屯；西行二百四十里至綏靖屯；西北餘百里至卓克基。我們從兩河口西上，山勢比以前開曠了，許多坡勢亦較斜緩，水也平穩了。沿途都是柳樹，青翠悅目，令人想到江南春天的美景。

沿途小麥，豌豆，洋芋，青稞，此外還有許多大烟。雅片真是四川普遍的特產。即窮鄉僻壤中多有出產。

路中發現了戎人睡在路邊，他的脚被槍彈打穿了一個大洞，血肉模糊，問起來，纔知道他是山上的一個牛廠娃。昨夜他的牛廠上來了一股黑水的土匪，搶去了二十條牦牛，他出來探望，就被他們槍打中在腿上。可憐的牛廠娃，他離家還有很多路呢！

我們在卡子坡熬茶。索囊仁清有一個友人，從四十里外提了一壺酒來送行，我們就在樹蔭下分飲了。這時陽光很強，午後的出發遲些，我在溪邊打了一個盹。

一塊大牧場

四時以後出發，走十一里，至嘉巴溝。「嘉巴」是漢語「強盜」的意思，我們真走入匪窟了！

夕陽返照中，顯出此地是一塊翠綠的坡地，杉林環境在坡的週圍，面前是一條大澗，真是一個水草鮮美的天然牧場，能够放牧五千頭牲口，前清曾在此地辦有牧場，但因土匪的騷擾，終歸停頓。

西邊的坪上有一匹白馬，我初已爲是野馬，後來看見牠望着我們這邊的人，並不驚慌，纔知道是一匹放生馬。牠的脚走斷了骨，戎人是不吃馬肉，又不知道接骨的方法，就拋棄在坪上，隨他自生自滅。

熊，野豬，鹿，馬雞野羊，此地樹林中都有的。索囊仁清二年前曾在此地擊殺一隻青羊。大約野獸都在黎明及夕陽時出林，我和索囊仁清提了槍，穿進樹林，預備打一隻野獸來換換口味，但是在黑暗的樹林中搜尋了片晌，總尋不着發槍的機會。夕陽下山時，隔岸山上的馬鷄，啼喚得很熱鬧，可是

距離得太遠了。

逐鹿的一幕

我們正準備用晚餐，幾個獸奴，却圍着我們，要看索囊仁清的九子槍。索囊仁清祇好一顯身手。臥倒瞄準，對着二百米河那邊的一塊白石，砰砰發了三槍，三擊三中。戍人都稱贊他的眼光好。

正在熱鬧時，山頭一羣放牧的馬，忽然往上亂跑，後頭似乎有一頭黑獸在奔竄。戍人都鬧成一團。有槍的都提了往前跑，我也隨在後面，攜了一把彈簧的獵刀，向樹林中奔去。索囊仁清和阿姆袞兩人，提了槍則蹣跚的潛在樹後，向湖中察看。正在這時候，一個戍人，從樹林中退出來，報告那野鹿已竄進對岸的杉林中去了。我們纔知道那獸是一頭鹿子。大家得訊以後，都空手的提了槍回去。

後來大家談論着，這一頭野鹿，是大的「洋鹿子」，身不甚值錢，但他的皮角筋肉却能值一百多

元。又鹿子在跑熱以以後，必須在溪站立一下，這是獵人的經驗之談。

翻過夢筆山

嘉巴溝以西，都是野花雜草，沒有進晨餐的牲口，見了就駐足咀嚼。馱隊的秩序是亂了。馱幫中的人，都精於投石，遠遠在馬背上擲中一下，牲口又歸隊了。

十八里至木城，有一所喇嘛寺，二三家土屋，都牆壁坍塌，沒有人煙，據說也是不勝土匪騷擾而遷避的。北行即達夢筆山，西首的一條河流，內產銀鑛，所以名銀廠溝。

夢筆山雖是一座大山，然而坡勢較平，又屬草山，所以我們上山，並不十分難苦，打尖時，已靠近山峯的草坪，另一羣商隊在山那邊過來，彼此打了一個照面。他們是由卓克基來馱茶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桿明火槍，是防範土匪的打劫用的。

山上的野花很多，紅黃紫藍各色俱備，我在熬茶時找了幾種，但都說不出它們的名字，花中牛蠟

很多。牠常常飛來停在我們的頭頸上，或是足踝上吸取血液。

下午踏着軟絨綿的草地，跨過四八〇〇公尺的夢筆山巔。下山的路則很徒削，而且樹木夾道，亂石塞途。晚上睡在森林的二道坪。下獸以後，戎人多去拾樹枝，檢野菜。一個不懂事的戎人，竟把樹林引火燃起來，我不客氣的加以制止了。

到了卓克基

我們今天可以到達卓克基了。我把介紹信取出，交給索囊仁清去打「前站」，見土司，定房舍。我和阿姆袞，沙哪，還有中選參加的和尙娃娃，仍隨幫在後。一路下山，漸見人煙，十四里至膝巽，是松岡與卓克基分道之處，北行越嶺，就達松岡。商隊中分成二股，到卓克基祇有八九人，屠王二個商人他們也改道先赴卓克基。

我們這小隊，沿着東邊的藍菊溝進去，柳樹成陰，沿坡多有農田發現，道路也很平坦，山脈斷

處，河流交叉。坡上有高碕一所，舖房數十家，當然這裏是卓克基的都落了。

住在三層樓房的土室中

經過河邊，有一羣男女背了經書在歌唱，此地已經乾旱了一月，再不下雨，莊稼就沒有收穫，背經書遊行爲的是求雨。當背經書的走到寨內，看熱鬧的戎人，有的把河水潑在了頭們身上，但他們決不惱怒，反以爲這樣是得雨的預兆。

這時索囊仁清已迎了過來，引導我們到一家一層樓房的土屋中，卸下了行李，這是土司指定給我們的行舍，屋主姓唐，已赴灌縣經商去了，祇留着他的妻子一個戎婦看家。我們在二樓的客室中下榻，一切行李都安頓好了，預備稍住幾天。

我們應該去拜會土司，但是得到消息，他已到馬耳康喇嘛寺去了。

第十章 卓克基土司

漂亮的土司

我們一大早就備了哈達及薄禮數色，登上六層樓的土司衙門，先由大頭人引導，到三層樓的客室中坐下。室中陳設有彌陀榻太師椅，茶几對聯，照片及自鳴鐘等，佈置得很整齊，完全和漢人一樣。

土司索囊策林（漢名索海寰，號觀瀛），在頭人稟報以後，就穿了牛皮靴大領衣出來見客，他是一個三十許的人，頭上還盤有一條髮辮，同時他具有一付大而突出的眼睛，我們的談話，並不要索囊仁清做翻譯，因為索土司能講很流利的官話，他真是一個漂亮的土司！

我和他照相時，他改穿金絲緞龍緞的大領衣，換上狐皮帽，腰間掛上嵌有珊瑚的寶刀，和金鑲的打火盒，端坐在鋪着虎皮的太師椅上，他的威容真和皇帝一般。

索土司的身世

索土司並不是卓克基的人，他是汶川瓦寺土司索代興的兒子。因為卓克基的前土司阿爾克圖絕嗣，所以招他來承繼，同時並招綽斯甲土司納旺勒爾烏之女爲養女，配予索土司爲妻，生了一個兒子就死了。後來又續絃綽斯甲峨日土司的女子爲妻，亦生一子。

因爲他生長在汶川，所以漸染漢人的習俗很深，不但能講漢語，並且能通漢文。他辦事的手段和思想，也比其餘的土司靈活而老練。當然他在四土之中，是一位土司的領袖了，他和屯署的感情很好，也都是因爲語言和文字沒有隔閡的緣故。

奇異的喇嘛

午後索土司在署中設宴爲我洗塵。席中我認識了一位綏靖屯的大隊長杜鐵樵，大家都稱他爲杜司令。

索土司在酒酣耳熱中，盛稱去年冬天由西番來的紅教喇嘛的神術。據說有病的人去求他，他問明

病症後，便隨手將額上的垢膩擦成丸藥，紅的黃的各色都有，持以授給病人，病人吃了，沒有不痊愈的。

土司家中有一個廚子，忽患腹症，飲食日減，數年以後，骨瘦如柴，山間沒有醫生，祇有坐以待斃。去年聽到喇嘛來了，他就去求治，喇嘛說他命尙未絕，就命他把衣服脫下，裸臥地上，旋即抽出佩刀，往他的肚子上刺，再往下一劃。全腹剖開。肝腸都流了出來，喇嘛逐件檢視，見其肝已爛，就拔刀削去，吩咐下人牽一頭羊來，把羊殺死，取出羊肝補上；再拿一盆冷水把腸肝一一洗淨，納入原位，他口含冷水向腹上噴去，剖開之處，自行結合，並無刀痕，廚子從此就好了，而且飲食充進，身體強健，他仍回到土司家裏當廚子。

這位喇嘛是一個嗜酒的人，無論送去一罈或二罈，他總是一飲而盡，毫不見醉。有許多人願意送給他一些東西，留做紀念，他叫拿錢來，凡是銀洋銅元，都納入口中，一嚼噴出，送錢的人雙手受之，便成一尊佛像。

這一位怪僧，貴人去請他，不肯來，土司邀他到衙門裏來，也沒有辦到。

古武士式的鍋裝

第二天索士司召集百姓在衙門中開歡迎會，我特地沽了兩罈酒作獎勵。參加跳鍋裝的男女有四十人，參觀熱鬧的有二百人，土司的大天井中非常熱鬧，土司的夫婦也坐在一層樓上俯觀。

最先跳的是一種古武士式的鍋裝，參加的都是男子，戴了響雉翎的硬盔，穿着花布的甲袍，背懸銅鈴。爲首的執弓箭，其餘均手執長劍。爲首的是一老者，先歌而躑足，從者也隨之高歌躑足，他們似乎在戰場上作戰。這大概是一種提倡尙武的鍋裝，其由來很古，現在祇有卓克基還未失傳，但不久也許會成絕響。

文雅和平的歌舞

接着就是十五個男子十五個女子歌舞。爲首的男子執馬鈴一串，領導全隊，參加跳舞的男子，是一色的黑大領衣，紅束腰帶，皮靴纏帕，長的衣袖直拖到地上，女子也一律穿荳沙色的長袍長裙，皮靴兜帕，髮辮上還綴着細小的珊瑚珠。這是四土出名的大鍋裝，祇有在土司及貴人前才能舉行的。他們的動作，整齊文雅極了，有如柔軟體操。歌聲亦不激不昂，和平悅耳。歌詞是完全用慶祝吉利和歌功頌德之語，連串而成。

一闕終了，席地跌坐，各人於襟中出木碗一個，由署裏的當差提了酒桶，每人分酒一碗，飲畢，起來再跳。

聽說另外還有一種小鍋裝，專門調情打趣，但是那祇能在曠野中或夜深人靜時舉行，在土司的面前，是不敢表演的。

我在大鍋裝跳過幾齣以後，因爲要赴一個宴會，祇得犧牲了眼福，離開這一個熱鬧的所在。

杜司令鬧鬼

我這幾天浸沉在宴會中；素士司 杜司令等，都是豪飲者，我也每次都幾乎被他們灌醉。

一天晚上，素士司醉了，杜司令也醉了，我也差不多要醉了，素士司忽然要求素襄仁清唱藏戲，戲唱完已經是深夜。我們回去，在路上忽然聽到幾響清脆的槍聲，明天纔知道杜司令昨夜醉中會開槍打鬼。

我第二天去訪他時，他告訴我一件滑稽而又緊張的奇事。他說，他昨夜在酩酊中同我們一起進土衙門時，在黑夜的途中曾看見亡友朱某，大家打了一個照面，都似想招呼而沒有招呼。他進了衙門，纔想起朱某是綏靖的團長，在他來卓克基後遭人暗殺的。

後來他從衙回家時，黑暗中又看見了朱某，這時已知道是遇到鬼了，他很驚慌，模糊的回到他的住所，鬼也隨在他背後登堂入室，旋即隱在臥室的壁角中，他駭極了，命令他的勤務兵用盒子槍向鬼轟擊。但是他的兩個勤務兵，根本就沒有看見鬼，也沒有看到一些什麼影子，被他東西亂指，祇得憑空發射幾槍，終算把鬼趕走了。

衙門中的土司當時聽到槍聲，即派人下去查詢，知道是杜司令見到了鬼，因派了三個喇嘛下去替

他念經，才了結這一場公案。

每四方里祇有一人

卓克基在乾隆十五年以前，爲酋長制，後因酋長格山朋的次子良爾吉桑吉粟，從清軍征大金川有功，都被封爲「長官司」，發給印信號紙，正式稱爲土司。每三年必進京朝覲一次，貢物爲哈達二方，藏香二束，淨水瓶一對，鑲珊瑚石插刀一把，鹿茸一對，烏槍二桿。民國以後，一切就免去了，長官司的名義也早應予以取消，但因政府鞭長莫及，故封建勢力仍得繼續存在。

卓克基地臨梭磨河上，全境皆山，北以幾士康與阿壩分界，東以片菊與梭磨交界，南至木城連撫邊境，西界松岡十里土司。面積東西一百，南北三百五十里，共計有三八五〇〇方里。

氣候高寒，七月見雪，二月始融，風向：春夏多南風，秋冬多北風。地勢高出海拔三五六〇公尺。

戶口計二千戶，人口約八千人，本寨人口約三百人，經商的漢人佔十分之三。人口的密度，每四方里佔一人弱。

農產自玉麥，青稞，大麥，小麥，蕎麥等，但不足自給，每年須由懋功綏靖等處運來糧食補充。

斫碎的銀幣

卓克基有二十家漢商，以販賣藥材及雜貨爲業，他們大都娶了戎女，立業在此，所以他們非但在此地經營商業，並且還在此地推行同化政策。

此地出口的藥材，每年貝母約五百斤，麝茸三十對，麝香二百斤，蘑菇四百斤。進口的貨物，則以布，油，艸鞋，二九布，線，葉子煙，鐵器，銅器等爲大宗。

交易用銀，但以兩爲單位，所以許多寰世凱的腦袋都被斫碎，而成爲一片或四片，更以秤量。銀

子形如元寶，每錠重十兩，每五十兩爲一「秤」，貴重的物品，多以「秤」論。川省二百文的銅元，在此地並不流行，所以他們的生活程度實極高貴。

婚喪宗教之一斑

關於卓克基的風俗，也可略爲敘述。喪葬分水葬，火葬，土葬三種：水葬，擲尸於河；火葬，焚尸山巔；土葬，埋尸於野。但最通行的是水葬。

婚姻，崇尚自由。男子和丫頭的擇偶都很公開。

宗教分黃教紅教兩種。黃教寺院：又谷寺有喇嘛四十名，卓克基寺二十名，馬耳康寺五百名，大藏寺四百名。紅教寺院：更達寺有喇嘛五十名，羌都寺七十名。全土共計有喇嘛一千零八十名，佔人口總數八分之一強，占男子總數四分之一強，在人口的蕃殖上，當然蒙有極大的損失，雖然馬耳康的喇嘛一部份也能娶妻。

土司儼如土皇帝

索土司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已出家做喇嘛，小兒子名索囊仁，祇有十歲左右，將來預備承繼土司。現在松岡還沒有土司，聽說成人預備把索土司的大兒子迎去還俗當土司。但是土司一定要有土婦，在四土中間，目前還找不出一個貴族女孩子足以匹配，祇有他母親的親妹子還未嫁，將來她一定是在姨母的資格當土婦的了。成俗是講根子，不講血統的，所以這些問題他們並不在意。

按着四土的規矩，土司晚上睡覺，必須有二個婢女在床邊侍候一切，甚至土司與土婦歡洽，也由婢女記錄下來，以便將來生子後，好證明其爲龍種，因爲土司本來就是土皇帝呵！但是據一班熟人告訴我，索土司爲人很開通，對於這些瑣事，是從來不用婢女們去侍候和記錄的。

索土司的威風

索土司的土婦年在五十以下，她很迴避生人，每日多深居高閣，祇因為照相能當時晒印送人，所以她一天竟要求我替他照相。他穿了繖襖，珠冠，大束其腰帶，很是富麗堂皇，但在我的照相機前，總有點忸怩的樣子。

土司出門，人民遇到他都須向他匍匐下跪，直等他走過，纔能起立。人民或頭人謁土司稟事，也須伏在他的腳前，縷縷陳述；稟畢，再匍匐退出。我和索土司同出去幾次，看見打毛線的丫頭們都停止了工作向他磕頭，而他則昂然走過，毫不在意。這也可想見土司的威風了。

西戎的語言文字

四土的文字流用藏文，傳為第六世紀末葉紅教蓮花大師的弟子妙羅贊那東來傳教時所帶入，有字母三十。

文字係左右橫行，據調查的結果，卓克基全部識字的僅有二百人，適為全土人口總數一百分之

一。而在此兩百智識份子中，能够應用文字的，實際上又祇有少數高僧而已，文化之不發達，可想而知。

五屯和四土的語言，聲音雖各有不同，但大體總差不多，所以兩地的戎人在彼此交談時，尙無甚障礙。

戎語有許多名詞，而聲音和漢語一樣，如「檯子」，「椅子」，「凳子」之類。還有許多事物沒有名詞的，如「輪船」，「飛機」，「汽車」等新的東西。他們語句的組成，和藏語一樣，都以名字爲先，例如「吃飯」，戎語卽爲「飯吃」。

梭磨是西土中最大的一土

我並沒有機會走遍四土了，但是梭磨，松岡，黨壩，在西戎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現在想略述他們的情況，先從梭磨說起：

梭磨是最大的土，面積縱橫四百餘里，南至什谷屯，東至茂縣，北至阿壩，西至卓克基，轄有黑水流域之蘆花五十溝，來蘇九溝，梭磨五溝，人口約一萬戶。其土司在雍正時征廓爾喀（尼泊尔）有功，賞「長官司」，乾隆十五年征金川又因功賞「安撫司」，後又奉調平大小金川，升「宣慰司」，他的功勞在清朝四土中煊赫一時。傳至光緒間土司絕嗣，無人承繼，直到現在還沒有土司產生，中間各地的大頭人和外間覬覦的，發生過很多次爭奪土司的戰事，結果誰都沒有染指，現在仍由各頭人割據。人民獷悍，忍苦耐戰，山中的土匪大部分為梭磨的人民，地產藥材莊稼，全境皆為深山鳥道，交通至今還很閉塞。

松岡和黨壩的概況

復次，松岡的情形，南北長，東西狹，北至三河樹，南至黨壩，西至緯斯甲，東至卓克基，當大金川流域的上游。人民約一千戶，其土司為清時的「長官司」，傳至根緯斯甲死後，祇留下一個女兒

，曾招贅承謙高驥爲土司，但是高承謙病歿高驥殺死以後，現在祇有土婦而沒有土司，最近擬另立卓克基土司的大兒子爲土司，事機似成熟。松岡以出麝香著名。

黨壩爲四土中最小的一土，北至松岡，西至綽斯甲，南至綏靖，東至卓克基，人民不過二三百戶，土司前因征大川，而賞「長官司」，現在由土婦擇我納執政，但是一切的實權都操之於卓克基綽斯甲二土司的手。

綽斯甲不屬於四土，而亦爲西戎之一，毗接西康，在大金川的西岸，土司名納旺仍新，境內有凱及撓日峨日等，以產金礦著名。

「猴兒包」的奇症

卓克基出產藥材，而以貝母爲大宗，據當地人士的傳說：大概是挖藥太多了，土司的左腿忽然浮腫起來，土司認爲這是大神降罰，於是下令封山，不許人再去挖掘貝母。果然土司的脚，在這五年就

全愈了。但是還有一些跛呢。

卓克基的男子，除掉喇嘛以外，大部份的人還留有辮子，許多人的頭頂中並留髮一圈，名爲「銅髮」。

「猴兒包」是卓克基及四土普遍的一種癩症，像猴子額下的袋，又名「鷲喉症」：十分之六以上的人，頭頸中都生出一個大小不同的瘤。許多丫頭的美容上，也因此而減色不少。這一種症候，一說爲先天的遺傳病，一說爲飲了多量石灰質的水，又一說爲食了硝質的岩鹽，當然這都有相當的因果。一個「猴兒包」最大的人。他的包和他的頭一樣大，負重物時，包中隱隱作痛。他們還沒有發現到怎樣治法。

戎人的衛生設備

據傳戎人對「猴兒包」有一種治法，即將患者耳後放血，割下包中的筋肉，和以祕藥及野牛或羊

的喉管，乾魚，細鹽，胡椒，螺壳等，在器中焚燒，於是「猴兒包」，即可不藥而愈，但西戎人却很少嘗試者。

我觀察戎人的毛廁，覺得建築很合衛生。他們在二層樓或三層樓頂特別在牆外搭一間板房，地板上開了一個長方洞，居高臨下，便溺掉在數丈之下的田中，出恭的人，當然絲毫不聞臭味，這雖比不上抽水馬桶，而較之普通漢人的毛坑，的確改良了。

及時行樂的圪地會

七月十九日，是陰歷六月初八日，卓克基自六月初六初十，一共五天，爲敬山神的會期，又名「圪地會」我很幸運這次在無意中又遇到一個熱鬧盛會。碧上的人都在初六騎馬上山，打野祭山神，初八下山，在棧磨河北岸的草坪上下帳房，賽馬行樂。

本來我預備就到西番的草地去，爲着「圪地會」，又耽誤了幾天行期。這幾天地上的柳林下，有

二十頂白布帳房，中間的一頂是喇嘛帳房，旁邊的二頂爲土司的帳房，其餘全是戎人的帳房，他們大都由二家以上合住一帳，帳房離着他們的家裏不過幾百步，但是照例晚上他們都要宿在帳中。

壩上來往的男女，都穿了簇新的衣服，成天的在帳前飲酒作樂。尤其是一般年輕男女，及一批小孩子，他們興趣更比較興奮，往來像穿梭一樣，小孩子還有在放爆竹的，劈劈拍拍，簡直和新年的景况一樣。

戎人都會飲酒

喇嘛的帳房中，一天要做一次熱鬧的法事，每次十幾個喇嘛成行的排坐在帳中吹苴筒，蘇哪，擊鼓，敲鈸，誦經，這是敬山神的典禮，土司的一個帳房，是土婦住的，另一個帳房是招待賓客用的，他每天在帳房中歡宴我們。

一般戎人，上午都在家中拿着木桶或瓦罈裝滿了酒到吧上來，午後則圍坐在吧中，各出木碗一

隻，由一人居中分酒，無茶無肴直飲至酒盡方休，他們無論男女，都是大量，所以連飲幾天都不醉。他們當我拉出三脚架欲照一張形形色色的相片時，丫頭們都「阿濟」「阿濟」的驚嘆，因為她們還沒有見到一根短的鐵棒，能拉成長的架子，所以又都圍攏來看一個究竟。

大鍋裝和小鍋裝

酒後唯一的消遣 *Dalze* (跳鍋裝)。一個男子在場中搖了幾下響鈴以後，一般男女就挽手圍了攏來，站成一個大圈，開始歌舞，各帳的男女也聞聲齊來參加。最大的集團，有時會增加到一百人以上。他們在夕陽未下，而且有土司在旁邊參觀時，所跳的是文雅的大鍋裝，處處都表顯出他們柔順美麗的情調。

一待夕陽下山，暮色籠罩，土司也回去了，一彎新月懸掛在柳林上，他們的鍋裝就由大而小，嚙音山婉轉而變為高昂，跳舞由柔美而變為粗野，歌詞也由歌功頌德而一變為俚歌情曲，詞意間互相調

弄，舞法時時演成包圍，這時青年男女是如何的興奮啊！他們借着酒性，借着夜色，借着新月，青春之火燃燒得如瘋狂一樣，有時他們直到天明，纔停止歌唱。

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四土的婚姻，是很自由的，所以弱冠的青年，及笄的丫頭，借着這個把把會期互相追求，是不足為奇的。在這五天會期中，不知訂定了許多的終身大事。當他和她在目成之後，就雙雙在柳林之中，密定白首之約，然後再漸論嫁娶，真所謂「有情人都成眷屬了」。

第二天的深夜，在小鍋裝停跳以後，一個帳中忽然發現了六個青年輪姦着一個丫頭，這種事體，雖在自由婚配的戎人俗中，也是很反常的，所以戎人都在悄悄的傳說，這件案子，後來不知怎樣解決的。

我們本定念一日離開卓克基向四番草地進發，但是因為索囊仁清在土司的饒行宴會，喝醉了酒，

原书缺页